

# 水利與水害

(上篇，論北方黃河)

錢穆

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人類社會之演變並不老是在上進，有時可以大大的倒退和墮落；而人類的智慧也有時竟可以今不如昔。

『水可爲利，亦可爲害』，這一個知識，古人早已深曉，而漸漸爲後人所忘却或誤解了。中國北有黃河，南有長江（此處所謂南北，姑就大體比較言之。黃河長江亦就其全水系而言），一般的人似乎認爲長江是中國之利，而黃河則爲中國之害，這顯已違背了『水可爲利，亦可爲害』之明訓。至於以隄防禦水災，這是一個最愚最下的辦法，

從共工和伯鯨的故事起，下至春秋時周太子晉以及漢代賈讓等，早已暢論無遺，不謂直到我們的今日，却仍只守着歷古共譏的共工伯鯨之舊法，仍只知以隄防捍水。目前的中國，本已倒退墮落得不成樣子，我提出水利與水害的問題，聊爲現中國人之墮落做一當景的好例。

長江並不就是利，有時也可爲害，這一層此刻不用多說，只舉最近民二十年及今年的災况已可明白。黃河並不就是害，有時也可爲利，照理論是極自然的，而事

實的證明又極顯著。誰也知道，中國文明之起源及其孕育全在黃河流域，而且自春秋戰國下迄漢唐盛世，中國史上最燦爛最光榮的時期便在黃河流域發皇滋張。那時的長江，在歷史上還佔不到重要的位置。自唐代天寶以後，中國史漸漸走上衰運，而長江流域却漸漸見其重要。宋元明清的統一，任何方面不能比西漢盛唐，而五代十國以及金宋對峙，乃至黃巢張獻忠李自成等的混亂，也較之春秋戰國漢末紛爭以及南北朝抗衡時的氣象遠遜了。總之，清代乾隆以下暫置不論，就乾隆以前的中國史看，上半部以黃河流域爲中心而後半部以長江流域爲主腦，大體上却黃河流域代表的文化還超在長江流域所代表的文化之上，這是稍一思考亦就瞭然的。何以忽然說黃河是中國之害呢？原來黃河爲害中國之信念亦恰起於中唐天寶之後，經宋元明清歷代之相傳而造成。那時黃河流域的文化，逐漸衰頹，中國人的智慧力量已是不能再運用黃河了，而才說黃河爲中國之害。依照最近事况，長江流域的文化日趨倒退墮落之境，中國人的

智慧力量又漸漸地表示不能再運用長江了。若循此下去，老還是築堤搶險，拚命效法共工伯鯨的故智，來防禦長江之水害，恐怕在不久的將來，便會再有一個長江爲害中國之新信念深印在我們不長進的中國人之腦裏。

就現狀言之，自然黃河格外見得討厭可怕，好像不當與長江相提並論。但就歷史上看來，只要承認大陸民族之文化進展——尤其是農業社會之文化——脫離不開河流之幫助，則中國民族唐以前的文化，實在是多多利用了黃河，而極少的利用到長江。易辭言之，即是古黃河之有助於中國文化之進展者實遠在長江之上。我從未研究過水利工程，對近代黃河爲害情形不能詳說。然就歷史上的經過，大略道我所見，亦可爲近年來國人深信黃河爲害的作一參考。

上古的洪水，其事渺茫，可以勿論。相傳殷民族的建都是屢遭水患的。然湯居亳，地在河南商邱，距河尚遠，而他的子孫却漸漸遷徙北去，渡河而都。據後代考定的禹河故道而言，則殷人遷居河北，恰是暖就黃河而非畏避（詳見禹貢雜指）。仲丁遷囂，河宜甲居相，祖乙居耿，雖然史記說『河數爲敗』，而殷都卻始終近河。尤

其自盤庚遷殷，至紂之亡，七百七十三年，更不遷都。此據竹書紀年。而殷墟在當時，亦是沿着古黃河的一地。及至殷紂，商邑日大，南距朝歌，北據邯鄲及沙邱，皆爲離宮別館（此據竹書紀年），聚衆百萬，左飲淇水竭，右飲洹水不流（此據戰國策），其盛況可想。此七百七十三年間的殷代文化，有現今出土的殷墟古物可證。他是如何樣受到大河之賜，可不煩言而喻。

西周與河渭的關係比較已在河之上流，此不具論，而衛康叔所封，即是盤庚以來殷人七百七十三年文化積疊之故地。今就詩經邶鄘風所詠，淇澳之綠竹，淇上之桑田，泉源在左，考槃在澗，檜楫松舟，駕言出遊，處處有水，却處處見其水之可愛。若果文化與河流有密切之關係，則衛之在西周，於東方諸侯中，經濟文化均比較列高等，仍見其沿襲殷人，繼續受大河之賜，又歷四百年之久。今據古史殷衛而言，烏見黃河之必爲害！

相傳大禹治水後，第一次河道遷移在周定王之五年。考是年爲魯宣公七年，入春秋已一百十年。河北的衛國爲狄人所滅亦已六十年。居今推想，自盤庚居殷迄



於西周之衛，先後一千二百年間，經濟文物俱有可觀，當時該地居民，對溝洫灌溉，修濬疏導之工，定不斷的注意到，故能使河不驚波，水常安瀾。自狄人以遊牧蠻族，遂衛人而毀其國，從此大河北岸的文化急轉墮落，農田水利一切俱廢。遲後六十年而河水潰決，其間因果皎然。（又傳黃河下流有九，齊桓公隄其八以爲田，僅留一河，當亦河流潰決之一因也）。可見黃河決不是自來可怕的怪物，黃河之爲害實是沿河居民智慧力量不夠利用黃河之應有的結果。此後晉國勢力東展，狄人削迹，河北衛地文物復興，魏文侯居鄴，西門豹史起大修水利，河北一帶仍爲趙魏要地。（自周定王五年下逮王莽始建國三年，凡六百七十二歲，而古黃河水道終至枯竭。又據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五引王永壽治河議，謂今魏境尚有前代溝渠遺迹，此雖不能確指其在何代，而古人對水利之講求較後遠勝，則甚顯然。）

第二次的河徙已在漢武元光三年，上距周定王五年又已四百四十年。這一次的河道遷徙，從史事看來，亦有其來歷因緣。第一是戰國以下競築隄防。賈讓說：

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塞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

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今隄防陋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

第二是列國兵爭以決水爲武器。自知伯引汾水灌晉陽開其端，其後如：

趙肅侯十八年，齊魏伐趙，趙決河水灌之。（趙世家）

梁惠成王十二年，楚師決河水以水長垣之外。

（竹書紀年）

趙惠文王十八年，再之衛東陽，決河水伐魏氏，大潦，漳水出。（趙世家）

秦始皇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城，大梁城壞。（秦始皇本紀。當時策士之言曰：「決白馬之

口，魏無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頭丘。決滎口，魏無大梁。」秦人果用其說。）

故孟子有『以隣爲壑』之譏，而秦一天下又有『決通

川防』之政。（始皇三十二年碣石門刻辭。諒戰國如「東周欲爲稻，西周不下水」一類事，更爲屢見不鮮也）。當時的河道與水利，不免爲長期的列國兵爭所犧牲。漢代河患實種因在此。此下屢經救治，直到東漢明帝時的王景手裏而河患遂絕。自此以下，迄宋代，黃河又經過九百餘年的安流，並不見其爲中國害。（漢明永平十三年，王景治河功成，下逮宋仁宗景祐元年決橫隴，又十四歲慶曆決滑州，漢唐河道遂廢，凡九百七十七歲。此處治河成績，便足表見漢代人之精力。）縱說晉書以下各史不志河渠，故詳考無從，然必黃河本無大變害，故作史者可略而不載也。

然黃河自宋以後，即忽然劇變，成爲近世中國一大患，這裏定有許多人事的關係，而不盡在黃河之本身。否則同一黃河，何以偏橫肆於宋後，而不爲祟於唐前。我想宋代河患，也定有其前兆。宋敏求說（據禹貢錐指引）：

唐河朔地，天寶後久屬藩臣，縱有河事，不聞朝廷，故一部唐書，所載者僅滑帥薛平蕭徹兩事。

（薛平事在唐憲宗元和八年，蕭徹事在唐懿宗咸通六年至十年間，是後滑州又患河泛，朱全忠決隄而患益甚，事在昭宗乾寧

三年。）

此說實在是一種極合理的推測。（據唐書五行志所載，天寶以前雖亦有河患，然只是壽二年棣州，開元十年博州棣州兩次，並不甚烈。）而五代兵爭，梁唐夾河相持，決水行軍之事又屢次見到。如：

梁貞明四年，謝彥章攻楊劉，決河水以限晉兵。

又龍德三年，決河注曹濮以限唐兵。

唐同光二年，塞梁決河，既而復壞。

此下，河決時聞：

晉天福三年，河決鄆州。

又四年，河決博州。

開運元年，滑州河決，塞之。

又三年，河決楊劉，又決臨黃。

漢乾祐三年，河決鄭州。

周廣順三年，滑州塞決河。

顯德元年，塞決河八口。又李穀塞澶鄆齊決河。

又六年，河決原武，吳廷祚塞之。（以上均據司馬光

通鑑目錄）

我們只須大體上一想到五代時北方形態之種種，即知宋



代河患劇發，並非偶然。從此以下，不僅黃河的情形變了，整個的北方經濟及其文化亦隨着變了。這實在是中國史上一絕大關鍵。從中唐天寶以後之藩鎮割據，極於五代紛爭，實在是北方黃河流域經濟文化上一致命傷。此後金元統治，當然病痛益深酷，而原始搜根，則應在中唐以及五代。以前五胡乃至北朝，中國北方元氣並未大衰，社會經濟文化尙得保存遞傳，並未中絕，故隋唐一統，主持中國的仍在北方河域而非南方之江域。而唐後五代十國，南北經濟文化地位便顯然倒植，宋代一統，中國經濟已全賴長江，人物文化亦南盛於北，漸致於整個重心全向長江遷移。從唐天寶末到宋景祐初，中歷兩百七十餘年，北方河域大半在蕃將牙兵昏天黑地的武力統治之下，橫征暴斂，窮兵黷武，農業狀態日益變壞，水道溝洫自然只有破毀而沒有興修，因社會經濟之枯竭而文化人物亦漸蕭條。只看司馬光歐陽修爭論東南與西北各路取士不均之一點，已儘可想見當時北方人之落後。到底自哲宗以後，不得不規定齊魯河朔五路人士別考之制度，爲北人勉強爭一出路。若說北人質厚，則正始風流，以及江左清談的，何嘗不是北人。

若說北人守訓詁不能爲文辭，則唐代取士偏重進士，不聞北人叫屈。唐書宰相世系表中還大部是北方衣冠，何以宋代的北人獨與昔異。（宋室雖極不願相南人，而結果宰相的榮銜到底不得不漸漸轉到南人的身上。）我想春秋時代的狄人，盤踞殷衛故土，而使黃河橫潰改道，正猶如唐天寶以後的胡將牙兵，割劇大河兩岸，而使宋代河患劇發不制，先後事變如出一轍。自唐以前，黃河之安流是常態，而潰決爲變態。自宋以後，則潰決爲常而安流爲變。也正因唐以前北方人智慧力量遠在宋以後北方人之上。故黃河在唐前爲北人之利，而宋後乃爲北人之害。在理論上，還只是『水可爲利亦可爲害』的一事之兩面。固然黃河時時作梗，可以使北方經濟文物日益降落，然就歷史事變而論，則實是北方人的情況先落後了，而遂使黃河敢如此般放肆的。

自宋代河決改道以來，宋人欲以限契丹而不願河流之北，金人欲以宋爲壑而利於河流之南；元明以下，又患運道之塞而復不欲河道之北趨。河流日失其性，忽南忽北，而河患益甚。又兼明清兩代政治之腐敗，河工之浪費與黑暗，更益造成黃河爲害中國之局面。馴致認爲

黃河十年一潰決，百年一改道，是理當的事情；黃水之來，只有共工伯鯀的高築隄防，是惟一的辦法。黃水挾多量之泥沙，日久沉澱，下流日淤則上流必決，高築隄防，束水歸槽，尚可稍有衝刷；待到下流淤塞日甚，則河身自必根本改道。此種見解，在北宋人早已說過。歐陽修所謂：

河水泥沙無不淤之理。淤澱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乃自上流低下處決。……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故也。（至和二年狀奏）

此說固亦有理。然以說明歐陽以下之事態則合，若以說明歐陽以前之事態則未必盡合。否則何以殷商西周可以千餘年不淤，東漢以下至北宋又可以近千年不淤，而北宋以下之黃河却不百年而必淤必塞必潰決改道？歐陽氏的見解，太嫌於悲觀消極，而不幸爲此下談治黃的人所信認。現在黃河又在大潰大決而幾乎有改道的可能之際了，當然，除却遠師共工伯鯀高築堤岸以外別無辦法，是我們的時代之特徵。而我却願緩不濟急的介紹一種另

外的意見，便是明代徐貞明的潞水客談（此書收在粵雅堂叢書第二集）。他說：

大雨暘在天；而時其宣洩，用以待旱潦者人也。西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惟寄命於天，以幸一歲之豐收。夫豐歲豈可常恃哉！……昔禹播九河入於海，而溝洫尤其盡力，固以利民，亦以分殺支流，使不助河爲虐。周定王後溝洫漸廢，而河患遂日甚。今河自關中以入中原，涇，渭，漆，沮，汾，泌，伊，洛，瀍，澗，及丹，沁諸川，數千里之水，當夏秋霖潦之時，無一溝一澮可以停注，於是曠野橫流盡入諸川，諸川又會入於河流，則河流安得不盛。其勢既盛，則其性愈悍急而難治。今誠自沿河諸郡邑，訪求古人故渠廢堰，師其意不泥其迹，疏爲溝澮，引納支流，使霖潦不致汎濫於諸川，則並河居民得資水成田，而河流亦殺，河患可弭。此種說法，本還是西漢賈讓所謂『多穿漕渠，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之意。在賈氏謂之治河之中策。惟賈氏所論，目光限於黃河本



身，而徐氏則注意及於整個的黃河水系，即是北方全部的水利問題。他最扼要的一句話是：

水害未除，正由水利未興。（明史卷二二三本傳）

故他着眼在積極的興水利，與自來治黃河的只管消極的謀去目前之害者不同。當時治黃名臣如潘季馴輩，他們的辦法也只是築堤束水，求其不決，而實際上終不免時有潰決之虞。若依徐說，北方全黃河水利逐步興修，則北方農業經濟自可逐步回復漢唐時代之狀態，而黃河本身所發的災難亦自可免除。若把潘徐比論，潘之主張近於賈讓之所謂下策，而徐則近於賈讓之中策，驟看似乎誰得誰失各有理由，很難判斷，但依歷史上之證明，則徐說顯非無據。況即依下策，築堤塞決，暫顧目前，而同時還可兼採徐說，並行不背。惜乎當時以及此後，政治上竟無大力者肯用心及此，而北方水利依舊日壞，縱使退一步講下策，能如潘季馴輩之精明負責，亦就不可多得，則何怪河害之日甚，而還顧潘說，竟似徒唱高調不切實際也。清代林則徐亦是力主興修北方水利的一個人，現在白面紅丸之毒方在北方諸省盡量蔓延，林氏積極方面的理想自然早為近人所遺忘了。

7

或疑黃水多沙，不利農事，不知『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自古歌之。以上流言，秦有鄭國渠，漢有白公渠，馬援引洮種稻，虞詡激河屯田，直到現在，寧夏包綏以及新成之涇惠渠，不聞不利於灌溉。以下流言，史起引漳溉鄴，漢人引汶穿渠，職方幽州『穀宜三種』，鄭玄云，『黍，稷，稻』，幽地宜稻，古人知之甚夙。東周爲稻，仰給於西周之水源，更不聞竟豫腹地不宜水田。陳許鄧穎一帶，南接淮漢，屯田水利，自漢至唐，舉不勝舉；大河兩岸填淤肥美，賈讓亦早言及。若謂築堤捍河，尙患橫決，引水出槽，爲害益厲，則徐氏亦有答辨。疏導當先上流，『源分則流微而易御，田漸成則水漸殺。水無汎溢之虞，則田無衝激之患』。近人方盛言開發西北，若能從寧夏包綏以及陝之涇渭，晉之汾沁，豫之伊洛，逐步有辦法，使上流水勢不致驟溢，則下流狂瀾不致暴起，此理甚簡而必信。治下游難而治上流則易，治幹河難而治支河則易。用此法治河，實際上北方全部的水利問題自然通體顧到。若說上流水分則下流水緩，與束流瀾沙之理不合，則據最近從事河工人員之目驗（李儀祉氏七月十六日

在京發表之談話，顯見此次河災由於上流水盛，下流河窄，而河牀淤填日高之患尚在其次。則可見東流淤沙之論實不如徐氏引水分流的見解更為治黃策之根本了。

劉獻廷曾說：

北方為二帝三王之舊都，二千餘年，未聞仰給於東南。何則？溝洫通而水利修也。自五胡雲擾以迄金元，淪於夷狄者千有餘年，人皆草草偷生，不暇遠慮，相習成風，不知水利為何事。故西北非無水也，有水而不能用也。不為民利，乃為民害。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漂沒民居，無地可瀦而無道可行，人固無如水何，水亦無如人何矣。元虞奎章奮然言之，郭太史毅然修之，未幾亦廢。有明三百年，更無過而問之者矣。予謂有聖人

出，經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水利興而後天下可平，外患可息，而教化可興矣。（廣陽雜記卷四。劉氏極推鄭道元水經注，舉為復興西北水利之粉本，即此可證北魏時中原水利尚未壞，其轉變實在中唐後也。）

惜乎中國的聖人又已三百年間隔，還未誕生。我草此文，深為西北蒼生引領望之。然聖人的誕生究竟也不難，只要真實領解『水可為利亦可為害』的古格言，以及牢記共工伯鯀古史傳說裏的好教訓，不久應當可以再來一個『盡力乎溝洫』的大禹。

二十四，七，廿二。

近讀張相文氏河套與治河之關係篇，雖立論間有不同，然同就歷史經過以推闡河患由來，深喜一時妄論之偶合於前賢也。

八，二十，校後記。

## 張鴻烈談魯水災

〔徐州四日下午七時發專電〕四日午魯建設廳長張鴻烈由濟寧過徐，赴京出席經委會，談奉令抵濟寧調查災情：嘉祥鉅野等十四縣，已有十二縣成澤國，民衆攀樹垂斃，登岸待救，達三百萬衆。魯韓日運糧首發，惟僧多粥少，移民他縣難普及，爭船溺斃者日有數百，言之淚下。詎三日晚，萬福河又決口，魚臺陸沉，單縣危急，沛豐下游，當亦難免。魯前議引水入東平湖，現湖水漲出南流，蘇魯難免鉅浸，誠數十年來少見之水患。此次代表魯韓，當亦難免。魯前議引水入東平湖，現湖水漲出南流，蘇魯難免鉅口，尚少七十萬，到則搶工。四日孔祥榕由汴過徐赴京，主席水利委員會。沛豐高莊埝蕭堰，晨告急，晚無變化。新堤正加工作，大汛至能否脫險，尚不敢定。四日午訊，微水平穩。

（見八月五日大公報）



# 讀『中國史上南北強弱觀』

蒙文通

賓四先生作南北強弱觀，以國馬之耗息驗禦外之盛衰，史部之深識矣。暇日同遊北海，研榷舊聞及此，余曰，「兄言其攻，弟言其守，可乎？」因具道所以。賓四欣然惠余文以述之，遂草此篇。

胡騎南牧，於東晉南宋爲禍極矣。諸夏禦之，有勝有敗，是即以制馬之術或得或失；鐵騎之勢誠不可當，而中國之勝非一者，以禦馬之術亦多也。以吳越輕果之卒殄蕩羌胡，規復中原，功莫烈於劉裕。裕之北征有足異者，有車四千乘。漢季以來，下逮隋唐，不聞中國有車戰，有之者惟劉裕，足明裕之成功倘在於車。何承天言，「纂耦車牛以載糧械，五百耦牛爲車五百兩，參合鈎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此以車制騎之說也。魏圍東陽，檀道濟等將至，刁雍謂叔孫建曰，「賊畏官軍突騎，以鎖連車爲兩陣」，此以車制騎之實也。劉裕引軍入河，魏人以數千騎緣河隨裕軍西行，裕遣白直隊主帥仗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爲缺月陣，兩端抱河，

車置七仗士，魏人進圍之，長孫嵩帥三萬騎助之，晉師一鼓，魏兵一時奔潰，死者相積，此以車制騎之效也。吳兵北上收功最偉爲裕，大規模之車戰亦惟裕，因見中國制鐵騎之術莫善於車也。

秦漢以來，中國車戰術廢，惟對北狄乃用之，正以防突騎也。衛青出塞，以武剛車自環爲營。李陵擊匈奴，單于圍陵軍；陵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光武造戰車，可駕數牛，上作樓櫓，置於塞上以拒匈奴。田豫與任城王彰征代郡烏桓，虜伏騎擊之，豫因地形，回車結圓陣，胡不能進，追擊大破之。馬隆擊鮮卑，以山陘隘，則作扁箱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車上，轉戰而前，遂平涼州。是先乎劉裕以車戰者，皆以禦胡，三國及晉戰伐之類，固無一用車也。王玄謨圍滑臺，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爲營，玄謨不從，魏人鼓之，玄謨退走，麾下散亡略盡，此不以車當騎而敗也。魏太武征柔然，騎十萬，車十五萬兩；柔然，魏所謂有足寇也（柔然多馬）。隋擊突厥，皆以戎車步騎相參。唐

玄宗時，哥舒翰節度隴右，則造戰車，蒙以狻猊。馬燧爲河東節度使，爲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戟於後，行以載兵，止則爲陣，遇險則制衝冒，以討田悅。是後乎劉裕以車戰者，亦以禦胡。安史以來突騎獨盛，亦惟車足以制之。下至吳淑李綱而說益明。宋眞宗時，以遼故，吳淑請復古車戰之法，曰：「衛青，李陵，劉裕，馬隆，皆以車而勝。近符彥卿破虜陽城，亦拒馬爲行寨。夫匈奴所長者，騎兵也。苟非連車以制之，則何以禦其奔突哉！故用車戰爲便。其制取常用車，接其衝軓，駕以牛，車上置槍，以刃外向，列士卒於車外，賊至射之，乃出騎兵擊之，此制虜要術也。戰之用車，一陣之鎧甲也。故可以行止爲營陣，賊至則斂兵附車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出則藉此爲所居之地，入則以此爲所居之宅，故人心有依，不懼胡騎之陵突也。」高宗時以金故，李綱言「步不足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騎頒於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其法用靖康間張行冲所創，凡韓琦范仲淹言戰車皆祖馬燧「行載甲兵止爲營陣」之意，用於平川之地，臨陣以折奔衝，下營以爲寨足。宋代之言戰車有許彥圭式，有宗澤式，有李

綱用張行冲式，有劉浩式，有王大智式，有陳敏式。渡江後以製車物材多南方所無，兼東南沮洳之區，險隘之地，不適於車，故高宗孝宗皆不以車戰爲可。然車之用，在守而不在攻，利北而不利南，南渡後以無意中原，自無所事於車；而兵車紛紛之說，關於常車，運不合轍，牽輓而進，日才六七里（李復先說），用民車亦重大，日不能行三十里（沈括說），則亦未盡車之用，故金宋無車戰。吳璘新立疊陣法，稱得車戰餘意，卒挫金兵，其術亦主防守而非攻。惟開禧用兵，周虎用厲仲方戰車，遂敗虜於清水陣，而制之詳不可知。宗澤在汴造戰車一千二百乘，江淮再陷而汴卒未破者，豈澤之遺矩有以當鐵騎之衝突歟？惜李綱之意不得展，而邢恕之議翻爲民病，不備之於汴京未沒之先，渡江而後縱復講求，無濟於用也。故夫胡馬窺江，惟車可以制之，而要不可以攻。魏追劉康祖於尉武，康祖曰：「奈何避之！」結車營而進；魏人四面攻之，將士殊死戰，殺魏兵萬餘人。日暮風急，魏以騎負草燒車營，遂潰之。哥舒翰出關，遇崔乾祐之兵於靈寶西原，翰以氈車駕馬爲前驅，欲以衝賊；東風暴急，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前，縱火焚之，



官軍大敗。房琯請收復兩京，至便橋遇賊將，琯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遂大敗。蓋車敗於騎，皆以攻也。凡用車以牛，列陣則車首向內而尾拒於外，此其要也。用於北而不用於南，用於守而不用於攻，亦或以拒馬木鹿角之屬以當騎，此胡騎雖驕而究不能所向披靡者，則以制馬之固有術也。

元嘉北伐，沈慶之諫曰，「我步彼騎，其勢不敵」。上曰，「虜所恃者唯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泛舟北上，礪礪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城，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即成擒也」。拓跋燾聞有宋師，曰「河南是我地，此豈可得，今當歛戍相避；須冬寒地淨，河堅冰合，自更取之」。又曰，「馬今未肥，天時尚熱，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展至十月，吾無憂矣！」此見水潦橫集則騎無所施，冰合河堅，正鐵馬馳突之際會也。故臧質之守盱眙，復魏人書曰，「爾自恃四足，屢犯邊境；……今春雨已降，兵方四集，爾但安意攻城，勿遽走！」二月，魏人燒攻具退。遼史兵衛志亦言「其

南侵也，多在幽州北十里鴛鴦泊點兵，出兵不過九月，還師不過十二月」。金之入寇，亦秋來春退，要皆以水故也。蕭僧珍守山陽，太武以迴山倒海之威，深入而返，僧珍斂人民儲糧械，蓄陂水以待之，魏師過而不留。垣崇祖守壽春，寇至，崇祖誘之以小城，灌之以肥水，沙囊一決而強敵遁逃。李綱陳備禦八事，其四曰：「河北塘濶，東距海，西抵廣信安肅，深不可涉，淺不可以行舟，所以限隔胡騎，為險阻之地。而比年以來，淤澱乾涸，不復開浚，官司利於稻田，往往洩去積水，隄防弛壞。又自安肅廣信以抵西山，地形低下處，可益增廣；其高仰處，即開乾壕及陷馬坑之類，宜專遣使以督治之」。凡綱所論，楊仲良書言之尤悉，云，「一塘水東起滄州距海岸黑龍港，西至乾寧軍，沿永濟河，合三淀為一水；衡廣百二十里，縱九十里，至百三十里，其深五尺。二東起乾寧軍，西至信安軍，永濟渠合四淀為一水；衡廣百二十里，縱三十里，或五十里，其深丈餘，或六尺。三東起信安軍永清渠，西至霸州莫金口，合五淀為一水；衡廣七十里，縱五十里，或六十里，其深六尺或七尺。四東北起霸州莫金口，西南至信

安軍父母砦，合糧料淀爲一水；衡廣二十七里，縱八里，其深六尺。五霸州至保定軍並塘岸，水最淺，故咸平景德中胡馬鈔河北，以霸州信安軍爲歸路。六東南起保定軍，西北至雄州，合三淀爲一水；衡廣六十里，縱二十五里或十五里，其深八尺或九尺。七東起雄州，西至順安軍，合六淀爲一水；衡廣七十里，縱三十里或四十五里，其深一丈，或六尺或七尺。八東起順安軍西邊吳淀，至保州，合三淀爲一水；衡廣三十餘里，縱百五十里，其深一丈三尺。九起安肅廣信軍之南保州西北，畜沈苑河爲塘；衡廣二十里，縱十里，其深五尺淺或三尺，曰沈苑泊。十自保州西合鷄距泉，嘗爲稻方田；衡廣十里，其深五尺至三尺，曰西塘泊。自何承矩以黃憊爲判官，始置屯田，築隄儲水爲阻固，其後益增廣之；凡並邊諸河，若滹沱沈苑（長編作葫蘆）永濟等河，皆會於塘。天聖以後相循而不廢，仍領於緣邊屯田司。或曰「有兵將在，胡來何所事塘！且邊吳淀西望長城口尚百餘里，皆山阜高仰，水不能通，胡騎馳突得此路足矣。塘雖距海，亦無所用。夫以無用之塘廢可耕之田，則邊穀貴，自困之道也」。或曰，「河朔幅員二千里，

地平夷無險阻，賊從西方入，放兵大掠，由東方而歸，我嬰城之不暇。自邊吳淀至泥姑海口，綿互七州軍，屈曲九百里，深不可以舟行，淺不可以徒涉，雖有勁兵，不能渡也。東有所阻，則甲兵之備可以專力於西矣」。論者分爲兩歧，此李綱所陳塘水之詳，而稻田所由壞之也。劉平自雄州徙知成德軍，奏言「臣今徙眞定，路由順安安肅保州界，自邊吳淀望趙曠川長城口，乃契丹出入要害之地，東西不及一百五十里。竊恨聖朝七十餘年守邊之臣，不能爲朝廷預設深溝高壘，以爲扼塞。聞太宗朝嘗有請建置方田者，我以引水植稻爲名，開方田，隨田塍四面穿溝渠，縱廣一丈，深二丈，鱗次交錯，兩溝間曲爲徑路，才令通步兵，引曹河鮑河徐河鷄距泉分注溝中。地高則用水車汲引灌溉甚便，數載之後，必有成績」。李綱所言安肅廣信以抵西山，地形低下可益增廣者，即劉平所請開方田穿溝渠處也。（何承矩亦言，「契丹恃戰騎之利，頻年犯塞。臣聞兵有三陣，今用地陣而設險，以水泉而作固。建設陂塘，綿互滄海，縱有敵騎，安能折衝。昨者契丹犯邊，高陽一路東負海，西抵安順，士庶安居，即屯田之利也。今安順西至西山地雖數軍，路才百里，縱有邱陵岡阜，亦多川澗泉源；因而廣之，



制爲塘埭，自可息邊患也」。爲說亦即劉平之事。○寶元間河北屯

田司欲於石塚口道永濟河水以注沿邊塘泊，時歲旱塘水涸，知雄州葛懷敏慮契丹使至，測知其廣深，乃壅界河水注之，塘復如故。此皆河北並邊，因水設險之實也。

隆興用兵，張浚行視江淮，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爲險者，皆積水爲櫃。唐仲友之上張相公書亦曰，

「淮陰盱眙，其地多水，非騎兵用衆之地，曩者兇酋固

嘗畏之。惟廣陵以西，滁陽以東，平原曠野，利於用

衆。昨虜渡淮，分兵東馳，三日而入滁陽，五日而戰六

合，七日而至儀真，乃繞出淮東軍後；邵宏淵力戰而不

能抗，非將士之過，失地利故也。滁河翕受淮東衆山之

水，瓦梁居其下流，堰而滯之，六合西北可使浸爲大

澤。沮洳泥淖，騎無所騁，環滁皆山，而清流關爲之喉

襟，其地險阻，亦可爲控扼之處，此淮東之地利也」。

是因水爲險爲渠，又制騎之一術。余玠守蜀，於利閬

城大獲山，蓬州城營山，渠州城大良平，嘉定城舊治，

瀘州城神臂山，民始有安土之心；此亦唐氏控清流之

意，因山以限馬足之說也。韓琦疏言契丹事，謂「北邊

地近西山，勢漸高仰，不可爲塘泊之處；差官領兵，遍

植榆柳，冀其成長以制虜騎。昔慶歷慢書所謂「剏立隄

防，障塞要路」，無以異也」。此正劉宗奏請種木於西

山之麓，法榆塞以限胡騎也。合諸李綱之說，是平野則

爲陂爲塘，山陵則爲坑爲林，斯均中國制騎之術。凡胡

馬窺江必秋來春去者，非徒以夏暑鬱而秋馬肥，實以春

水生而冬則涸。故金初至淮必秋來春去，建炎四五年以

後常留淮北不復去者，則河南北水利於金入寇數年間而

破壞已盡；陂渠壞，即春夏而騎亦有所施，非已習於南

地炎暑也。元兵入淮，不復秋來春去者，豈元能耐金所

不習之暑？元初入蜀亦不久留，二年後則留而不去，豈

耐於淮而不耐於蜀乎？誠以金初入淮，元初入蜀，中國

水利之溝洫猶在；經破壞之後無復餘踪，則鐵馬縱橫，

可以經冬涉夏而無困矣。廣陽雜記以中國北方水利不

修，爲蒙古南牧不知治術，而中原之水利遂不可復；竺

可楨亦以爲然。及今觀之，壞中國水利者金也，非不諳

理民，而實以便騎耳；則異族入主中夏被其毒者，豈徒

文教一端而已哉！由水言之，宋文帝謂泛舟北上，礪礪

必走，然宋之屢克礪礪皆以舟師，則乘夏水以與騎兵爭

衡，是或一道。故劉裕伐秦，以沈林子舟師通石門，王

仲德開鉅野；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沂河西上，王鎮惡沂渭而上，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見皆驚以爲神。端平入洛之師，而余玠亦以舟師沂淮入河，抵汴，所向有功。明初北伐，徐達常遇春率師二十五萬，由淮入河，引舟師趨汴梁，連下衛輝彰德；使傅友德開陸路通步騎，顧時浚河通舟師，水陸並進，遂陷通州。桓溫救洛，鄧遐實帥舟師，及溫伐燕，郗超曰，「道遠，汴水又淺，恐漕運難通」。溫至金鄉天旱，水道絕，使毛虎生鑿鉅野三百里，引汶水會於清水，溫引舟師自清水入濟，郗超曰，「清水入河，難以通運，莫若頓兵河濟，至來夏方進兵」。溫使袁粲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真克譙梁，而不能開石門，水運路塞，卒致枋頭之敗。溫歸罪於真，免爲庶人。元嘉北伐，崔浩以爲南方舉兵必不利，舟行水涸，地利不盡；及到彥之自淮入泗，水滲，日行纔十里，卒亦敗覆。是南人舟師北上，亦足敵騎。劉裕以開石門利舟楫而集事，桓溫以天旱不能開石門而敗沒；元嘉之事，仿佛桓溫，水有盛衰而事有成敗，雖人事誠非一端，地利天時於鐵騎舟師所係亦巨矣。若侯景之敗慕容紹宗於渦陽，則以景命戰

士皆被短甲，執短刀入陣，但低視斫人脛馬足，魏兵遂敗。岳飛之敗金兵於偃城，則以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遂大破之，烏珠夜遁。故拓跋肅曰，「吳人止有斫營技」。劉琦敗烏珠於順昌，事亦如此。斯又中國抗虜騎之一術也。

北狄之盛每當中國紛擾之際；函夏渾同，即迸逃破亡。秦之盛，却匈奴七百餘里。楚漢之爭，則冒頓控弦三十萬，遂困漢高帝於白登。至漢之盛，衛霍破之。王莽之禍，匈奴侵苦北邊。及漢再盛，竇憲夷滅之。突厥控弦數十萬，周齊爭結婚姻傾府藏事之。他鉢曰，「使我在南兩兒孝順，何憂貧也」。至隋之盛，煬帝遂臣敗民。唐之興，突厥控弦百萬，史稱「戎狄之盛近代未有」。遂進寇武功，戰於涇陽，直入渭濱。及海宇統一，李靖遂禽頡利。方中夏分爭，而夷狄莫能倡者，唯魏蜀之世。方中夏統一，而苦夷狄之侵陵者，莫如宋。是皆別有其故，未可一例論也。宋之盛，不能復燕；女真旣熾，不三數年間遂逾河逾淮逾江逾浙懸軍深入，復全師而歸。當中國之全，而胡馬天驕，風雲飄忽，決蕩無前，斯誠古今異事，殆別有由也。魏了翁言「藝祖皇帝自大難未



平，首懲唐末五季之弊，并汾閩越之僅平，江淮諸郡，已令毀城隍，銷兵甲矣。淳化咸平鉅建隆不過四十年耳，盜發兩川，惟陵眉梓遂有城可守；濮盜作於近輔，如入無人之境。富弼論江潮荆淮湖廣諸道，亦謂「處處無兵，城壘不修，或數十夫持鋤耰白挺，便可盡殺守令，開府庫，誰復禦者。寶元康定而後武備之削滋甚，五年間盜殺巡尉至六十員，入城剽劫者四十州。王倫起沂，並淮渡江，歷數千里無一人禦之。張海等輩剽吏禦人於京淮湖陝間，州郡莫敢孰何。金州盜作，速召州兵，僅有二十四人。崇寧以後，一旦盜起東南，連跨州郡，震撫汴都，久而後殄；況當新造之金，非拱手死難，則望風棄城」。蘇軾於徐州上疏曰，「徐州爲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即利國監，爲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治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爲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嘯召無賴烏合之衆，順流南下，而徐有不守之憂矣。……臣欲乞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

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採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爲金湯之固」。王禹偁自黃州上疏陳江淮空虛亦曰「名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爲郡城，蕩若平地」。唐仲友言，「今自淮以南大鎮皆無城池可恃，惟壽春僅有之，而城守之備，百無一有，羣虜之來，彼所以易爲力，吾所以難爲功也」。則宋承平之時，其力雖防盜賊，猶廩廩不足，則金之鐵騎南牧，奚足以當之。夫金兵發薊北，下長淮，渡江，渡浙，懸軍萬里，誠危道也。卒之曾莫藩籬，如履平地升虛邑，披靡列城，全師而返。拓跋覲江，猶未至是，事亦足異。此無他，州郡久空，城隍甲兵都盡故耳。此鐵騎之所以能蹂躪江淮者也。若在河北，則事自不同。金既再陷汴京，李綱尙言「今河東所失者恆代太原澤潞汾晉，河北所失者真定懷衛濬；其餘諸郡皆爲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皆推豪傑以爲首領」。蓋兩河共府十，州三十四，軍一十九，敵騎所破才六之一耳。正以並邊諸郡，城隍素固，與江淮不同，宗幹圍太原二百五十餘日而後陷，中山圍三年而後陷，則鐵騎之逞，於勢亦難，然後知金兵之肆別有故也。

北宋方盛而力不足以弱契丹，亦有可言。呂祖謙言「太祖方欲以兵定天下，其時止十五萬」。陳傅良言「藝祖定荆湖，取巴蜀，俘二廣，平江南者，前後精兵不過二十餘萬」。夫以十五萬二十萬之軍，可謂至少，而所向克捷，是宋兵誠有足異者。李氏長編言「太平興國二年辛亥大閱，每案旗指縱，則千乘萬騎，周旋如一；甲兵之盛，近代無比」（二十萬之數不可謂多，蓋謂數練之精耳）。又言「太平興國四年，親征河東，上幸城西督諸將攻城。先是上選諸軍勇士，教以劍舞，皆能擲劍於空中，躍其身左右承之，見者無不恐懼。會契丹遣使修貢，賜宴便殿，因出劍士示之，數百人袒裼鼓譟揮刃而入，跳躑承接，曲盡其妙，契丹使者不敢正視。及是巡城，必令舞劍士前導，各呈其技，北漢人乘城望之破膽。至道元年上令衛士數百輩射於崇政殿庭，召張浦觀之。先是李延信還，上賜李繼遷勁弓三，皆力及一石六斗，繼遷意上顯示威戎虜，非有人能挽也。至是士皆引滿平射有餘力，浦大駭曰，「蕃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大，人固已逃遁，况敢拒敵乎！」十一月上閱武於便殿，衛士挽弓有及一石五斗者，矢二十發而綽有餘力，

因謂近臣曰，「事有奇異驚聽者，此是也」。蓋太祖實為技擊家所祖。宋初之兵，以有驚人才技之訓練，若今之國技專家然，其精為古今罕匹，故前後精兵不過二十萬內外，而克成大業，其技力非常人所能及。而宋之兵終不可以出塞遠征，對外惟守而不能攻，故終無如遼何。宋祁言「臣聞唐時出師用兵，每十人為五馱法，故師行萬里，經互歲月，無所闕乏。自五代之亂，其兵不出中國，遂失五馱法。朝廷之制，每指揮五百人，指揮使得夾幕一具，副者得單幕一具，馬軍得幕鍋布行楊等若干，步軍得鍋若干；自軍員以下更無帳幕，或出次野外，雖甚風雨亦無所庇。又戰士披甲，所將衣衾悉自負荷，軍馬則孟杓之類悉在馬上。然則行數百里，人馬強力皆已先疲，脫若逢賊，安能挽踢擊刺，與爭勝哉！」子京所言誠中情實，此宋兵之不能遠征也。雖太祖太宗卒以是捍禦北方，削平宇內，然其兵惟可用於中國耳。賈昌朝言「太祖朝下令諸軍勿食肉衣帛，營舍之門有鬻酒肴則逐去，士卒有服繒帛者則笞責之。異時被甲鎧，冒風霜，攻苦服勞，無不一當百。今營卒驕惰，臨敵無勇」。則宋人先後之訓練其兵者為術已異。太祖南北番



戍，欲使往來道路，足以習勞苦，均勞逸；後世則以新舊交錯，旁午於道，番爲兵士之苦。則宋初之兵，其強力有非常人所能逮者，故先時其強爲古所罕有，能任常人所不能任之苦。在此特種訓練之下，於昔時戰鬪固非平常之兵所能及，然值國家安定，百年無戰之餘，此種訓練亦最不可恃其持久。以非常人所能任者而任之常人，故後時宋兵之弱，亦爲古今所未有。故當其盛時，以之克定中國則有餘，以之出塞遠征則不足；及其既敵，未戰先疲，則以之守中國亦不足也。又况禁旅尺籍，空不復補，揀兵則點數而已，宣借則重疊妄濫，逃亡已久而衣糧自如，疲癯無堪而虛名具數，孫朱之論宋兵曰（見歷代兵制八），「古者兵足而已，今內外之兵百餘萬，而別爲三四，又離爲六七也。別而爲三四者，禁兵也，廂兵也，蕃兵也。離而爲六七者，謂之兵而不知戰者也，給漕輓者兵也，服工役者兵也，繕河防者兵也，供寢廟者兵也，養國馬者兵也，疲老而坐食者兵也」。置不戰之兵於不守之城，尙安得絆胡馬之足，使不南奔？故集勦王之師二十萬於汴梁，而終割三鎮以講；宗翰至河外，虛聲遂潰走河南十二萬之軍。則太宗

末年之兵至三十萬，咸平增至六十萬，皇祐增至百四十萬而宋之弱亦日勝一日。誠以教習不精，未戰先疲，士氣不振，揀兵則點數而已（陳傅良語）。故初則往來道路以習勞苦者，其後則以番戍而不勝其苦也。以未戰先疲之兵，而欲以恢王略，抗胡騎，又烏可得。而况以之經行萬里，經互歲月，此又宋兵之所以未戰先逃不能頓頑契丹者歟？賈昌朝言「太祖削方鎮兵權太甚，太宗以來兵不復振。……且戎狄居苦寒砂磧之地，好馭善射，自古禦寇却胡，非此不可。宜優復蕃落田疇，安其廬舍，使力耕死戰，世爲邊用」。蓋自藝祖禁用蕃將，沿邊蕃部皆失撫綏，反爲敵用，此宋力所由不競，外寇乘以鷗張。非遼金爲自古未有之強，遠過匈奴突厥，實宋之爲宋遠遜漢唐，故契丹女真爲禍諸夏開古來未有之局；因遼金之毒，致吾人每疑北狄之威爲不可犯耳。嘗攷衛霍北征，用騎不過十萬，而冒頓之強，已控弦三十萬。唐之盛時，張萬歲領監牧馬亦惟四十萬（呂祖謙說），而突厥當隋末已控弦百萬，太宗之世有馬不過當突厥十二三，其擒頡利，惟恃精騎一萬而已。以宋方之，員興宗言「五代之末，監牧多廢，國馬不蕃庶。太宗與

國初，詔市十七萬；咸平已後，其政大修，諸坊諸軍，積至二十餘萬，飼馬兵校多至萬有六千，芻藁亦近七十餘萬，標占坊監亦總四萬頃」。是宋馬之數，視漢逐匈奴，唐擒突厥時，未遠遜也。李綱言「自祖宗以來養馬於監，擇陝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涼之地處之，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而更爲給地牧馬，民間雜養以充數，官吏便文以塞責，無復善馬，又驅之燕山，悉爲敵人所得，今諸軍闕馬者大半」。是宋之所以養馬，尙未遠遜於唐；唐都長安，故養馬置八坊岐邠涇寧間，宋都汴梁，故養馬河北河東陝西。呂祖謙謂「宋朝馬政，太宗講求精微，羣牧司養，自春放至秋歸，馬之出入莫不有法。熙豐間曾孝寬奉行荆公意，罷羣牧吏，不過欲區區小利，自此京師之馬更不出牧，終歲在槽櫪間而馬始衰，戎備益損，芻秣之費益增。當時不曾考本末，却欲舉保馬戶馬之法」。此李綱所謂廢罷殆盡，民間雜養充數者也。是宋馬之衰始於荆公保馬之法，前此亦未足爲病。自童貫覆師，則悉驅之燕山以爲敵有。其初蓋亦取馬西域，故議棄靈武。何亮復言「冀北馬之所生，自匈奴猖獗，無匹馬南來，惟資西域。如舍靈武，夏賊俾諸

戎不得貨馬，未知戰馬何從來」。此宋之取馬於西，亦無殊漢之取馬大宛，故南渡後市馬於陝，由西和階文，以就宕昌博易。知宋之盛時國馬之數，未少於漢逐匈奴，唐擒突厥之時；養馬之地，未遜於樓煩沙苑。取馬於胡，事亦猶貳師之功，而終不能制契丹之衆者，宋之立國然也。契丹不強於匈奴突厥，而足以困宋；金且踐南夏如升虛，非胡騎之終不可犯，實宋之自弱以致之耳。故一轉易間，韓岳張劉，屢破鐵騎；以地攷之，每戰益北（岳飛偃城之捷，劉琦順昌之捷，皆淪淮漢而日近於汴）。亦足明宋之最弱而遼金最驕，非徒胡騎之威，而實宋之所以先後自敗者各有由也。

呂祖謙言「馬數最多無如後魏，蓋拓跋本是北虜，北虜芻秣便是中華耕桑。中國人人耕桑，北虜人人芻秣。當時有二百萬餘匹馬，亦不足怪，自是常理。自孝文遷都，變夷用夏，馬政便不得似當時，江淮之馬不過十萬匹」。宋馬與契丹之比，不弱於南朝與魏馬之比，而兩宋之弱遠過於六代，女真之肆過於拓跋，亦足明非胡馬之遂足渡浙，而宋自致之耳。



# 唐六典中地理紀述志疑

谷霽光

## (一) 六典著作及年代

書題唐玄宗御撰，李林甫奉勅注，實則編註均非一人。開元十年(722 A.D.)陸堅被旨修是書，玄宗令以理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六類相從，修撰進上。後張說知集賢院(註一)，以其事委徐堅，歷年未知所適；復命母舅余欽、咸業、孫季良、韋述等參撰，始以令式入六司，象周禮六官爲制，其沿革並入注。蕭嵩知院，加劉鄭蘭蕭晨盧若虛；張九齡知院，又加陸善經；二十六年書成奏上。至李林甫奉勅注進，又在二十七年，其時復加苑咸參其事(註二)。歷時十七年，成書三十卷。其書以三師三公三省九寺五監十二衛列職司官佐，叙其品秩；已非理、教、禮、政、刑、事，六典之規模。是張說知院時，母舅等別立條貫，事例井然，使後之繼是職者，得以依類相從，韋述謂「用功艱難」(註三)，於此可見。又沿革並入注，知李林甫奉勅注上時，亦但依例增入；今六典獨署其名者，殆以其知集賢院事，實總其成，與書題唐玄宗御撰，固亦理同事同(註四)。

## (二) 六典紀事中之時代關係

六典修撰，至張說知院時始大具規模，故吾人須考證張說知院之起訖年代。麗正書院更名集賢院，在開元十三年(725 A.D.)，其時即以張說充學士知院事，徐堅副之，咸業、韋述、母舅余欽、孫季良等並爲直學士(註五)，此爲其知院事之始。開元十四年(726 A.D.)張說致仕，仍令在家修史，十六年復兼集賢院學士(註六)，十八年卒(730 A.D.)。至十九年(731 A.D.)始命蕭嵩爲集賢院學士知院事，繼之者復有張九齡、李林甫。而張說致仕後，仍專文史之任，疑主持集賢院事者實爲張說(註七)。

詳考六典內容，知開元十四年(726 A.D.)以前紀事，最爲完備，十四年以後遺漏甚多。其中尤以地理方面之記載極不畫一，當於下節中例舉；茲略述遺漏之大事如左：

(1) 開元十八年復給京官職田(註八)。六典詳述諸州公廩田，諸州及都護府職分田而不及京官職田，注亦不載廢置沿革。按收職田在開元十年(722 A.D.)，至十八



年復給，疑修撰在復給之前，日後即不復增入（註九）。

（2）裴耀卿於開元二十一年（733 A.D.）建議：江淮舟運，悉輸河陰倉，更用河舟運至含嘉倉及太原倉，自太原倉入渭輸關中（註一〇）。而六典所載，仍爲自含嘉倉陸運至陝（註一一），注同。按裴耀卿議，二十二年已實行，六典當述及。

（3）諸陵廟令原隸太常寺，開元二十五年（737 A.D.）改隸宗正寺。六典仍列陵廟令於太常寺之下（註一二），而注其改隸之事。是知正文成於二十五年以前，而注則李林甫知院時所加。

（4）殿中省秘書省等屬員，開元二十二年（734 A.D.）二十三年（735 A.D.）及二十六年（738 A.D.）略有裁減（註一三），六典正文與注亦多符合。惟秘書省著作佐郎及殿中省尙乘局奉御員額，注已改書，而正文仍舊，與原定以沿革入注之例相違（註一四），疑亦因舊文不改。

此外如戶部尙書條，仍分天下爲十道。按十五道之分，在開元二十一年（733 A.D.）（註一五），而注已載二十五年敕令，蓋亦因舊文不改也。

開元十四年以前之記載：如關內道之麟州，開元十

二年置，十四年廢，六典已不列入。又如邠州不作豳州，巫州不作沅州，莫州不作鄭州，亦可見其詳確（註一六）。由此知六典修撰之規模，實具於張說知院事時期，以後雖有損益，固不完備。

### （二）六典地名補正

地理方面，亦以開元十四年以後最爲不詳。

（1）六典失載或誤載者：

薊州 河北道有薊州，開元十八年析幽州置，六典無（註一七）。按是年奚契丹入寇，或因此另置一州，不應失載。

勤州 嶺南道有勤州，武德四年（621 A.D.）析春州置，五年廢，萬歲通天二年（697 A.D.）復置，長安中（701-704 A.D.）復廢。開元十八年平春瀧等州，廣州都督耿仁忠奏置（註一八），六典無。

宥州 匡州長州 調露元年（679 A.D.）置魯麗含塞依契六胡州，長安四年（704 A.D.）併爲匡長二州，神龍三年（707 A.D.）置蘭池都督府，分六州爲縣。開元二十年復置魯麗契塞四州，十八年復置匡長二州，二十年又置宥州（註一九），六典無。

巫州叙州 巫州，貞觀八年(634 A.D.)析辰州置，天授二年(691 A.D.)曰沅州，開元十三年(725 A.D.)復名巫州。六典兩有巫州叙州，疑叙州爲誤載(註二〇)。威戎軍鎮西軍 開元二十六年三月置威戎軍，七月置鎮西軍，六典均不載(註二一)。

(2)六典記載與後來建置偶同者：

洮州蘭州 舊唐書元宗紀：開元二十七年，廢洮州爲蘭州，改臨州爲洮州。六典亦只載洮州蘭州，而無臨州之名。按新唐書地理志：洮州蘭州置於武德二年(619 A.D.)。開元十七年始廢洮州，二十年復置，更名臨州。知六典所載，必爲開元二十年以前之舊文。總閱六典正文及注，均不及開元二十七年之事(註二三)，此與後來建置相同者，亦爲偶然。

#### (四)六典記折衝府總數

唐折衝府總數，其說不一。六典作五百九十四，而新唐書百官志會要(註二三)作六百三十三，新唐書兵志地理志及唐會要作六百三十四，鄴侯家傳(註二四)作六百三十，理道要訣作五百九十三(註二五)，通典作五百九十三，原十六衛作五百七十四，陸贄奏議作八百。諸家之說，

必皆有所本，絕非臆度；六典之言，尤應可信。然言人殊，其故安在？濱口重國從府兵制度至新兵制一文(註二六)，指出府數隨時增益一點，頗爲可信。余於折衝府考校補中已論及，茲請以六典之例再申其旨。

玉海引會要云：

「關內置府二百六十一，精兵士二十六萬，舉關中之衆以臨四方。又置折衝府二百八十，通給(註)舊府六百三十三。河東道府額亞於關中；河北之地，人多勇壯，故不置府；其他諸道亦置。」

又引鄴侯家傳：

「玄宗時奚契丹兩蕃強盛，數寇河北諸州，不(又)(註二七)置府兵番上，以備兩蕃；諸道共六百三十府。」

河北道不置兵府(註二八)，蘇冕著會要尙能知之，王溥之唐會要則已不能詳其說。合觀會要與鄴侯家傳之記載，知玄宗時于河北道置折衝府，似無可疑。茲於當日府兵調度情形，亦可證其不謬。聖曆時(698-699 A.D.)武懿宗平契丹賊露布(註二九)，所調府兵以河東道最多，河

南隴右兩道次之，而不及河北道。至開元中，幽州長史薛楚玉破契丹露布(註三〇)，府兵盡出河北，不再借助於隣道。可知開元前河北道必無折衝府，而河北道置府又當在薛楚玉爲幽州長史以前。

考薛楚玉爲長史，在開元二十年至二十一年之間(2733 A.D.)，先之者爲趙含章，繼之者爲張守珪(註三一)。是開元二十一年以前，河北道已有折衝府；則折衝府之建置又當在先天元年至開元二十一年之間。合閱舊唐書契丹傳及奚傳，奚契丹叛變始於開元十八年，是年契丹可突干脅奚降突厥，興師討之，二十年復命將出塞擊之，二十一年契丹入寇，薛楚玉又出擊之，如是契丹之禍積年不能平(註三二)。是河北置府應在開元十八年至二十一年之間。余意析幽州置薊州，在開元十八年；或即同於是年設置，亦未可知(註三三)。

六典記載開元十四年以後事，詳略不一，前節已言及之。河北道置府，既在開元十四年以後，其所舉折衝府總數或不包括河北道新置之府。今考河北道有府三十七(註三四)，合之六典所載之數爲六百三十一，與新唐書及鄴侯家傳所言大致相符。

紀折衝府者，以新唐書最詳，新唐書兵志及地理志作六百三十四，當較可靠。鄴侯家傳或係指其概數，陸贄奏議則又合安西都護府而言(註三五)。至杜佑通典，杜牧原十六衛或爲較早時期之數，或爲數字誤傳，茲不可考；然唐代折衝府非止於五百七十四，乃可斷言(註三六)。吾人當暫從新唐書六百三十四府之說，爲折衝府最後總數；六典五百九十四之說，爲開元十八年前總數。精詳考證，惟有俟諸異日。

註一 集賢院本麗正書院改名(開元十三年)，當時張說知院事，徐堅爲副知院事。

註二 參閱直齋書錄解題卷六，新唐書卷五八藝文志，唐會要卷三六，唐世說新語卷九。

註三 直齋書錄解題卷六引章述集賢記注。新唐書一三二章述傳。

註四 元豐類稿乞賜唐六典狀云：「其篇首不曰御撰；其第四一篇則曰：『集賢院學士知院事，中書令，修國史，上柱國，始興縣開國子，臣張等奉勅撰』」。是李林甫未加注以前，亦未以御撰著其篇。

註五 唐會要六四集賢院，新唐書張說傳。

註六 新唐書一二五張說傳：「說既罷政，仍在集賢院專修國史，又乞



停右丞相不許。……十七年復爲右丞相，遷左丞相」。舊唐書

九七張說傳：「明年詔說致仕，仍令在家修史。……十七年復

拜尚書左丞相，集賢院學士」。舊書似以張說罷政後，不爲集

賢院學士，新書不取。但按張曲江集卷一〇「停燕國公中書令

制云：「仍將國史，於家修撰」，資治通鑑開元十六年：「以

尚書右丞相致仕張說兼集賢院學士，說雖罷政事，仍專文史之

任」，是新舊唐書均有錯誤。

註七 新唐書百官志注：集賢院宰相一人爲學士知院事，常侍一人爲

副知院事。張說致仕後二年復爲學士，大抵仍主持集賢院事

務。

註八 資治通鑑二二三。

註九 六典三戶部尚書條。按王國維校本大唐六典，於屯田郎中條，

補入職分田及公廩田，並注明據舊唐書及通典補。但戶部尚書

下已列公廩田，獨不列職田。如屯田郎中下又列公廩田數，即

爲重出。日本家照校本亦同，疑均誤。

註一〇 舊唐書九八裴耀卿傳，資治通鑑二二三至二二四。

註一一 六典三戶部尚書倉部郎中條。

註一二 全上卷一四太常寺條。

註一三 全上卷一〇至一四。

註一四 全上卷一〇至一一。

註一五 開元二十一年，分天下爲十五道，二十二年仍有十道採訪使

置使名目；但正文與注均未言及。

註一六 新唐書地理志。

註一七 全上及六典三。

註一八 全上。

註一九 全上。

註二〇 全上。考之各種記載均無另設叙州之事，疑爲重出。至巫州

復名叙州在大曆五年。

註二一 資治通鑑二一四及六典三。

註二二 六典注文亦僅止於二十六年；至於二十七年之事，如分左右

羽林置龍武軍太子內坊隸內侍省，均不載。

註二三 玉海引會要。

註二四 全上。

註二五 全上。

註二六 史學雜誌卷二〇

註二七 「不」爲誤字，此觀事實及文氣可知，另詳折衝府總數商榷一

文。

註二八 王溥著唐會要已不知河北道置府之由來，故將蘇冕會要中「

河北之地人多壯勇，故不置府」一節，易爲「河北之地，人

逐漸逃散，年月漸久，逃死者不補」。王溥知河北道置有

兵府，而不知河北道在貞觀時爲不置府之道。武后有詔在衛

州設五府，兵各千五百人。今不見折衝府名，而兵數不符折

衡府定制；或爲一時權宜之計；武后死，唐仍都長安，洛陽不復爲王畿，即已不置。此合鄭玄家傳觀之更明。

註二九 文苑英華。

註三〇 文苑英華。

註三一 從唐書一九九下契丹傳，又薛楚玉平契丹賊露布中所言極詳，可與舊唐書合閱。

註三二 契丹在開元十八年以前，唐室羈縻之而已；至十八年可突干

叛，始發兵征討。可閱唐書契丹傳。

註三三 當日因奚契丹入寇，於河北列置軍鎮，疑均同時。見張曲江

集卷九勅平盧諸將上書。

註三四 河北道折衝府，據近人考證結果爲三十七，尙有七府待考。

註三五 勞經原唐折衝府考卷四（見劉齊叢書內）。

註三六 通典作五百七十三，疑七爲九之訛。杜牧原十六衛或係根據

通典之數，而略有不同。

## 跋萬歷本山海經釋義

長興王氏詒莊樓藏本，嘉興縣圖書館藏本 夏定域

此明萬曆丁酉重刊嘉靖本也。首晉記室參軍郭璞山海經原序，序後有晉陵蔣一葵跋，稱奉座師董漢儒命校訂是書。次王崇慶釋義原序，原刊序末署嘉靖丁酉夏六月，此本則已刪去。次董漢儒重刻釋義序。次劉秀等上書表。次總目十八卷，皆注「本若干字，注若干字」，又云，「海內經及大荒經本皆逸在外」，末云，「董先生新校考證字數未計」。次圖像凡七十五。正文首題「南山經第一」，以迄於十八卷，其款式皆與各家目所著錄之明本同。末有「萬歷己未歲正月之吉哉生明，龍巖山人溫郡趙惟垣跋」。

按是書四庫存目云：「附圖二卷」，此本圖未分卷。又全書起訖葉數，版心有注明：如卷首序跋，止於十六頁；正文卷一之卷四，止於八十頁；卷五之卷六，五十三頁止；卷七之十三，三十五頁止；卷十四之十八，四十六頁止（蓋分訂成冊之次第）。獨於圖僅有第幾字樣，未注葉數；且各圖亦未精雅，誠如四庫提要所謂「書肆俗工臆作」也。又嘉靖本有趙惟垣序，此本則易以萬歷年，尤可見明季坊賈刻書之惡習。檢之板心問題「大業堂」並記「九行十九字」，則大業堂其即刻書之坊肆歟？

附記：關於是書之價值，本刊第一卷第十期所載賀次君張公量二君文已有評騭，茲不贅。

# 宋代分路考

張家駒

## 一路之起源及其種類

甲 唐及五代之分道

乙 宋初之分道

丙 路之種類

## 二 至道以前諸路沿革

甲 太平興國四年二十一

乙 太平興國七年十九路

丙 雍熙四年十九路

丁 端拱二年十七路

戊 淳化三年十六路

己 至道三年十五路

## 三 自咸平至元豐諸路之變革

甲 咸平四年十七路

乙 天禧四年十八路(所謂「天聖十八路」)

丙 皇祐五年十九路

丁 至和二年十八路

戊 嘉祐十八路

己 熙寧五年二十一

庚 熙寧六年二十二路

辛 熙寧七年二十四路

壬 熙寧九年二十四路

癸 熙寧十年二十三路

## 四 元豐至北宋之末葉

甲 元豐元年十八路

乙 元豐四年二十二路

丙 元豐五年十八路

丁 元豐八年二十三路

戊 元祐元年復舊制

己 崇寧四年十九路

庚 大觀元年二十路

辛 政和二十一路

壬 宣和初二十四路

癸 宣和四年二十六路

## 五 南渡以後之分路



甲 南渡初年十六路

乙 建炎四年十五路

丙 紹興元年十六路

丁 紹興四年十六路

戊 紹興十四年十七路

己 乾道四年復舊制

## 一路之起源及其種類

### 甲 唐及五代之分道

宋朝分路制度實源於唐之分道。分道制度之成立，遠在唐初。其最初之意義，與漢之十三刺史部相彷彿，本為一種地理上之劃分，而非行政上之區域。貞觀元年（公元六二七），分天下為十道（見新舊唐書地理志），是為分道之始。此十道即為：

關內道 河南道 河東道 河北道 山南道

隴右道 淮南道 江南道 劍南道 嶺南道

其劃分之標準，全然根據其自然地理之環境，所謂『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為十道』（唐書卷三七頁一上）一語，蓋即此意。其不為政治上之區劃也明矣。

開元二十一年（公元七三三），增至十五道。因十道而分置者，有山南及江南東西道；增置者有京畿，都畿，黔中三道。故開元二十一年之十五道即為：

京畿道 都畿道 關內道 河南道 河東道

河北道 山南東道 山南西道 隴右道 淮南道

江南東道 江南西道 劍南道 嶺南道 黔中道

同時，於每道置採訪使，用以檢察非法，故其目的完全與漢之刺史部相同。

實則道之置官，不始於此。如神龍二年（公元七〇六）之十道巡察使，景雲二年（公元七一）之十道按察使，開元二年（公元六八七）之十道按察採訪使，八年之十道按察使，皆置於先。至是分為十五道採訪處置使；乾元元年（七五八）改為觀察處置使（唐書卷四九下百官志頁三上）。名目雖各不同而權限職掌則一。文獻通考（卷六一頁四上）載：

天寶九載，敕採訪使但察善惡，舉其大綱。自餘郡務，所有奏請，並委郡守，不須干及。

故道之長官並不干預地方行政，其作用惟在監察而已。安史之亂以後，節度使之權柄漸大，其始僅置於邊郡，以後則及於內地。『分天下四十餘道，大者十餘

州，少者二三州，但令訪察善惡，舉其大綱；然兵甲，財賦，民俗之事，無所不領，謂之都府，權勢不勝其重」〔通考卷六一引容齋隨筆〕。道之本來面目，至是遂改。故中唐以後，節度使所統轄之地皆以道稱。道之成爲行政上之單位，則始於此。

五代雖爲割據時代，但其所有制度皆因於唐，故地理制度不似南北朝時代之紊亂。當時天下，尙分爲十道：

河南道	關內道	河東道	河北道	劍南道
江南道	淮南道	山南道	隴右道	嶺南道

道又分爲等第，河南爲上，關內第二，河東第三，河北第四，劍南，江南，淮南，山南，隴右，嶺南，並依次爲等第（五代會要卷二〇頁八下）。此不過恢復貞觀十道之舊虛設已，而唐代分道之制，得爲宋初所沿襲，因而成爲後來分路之制，故吾人不能不推源於唐及五代分道之制也。

## 乙 宋初之分道

宋初亦分天下爲若干道，而其時之道實有二種：其一僅爲地理上之區劃；另一種則爲轉運司所轄之道。

前者與行政無關；而後者則純然爲政治之區劃。太平寰宇記載太宗初平諸國（太平興國四年，公元九七九）時天下分道之制，共一十三道，

河南道	關西道	河東道	河北道	劍南西道
劍南東道	江南東道	江南西道	淮南道	山南西道
山南東道	隴右道	嶺南道		

其情形與唐開元十五道之制略同；其所不同者，少京畿，都畿，黔中道，而分劍南爲東西也。淳化四年（九九三），分天下爲兩京，十道。兩京曰東京西京；十道曰（註）：

河南道	河北道	河東道	關西道	劍南道
淮南道	江南東道	江南西道	兩浙道	廣南道

此與前代之區分，名目及分割，均微有不同。淳化五年，此制遂罷。

（註）：淳化十道見玉海卷一八六頁一二下，宋史卷一六二職官志頁五上關河北道。

轉運使所領諸道，又或稱路，此即後來分路之始。此種轉運使所領之道，至後來即稱爲路。以民事長官爲分道之標準，而地理區域與行政區域遂趨於一致。

綜合言之，宋初分道之制，一沿用唐初分道之義；一沿唐節度使道之制；自後罷節鎮支郡，而以轉運司所領之道以代之，兼有行政及地理之性質，遂成後來之所謂路。

### 丙 路之種類

#### 1. 轉運司所轄路

宋朝分路，以轉運司爲主，而轉運司路而外，尙有其他種種路之區分，大別之，可歸入二大類，即（1）轉運使所轄諸路，與（2）軍事上區劃諸路是也。

轉運司所轄諸路，爲宋代真正之分路制度。轉運使之設，在乾德以後。其最初之職掌，絕不如往後之煩重。文獻通考（卷六一頁六上）引東萊呂氏曰：

其始除轉運使，止因軍興，專主糧餉，至班師即停罷。

其始亦不過爲軍事上之設置，且非一定之制，節度使仍保留爲一道民政之元首。迨後於太平興國二年，盡罷節鎮所領支郡，節度使之大權盡削，於是轉運使之職掌遂煩。『自是而後，邊防，盜賊，刑訟，金穀，按廉之任，皆委於轉運使；又節次以天下土地形勢，俾之分路

而治』（同上）。於一路之事無所不統，其權柄遂大，成爲一路民政之高級長官。故有宋一代，路之分合設置，皆以轉運司之分合設置爲準繩。

#### 2. 路之爲軍事而設者

路之爲軍事而設者，曰經略司，安撫司路，馬步軍都部署，都總管路。所謂經略安撫等司，及馬步軍都部署或都總管，皆爲軍事之長官，其職掌爲一路之軍政，故罷置皆視軍事上之便利而定，初非常制。其後安撫使亦有兼掌民政者，因而宋代分路制度亦常其爲所淆混焉。

吾人於史書上習見之經略安撫司路，一爲陝西六路，一爲河北四路。陝西六路者，秦鳳，涇原，環慶，鄜延四路，始分於慶曆元年（公元一〇四一）；熙寧五年（一〇七二），又分永興軍路，增建熙河路，始有六路之稱。河北四路，則分於慶曆八年，曰大名府路，高陽關路，真定府路，定州路。

此種經略安撫司路之分割，究與宋代分路制度有無關係？考之諸家方輿紀述，類多含糊其說，如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卷三頁一四上）所云：



康定二年(十一月改元慶曆)，分陝西爲四路；慶曆八年，分河北爲四路；皇祐三年，分淮南爲東西；熙寧五年，分京西爲南北；陝西又分永興，建熙河；並前四路爲六路。

則混轉運司路安撫司路爲一事。實則所謂經略安撫使諸路，與宋代分路之制無關。今舉出其理由如後：

(1)宋史神宗本紀(卷一五頁四上)記熙寧五年分路事，分轉運司路及經略司路爲二事。曰，

十一月壬申，分陝西爲永興秦鳳路，仍置六路經略司。

元豐九域志(卷三頁一上)記陝西路沿革但曰，

熙寧五年，分永興軍，秦鳳二路。

皆未言分陝西爲秦鳳，涇原，環慶，鄜延，永興，熙河六路也。地理志亦有『各置經略安撫司』七字。

(2)慶曆八年，分河北四路；熙寧五年，分陝西六路置安撫等司；至元豐三年，前者相距三十二年，後者相距僅八年已，除大名府一路安撫司罷於熙寧六年外，餘皆未見言罷；且陝西六路經略安撫使，於史籍記載中，確知其尙存在者；然畢仲衍所進中書備對(通考卷

四，卷一一所引)，統計當時諸路戶口及田賦，但書河北路，陝府西路(註)已，未及四路六路之制，則安撫司等路與分路之制無關，可以大白。

(註)：元豐元年，河北東西路，永興秦鳳路轉運使合爲一路(見九域志卷一頁六上)。故三年僅有河北及陝府西路。

(3)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載宋代分路之制，未可盡信。如所謂『元豐四年，建蘭會路』(卷三頁一四下)云云，按元豐四年復蘭州，五年，於熙河路加『蘭會』二字(通考卷三二頁三五上)，置熙河蘭會路安撫使；時會州未得，故並未單置蘭會路轉運使或經略安撫使。通釋所云有誤。且其所謂分陝西爲四路者，意指分置經略安撫使也。觀同一作者所著之玉海(卷一八頁三二下)則言：

陝西分六路，各置經略司。

(4)金朝分路，皆以總管府爲標準；而金制多因於宋，然則北宋之末，當以經略安撫等司爲分路之標準矣。驟觀之，似頗爲強有力之反證。其實不然，金之置總管府，除五京外，諸路皆有都總管；宋之安撫司，則南渡後建炎元年始逐路設置。見於玉海(卷一三二頁一四下)云：

建炎元年六月丙戌，詔諸道帥府皆帶使名，從李綱之言也。

北宋所有置安撫司或經略司諸路，見於文獻通考職官考，宋史職官志，及玉海官制志者，僅四川，陝西，河北，湖南，河東，京東，江西，廣東，廣西等路而已。

且所謂經略安撫等使，原爲軍事上之長官，『舊制諸路災傷，或邊境用師，皆遣使安撫，事已則罷』（玉海卷一三三頁一四上）。金因北宋初平，國家用兵之制，故一路以軍政之長官爲長官，其分路之制雖沿襲於宋，而分路之標準則異。北宋末年，實未嘗以安撫等使爲分路之準繩也。

（5）李攸作宋朝事實，記北宋末年宣和初州縣升降沿革，仍未將河北四路經略安撫司路列入，但書河北東路，河北西路已。陝西四路則分書，蓋宣和初曾置轉運使也。

（6）史書上之所以大書熙寧五年，分陝西爲六路者，正因是時熙河甫平，始置經略安撫司，欲顯揚神宗之武功；不然，河北分四路何以不加以鋪張？

總之，宋代經略安撫等司，本爲軍事上之設置，罷

置不常，其諸路之區劃，亦不過軍事上之策略而已；其後權柄雖漸大，南渡以後，因內外用兵，故逐路皆置安撫司。然此種安撫使，無論其權柄職掌增至若何程度，皆與分路之制無關。

至於所謂都部署或都總管路，制度更爲繁複，多有因一州爲一路者，例如歸州路，秦州路，鳳州路，鎮州路，延州路，靈州路……等等，則純然軍事上之策略而已。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一頁二下）言：

志（宋史地理志）所云路者，以轉運使所轄言之，若慶曆元年分陝西沿邊爲秦鳳，涇原，環慶，鄜延四路，八年河北置大名，高陽關，真定，定州四路；熙寧五年陝西又置熙河路，此特爲軍事而設，每路設安撫使兼馬步軍都部署，其民事仍領於轉運司，故不在十八路二十三路之數。

## 二 至道以前諸路沿革

宋史地理志（卷一八五頁一下）曰：

至道三年，分天下爲十五路。

驟觀之輒以爲分路之制始於是，至道三年之前未有也。

考其實不然，轉運使之設始於乾德（通考卷六一頁六上），惟當時天下既未全歸，而轉運使之權柄又有限，故太平興國以前，分路之軌迹不顯。自太平興國二年（公元九七七）罷節度使所領支郡，以轉運使領一路之政；至四年又統一全國，路之位置遂形重要。故言宋代分路沿革，應始於是。

### 甲 太平興國四年二十一路

至道以前分路之制，無具體之記載也。惟范祖禹元祐間奏對（范太史集卷二二頁三上）曰：

伏以祖宗肇造區夏，剗削藩鎮，分天下爲十八路，路置轉運使副，提點刑獄。

則初分路別似當爲十八。然此十八路之名目，均未見有記載；又未知爲何年之制。考之太平興國四年，時適統一天下，剗除節鎮，而天下有路凡二十一，又不止此數。意范所指爲雍熙或天聖之制。今就諸書中之可考者，共分爲二十一路：

（1）京東路 通考（卷三一七頁七上）云，『建隆三年，以北海縣置軍，屬京東路』。

（2）京西南路

（3）京西北路 通考（卷三一頁五六下）曰，『太平興國三年，分京西轉運爲二司：孟，滑，衛，陳，潁，許，蔡，汝等州爲一路；襄，均，房，復，郢，金，隨，安，鄧，唐等州，信陽軍爲一路』。九域志（卷一頁一三下）載，『太平興國二（三）年，分南北路』。

（4）河東路 通考（卷三一六頁一〇下）云，『太宗以太平興國四年平劉繼元，盡得河東地。宋承唐制，冀州之境爲河北河東兩路』。

（5）河北路

（6）河北南路 通考（卷三一五頁六下）云，『太平興國初，分河北南路』。六年，續通鑑長編（卷二二頁六下）尙有河北南路。

（7）陝西河北路

（3）陝西河南路

（9）陝府西北路 通考（卷三一五頁六下）云，『太平興國二年，分陝西轉運爲陝西河北，陝西河南兩路，又有陝府西北路，後併焉』。續通鑑長編（卷二二頁九上）『太平興國五年』，尙有陝西北路轉運司之記載。

（10）西川東路



(11) 西川西路 續通鑑長編(卷一八頁六上)『太平興國二年』

曰，『始分西川爲東西兩路，各置轉運使，副使』。

(12) 峽西路 玉海(卷一八頁三二上)云，『國初西川路，開

寶六年(公元九七三)分峽西路』。又或稱峽路。

(13) 淮南東路

(14) 淮南西路 九域志(卷五頁一上)曰，『太平興國元年

分東西路』。

(15) 江南東路

(16) 江南西路 前書(卷六頁一上)曰，『太平興國元年分

東西路』。續通鑑長編(以下簡稱長編，見卷二二頁一七上)

『太平興國六年』尙有江南西路。

(17) 兩浙東北路

(18) 兩浙西南路 長編『太平興國二年』(卷一九頁七下)，

謂以『祠部郎中河南劉保勳充兩浙東北路轉運使；

刑部郎中楊克讓充兩浙西南路轉運使』。兩浙西南

路即福建路也。通考云，『太平興國初，(福建路)爲

兩浙西南路，後改焉』。

(19) 荆湖北路

(20) 荆湖南路 太平興國四年，長編(卷二〇頁一七下)載：

『荆湖南路轉運使言，「十洞首領楊縉求內附」』。  
故知其時實分南北路也。

(21) 嶺南路 同書(卷二〇頁二〇上)同年云，『乃以仲宣爲  
嶺南轉運使』。亦或稱廣南路。

二十一路之外，同年正月，又曾置太原兩路轉運使，見  
於長編(卷二〇頁二下)云：

正月丁酉，命河北轉運使侯陟與陝西北路轉運使  
雷德驤，分掌太原東西路轉運事。

時正用兵攻太原，而地實未曾得。五月，下太原，遂降  
爲府。此二路本爲征伐而設，當不入二十一路之數。

## 乙 太平興國七年十九路

太平興國七年，因西川路東西及京西南北路之合  
併，故纔得十九路。西川東西路之合併，見於長編(卷二  
三頁一三上)：

於是廢東川轉運使，並屬西川。

而京西南北路之合併，則不始於是年，蓋長編(卷二二頁  
二下)『太平興國五年』載程能言事，即以京西轉運使繫  
銜也。故太平興國五年已爲二十路，七年又減爲十九  
路：

京東 京西 河東 河北 河北南

陝西河北 陝西河南 陝西北 西川 陝西

淮南東 淮南西 江南東 江南西

兩浙東北 兩浙西南 荆湖南 荆湖北 嶺南

### 丙 雍熙四年十九路

雍熙四年(公元九八七)，河北路分爲東西(九城志卷二頁一上)，於是增爲二十路；而兩浙西南路於雍熙二年改爲福建路(同上卷九頁一上)，又荆湖南北路於雍熙二年已見併而爲一，根據宋史(卷五頁一上)太宗本紀之紀載：

八月癸酉，遣使訪問兩浙，荆湖，福建，江南東西路，淮南諸州刑獄，仍察官吏勤惰以聞。

不言『荆湖南北』，故二路之合併可無疑，則雍熙二年僅得十八路已。四年因析河北，故又爲十九路：

京東 京西 河東 河北東 河北西

河北南 陝西河北 陝西河南 陝西北 西川

陝西 淮南東 淮南西 江南東 江南西

兩浙 福建 荆湖 嶺南

### 丁 端拱二年十七路

元豐九城志(卷二頁一上)載：

端拱二年(公元九八九)，(河北)併爲一路。

河北路既分出南路，又分東西路，故自雍熙四年以後，共爲三路，至是罷而爲一，遂得十七路。

### 戊 淳化三年十六路

淳化三年(公元九九二)，因舊制併陝西爲一路，而分嶺南爲東西。其分合不知始於何時，長編(卷三二頁三上)『淳化二年』載：

閏二月，以鄭文寶爲陝西轉運使。

故二年已見陝西路之併。又宋史太宗本紀(卷五頁六下)『淳化三年八月』有云：

釋嶺南東西路制作荷校者。

故知淳化三年十六路之制爲：

京東 京西 河東 河北 陝西 西川

陝西 淮南東 淮南西 江南東 江南西

兩浙 福建 荆湖 嶺南東 嶺南西

### 己 至道三年十五路

至道以前，諸路分置離合不一；及至道三年(公元九九七)，乃定制分天下爲十五路。長編(卷四二頁一九下)曰：

國初罷節鎮統支郡，以轉運使領諸路事，其分合

未有定制：京西分兩路；河北既分南路，又分東西路；淮南分爲西路；江南分爲東西路；荆湖兩路或通置一使；兩浙或爲東北路，其西北路實兼福建；劍南初曰西川，後分陝（峽）路，又分東西路，尋并之；是歲始定爲十五路：一曰京東路，二曰京西路，三曰河北路，四曰河東路，五曰陝西路，六曰淮南路，七曰江南路，八曰荆湖南路，九曰荆湖北路，十曰兩浙路，十一曰福建路，十二曰西川路，十三曰陝（峽）路，十四曰廣南東路，十五曰廣南西路。

至是分路之數目及區劃，始有具體之記載。與淳化三年十六路，其不同者，僅爲淮南，江南之合併與荆湖之分置矣。然同書下註云，『咸平二年（公元九九九）三月戊辰，荆湖南北路始置兩使』。元豐九域志（卷六頁一四下）亦謂荆湖路於『咸平二年分南北路』。宋史（卷六頁三上）真宗本紀亦云咸平二年『置荆湖南路轉運使』。故至道三年，實際上僅得十四路而已，真正之十五路實始於咸平二年也。

### 三 自咸平至元豐諸路之變革

#### 甲 咸平四年十七路

十五路始於咸平二年，已如上述。咸平四年（公元一〇一三），即分西川，陝西爲四路，增爲十七路。宋史（卷六頁五下）真宗本紀云：

三月：辛巳，分川峽轉運使爲益，利，梓，夔四路。

#### 乙 天禧四年十八路（所謂『天聖十八路』）

宋史地理志云，

至道三年分天下爲十五路，天聖析爲十八。

此語實誤，蓋十八路不始於天聖，實始於真宗天禧四年（公元一〇二〇）也。是年析江南爲二路（註），見宋史（卷八頁八下）真宗本紀天禧四年：

分江南轉運使爲東西路。

文獻通考（卷三一五頁六下）續通鑑長編（卷九五頁五下）亦云云，元豐九域志（卷六頁一上）作天禧二年誤也。故當時天下已分爲十八路：

京東	京西	河北	河東	陝西	淮南
江南東	江南西	荆湖南	荆湖北	兩浙	福建



益州 梓州 利州 夔州 廣南東 廣南西  
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不曰天聖而作『仁宗初，有路十八』，是矣。

(註)按是時江南已分東西路，以後未見言併，而玉海卷一八頁三二上載，『天聖八年，分江南爲東西路』，當誤；今不取。

### 丙 皇祐五年十九路

通鑑地理通釋(卷三頁一四下)謂皇祐三年(公元一〇五二)，淮南分爲東西(玉海卷一八頁三二下同)。宋史紀志均作熙寧五年，長編仁宗皇祐四年七月(卷一七三頁一二下)言：

癸未，詔河北，江南東西，荆湖南北，淮南，兩浙諸路……。

淮南不言東西，是未分也，通釋實誤。

今言皇祐五年十九路，所增者乃京畿路也。宋史地理志(卷八五頁五下)云：

皇祐五年，以京東之陳，許，鄭，滑州爲輔郡，隸畿內，並開封府合四十二縣，置京畿路轉運使，及提點刑獄總之。

### 丁 至和二年十八路

十八路之制，期間經過最長，自天禧四年至皇祐五

年，凡三十四年而後止。至和二年(公元一〇五五)，又復其制。蓋是年罷京畿路也。

京畿路之罷，通考(卷三一五頁二一上)作至和五年；惟至和僅有三年，並無五年。宋史地理志(卷八五頁五下)，長編(卷一八一頁八上)，及九域志(卷二頁一下)均作二年，此『五』字當是『二』字之誤。

### 戊 嘉祐十八路

長編(卷一八六頁二下)嘉祐二年(公元一〇五七)載陳旭言：今天下州三百，縣千二百，其治否朝廷固不得周知，必付之十八路轉運使。

故數目上並無變更，僅名目上略有不同而已。通考(卷三一五頁二一上)曰：

嘉祐四年，改益州路爲成都府路。

### 己 熙寧五年二十一路

熙寧五年(公元一〇七二)，增置三路：(1)淮南分東西，見於宋史(卷八八頁三上)地理志：

淮南路舊爲一路，熙寧五年分爲東西兩路。

(2)陝西分爲永興軍路及秦鳳路，見宋史神宗本紀(卷一五頁四上)云：

分陝西爲永興秦鳳路。

(3)京西路分爲南北路，宋史(卷八五頁八下)地理志又曰：

熙寧五年，(京西)復分南北兩路。

故熙寧五年，天下有路共二十一：

京東	京西南	京西北	河北	河東
永興軍	秦鳳	淮南東	淮南西	江南東
江南西	荆湖南	荆湖北	兩浙	福建
成都府	梓州	夔州	廣南東	廣南西

庚 熙寧六年二十二路

二十二路者，分河北爲東西兩路是也。河北路之

分，當在熙寧六年，惟元豐九域志(卷二頁一上)謂河北路

『熙寧二年，復分二路』(卷二頁一上)，則二年已分矣。其實

非也。熙寧三年五月丙午，呂大防尙以河北轉運副使繫

銜(長編卷二二頁一〇下)。考之宋史紀志，均作六年。

又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作八年。惟神宗本紀(卷一

五頁五上)熙寧七年已有河北西路之名；又地理志(卷八六頁

一上)大名府路安撫使六年分屬河北東路，則通釋誤已。

辛 熙寧七年二十三路

熙寧七年，又增二路：一爲兩浙之分東西，見宋史

地理志(卷八八頁一上)：

兩浙路，熙寧七年分爲兩路，尋合爲一。

一則爲京東之分東西，見於宋史地理志(卷八五頁六上)曰：

熙寧七年，分爲東西路。

神宗本紀繫於八年實誤，長編(卷二五二頁二六下)繫於七年四月甲午，並注云：

新紀繫此事於八年正月丙午，誤也。

兩浙路分東西時在四月，同年九月復合爲一，長編云：

詔曰：向者分兩浙爲東西路，其勿復分路。

於是爲二十三路。

壬 熙寧九年二十四路

二十四路者，又復七年四月之制，分兩浙爲東西路

也。見宋史地理志(卷八八頁一上)：

兩浙路，……(熙寧)九年復分。

故二十四路爲：

京東東	京東西	京西南	京西北	河東	河北東
河北西	永興軍	秦鳳	淮南東	淮南西	
江南東	江南西	荆湖南	荆湖北	兩浙東	
兩浙西	福建	成都府	梓州	利州	

夔州

廣南東

廣南西

### 癸 熙寧十年二十三路

去一路者，兩浙之復合也。宋史（卷八八頁一上）地理

志曰：

兩浙路，……（熙寧）十年復合。

## 四 元豐至北宋之末葉

### 甲 元豐元年十八路

元豐九域志（卷一頁六上）曰：

元豐元年（公元一〇七八），詔河北東西，永興，秦鳳，京東東西，京西南北，淮南東西轉運司通管兩路，以河北，陝府，京東，京西，淮南諸路爲名。

直至元豐三年，畢仲衍所進中書備對中（通考卷四頁一一所引），依然分爲十八路。此十八路之名目則爲：

京東	京西	河北	陝府（或曰陝府西）	河東
淮南	兩浙	江南東	江南西	荆湖南
荆湖北	荆湖北	荆湖北	荆湖北	荆湖北
福建	成都	梓州	利州	夔州
廣南東	廣南西	廣南西	廣南西	廣南西

故元豐初年實分爲十八路，恢復天禧末年及天聖之制。

### 乙 元豐四年二十二路

元豐四年，因用兵陝西，故於鄜延，涇原，環慶，

熙河四路各置轉運使，續通鑑長編（卷三一八頁一二下）元豐

四年下有曰：

陝西自朝廷以軍興于四路，各權置轉運司以來，……

而軍興於是年七月，神宗本紀（卷一六頁二上）云：

七月：庚寅，西邊守臣言，『夏人囚其主秉常』，

詔陝西河東路討之。

因而天下共有二十二路：

京東	京西	河北	河東	陝西	鄜延	涇原
環慶	熙河	淮南	兩浙	江南東	江南西	荆湖南
荆湖北	福建	成都	梓州	利州	夔州	
廣南東	廣南西	廣南西	廣南西	廣南西	廣南西	廣南西

### 丙 元豐五年十八路

五年七月以後，鄜延，涇原，環慶，熙河四路轉運司之名不見於史書上之記載，代之者則見有陝西轉運司使，四路之罷當始於是時。

### 丁 元豐八年二十三路



讀史方輿紀要(卷七頁二上)曰，

元豐六年，定制爲二十三路。

此語實誤；元豐七年，京東，京西，河北，陝西，淮南等路轉運司見於長編者，皆未分也。故通鑑地理通釋(卷三頁一四下)謂『元豐八年，刪定九域圖，更名九域志，總二十三路』。即宋史地理志所謂二十三路之制也：

京東東	京東西	京西南	京西北	河北東
河北西	永興軍	秦鳳	河東	淮南東
淮南西	兩浙	江南東	江南西	荆湖南
荆湖北	成都	梓州	利州	夔州
廣南東	廣南西			福建

### 戊 元祐元年復舊制

元豐末年既分二十三路，元祐元年(公元一〇八六)即復舊制爲十八路，當時諸路合併之情形，見長編(卷三七一頁四下)所載：

詔諸路提點刑獄不分路。——京東西路，京東東路並爲京東路；京西南路，京西北路並爲京西路；秦鳳等路，永興軍等路並爲陝府西路；河北西路，河北東路並爲河北路；淮南西路，淮南東

路並爲淮南路。(亦見地志京東路下)

蓋是年閏二月，司馬光有乞罷提舉官劄子(司馬文正公集卷三五頁二上)云：

臣少時見天聖中諸路，止各有轉運使一員，亦無提點刑獄，惟河北陝西地重事多，置轉置使二員，然朝廷必擇朝士累任知州有聲績曉錢穀者乃得爲之，未嘗輕以授人，凡一路之事無所不總。……自王安石執政以來，欲力成新法，諸路始置提舉官，皆得按察官吏，事權一如監司；又增轉運使判官等員數。……乞盡罷諸路提舉官，其轉運使除河北，陝西，河東外，餘路只置使一員，判官一員，提點刑獄分兩路者合爲一路。……凡本路錢穀財用事悉委轉運司，刑獄常平兵甲盜賊事悉委提點刑獄管勾。

因復併爲十八路：

京東	京西	河北	陝西	河東	淮南
兩浙	江南東	江南西	荆湖南	荆湖北	
成都	梓州	利州	夔州	福建	廣南東
廣南西					

己 崇寧四年十九路

宋史(卷八五頁五下)地理志載：

崇寧四年(公元一一〇五)，京畿路復置轉運使及提點刑獄。

故於是年增一京畿路，成爲十九。

庚 大觀元年二十路

大觀元年(公元一一〇七)，又置黔南路，見宋史(卷九

十頁二下)地理志曰：

大觀元年，廣南西路割融，柳，宜，及平，允，從，庭，孚，觀九州爲黔南路。

三年，又以黔南並入廣南西路，『以廣西黔南路爲名』  
(宋史卷九十地理志頁二下)，故又復爲十九路。惟當時之十九路爲：

京畿	京東	京西	河北	河東	陝西
淮南	江南東	江南西	荆湖南	荆湖北	
兩浙	福建	成都	梓州	利州	夔州
廣南東	廣西黔南				

四年，又改，廣西黔南路『依舊稱廣南西路』同上。

辛 政和二十一路

七頁六上)職官志云：

政和中，又詔陝西(轉運使)以三員；熙，秦兩路各二員。

故知熙河，秦鳳二路之分置，因增爲二十一路。

壬 宣和初二十四路

宋史職官志又曰：

宣和初，又詔陝西以都漕兩員總治于長安，而漕臣三員，分領六路。

是當時陝西六路又皆置轉運司，而天下爲二十四路：

京畿	京東	京西	河北	河東	永興軍
鄜延	涇原	環慶	秦鳳	熙河	淮南
江南東	江南西	荆湖南	荆湖北	兩浙	
福建	成都	潼川府	利州	夔州	廣南
東	廣南西				

梓州路之改爲潼川府路當與梓州之升潼川府同時，梓州之升府在重和元年(一一一八)也。

癸 宣和四年二十六路

宣和間經略幽燕，與金約攻契丹，復燕雲十六州之

地，故于四年（公元一二二二）分山前山後置燕山府路與雲中府路。宋史地理志（卷九〇頁六下）載：

詔山前收復州縣，合置監司，以燕山府路爲名；

山後別名雲中府路。

並宣和初二十四路之制，適爲二十六，而宋志序亦云：

宣和四年，又置燕山府及雲中府路，天下分路二十六。

此後不數年而北宋亡，中原淪沒，宋代疆域因而縮小。此北宋諸路之情形也。

## 五 南渡以後之分路

### 甲 南渡初年十六路

南渡以後諸路之變革，遠不如北宋之繁複；有之，亦不過甚少。南渡初年，天下止得十六路耳。因北宋分爲兩路者，有兩浙東西及淮南東西。宋志序云：

高宗蒼黃渡江，駐蹕吳會，中原陝右盡入于金。

東畫長淮，西割商秦之半，以散關爲界，其所存者：兩浙，兩淮，江東西，湖南北，西蜀，福建，廣東，廣西十五路而已。

南宋之疆域止此已。實則十五路之外，京西路尙存者，有襄陽府，隨州，棗陽，光化軍，當時尙以京西爲一路，而以京西南路爲名（輿地紀勝卷八二頁一上）。而京西南路合於荊湖北路，又有京湖路之稱（十駕齋養新錄卷八頁八上），然此不過僅爲一種稱謂已，與真正之地理區劃無關。故當時之十六路曰：

兩浙東	兩浙西	京西南	淮南東	淮南西
江南東	江南西	荊湖南	荊湖北	成都府
潼川府	利州	夔州	福建	廣南東
廣西				廣

### 乙 建炎四年十五路

建炎四年（公元一二三〇）十五路，即江南東西合爲一路，見宋史地理志（卷八八頁六上）云云。

### 丙 紹興元年十六路

紹興元年（公元一二三二）十六路者，江南復分也。宋史地理志（卷八八頁六上）曰：

江南路，紹興初復分東西。

### 丁 紹興四年十六路

紹興四年十六路，本無不同，惟京西南路改爲襄陽



府路而已，見輿地紀勝（卷八二頁一上）云：

紹興四年，改襄陽府路，以襄陽府，隨，唐，鄧州，信陽軍六郡隸。六年，廢襄陽府路，復置京西南路。

故紹興六年，依舊稱京西南路。

### 戊 紹興十四年十七路

紹興十四年，有路凡十七。十七路者，利州路分東西也。見於宋志則曰：

後分利州路爲東西路。

而通考（卷三一五頁二五下）『則謂紹興十四年，鄭剛中請以利州路分東西』。與宋志實同一事也。故有路十七：

兩浙東	兩浙西	京西南	淮南東	淮南西
江南東	江南西	荆湖南	荆湖北	成都府
潼川府	利州東	利州西	夔州	福建
廣南東	廣南西			

### 己 乾道四年復舊制

宋史（卷八九頁六下）地理志曰：

乾道四年（公元一一六八），（利州東西路）合爲一路。

於是天下仍爲一十六路。

### 張家駒致譚其驤第一書

關於宋朝事實陝西六路問題，頗有欲求教於先生者。生自始對宋朝事實所載即極爲懷疑；自後執筆重行整理材料，自覺煥然大白。生之所以不取其材料者，有如下之解釋：

（一）宋朝事實所載，應爲宣和和初幽燕未平之制（跋語云云）。今考其所載，俱與當時實際之情形不合，如京東之分東西，京西之有南北，河北之有東西。查之史籍，均屬無有，則吾人可知宋朝事實所載爲元豐二十三路之制。惟當時陝西分置轉運司（見宋志），故李氏即就二十三之制而加上陝西諸路也，可以無疑。宋人記地理制度之書，多以元豐二十三路作標準，如歐陽忞之輿地廣記，爲政和時書，而政和亦無此制度，實元豐時制度也。則宋朝事實不載宣和和制度，故不取其說。

（二）李氏所載，其主旨在於『州縣之陞降』耳，故於路之區別甚不注重。其藍本當爲九域圖志等書，

故誤漏當所不免。今舉其例：

(1) 京畿路——事實無。

(2) 有京西北路而無京西南路。

今陝西之無鄜延路，延安府等州府入陝西路，亦當爲漏誤也。

(三) 讀宋史職官志，謂宣和初置都司二於陝西，漕司三員分領六路，可知仍分六路之制。生曾一度以爲陝西當時共有漕員五人，故陝西共有五路。厥後查宋史地理志，謂宣和四年收復燕山府路及雲中府路之地，天下共二十六路。陝西如分五路，則與二十六之數不符，僅得二十五路已。故知宋朝事實漏鄜延路之目也。

(四) 事實但云陝西路，而陝西路之下有永興軍路；所謂陝西路，不過事實沿習慣之稱呼而已。何以知之？苟當時永興鄜延合併一路而以陝西爲名，則其下不應再有永興軍路。然則其合六路而總之曰陝西，沿習慣上之稱呼也，可以大明。

既有以上之解釋，故宋代分路攷一文，絕未提及李攸事實之制。

又南宋是否以安撫使分路？因時間所限，未能細查。生初因北宋一代，較爲複雜，故翻長編凡二次，逐年查對，故知當時並未改制。至南宋以後，是否已改？頗有可疑之處，雖未經細查，然讀宋志似即可知其未改。亦有如下之解釋：

(一) 宋志卷八八頁六上：『江南東西路，建炎元年，以江寧府洪州並升帥府。四年，合江東西爲江南路，以鄂岳來屬。又置三帥：鄂州路統鄂，岳，筠，袁，虔，吉州，南安軍。江西路統江，洪，撫，信州，興國，南康，臨江，建昌軍。建康府路統建康府，池，饒，宣，徽，太平州，廣德軍。則江南東西合併爲一事，又置三帥府爲一事，其不言合江東西分爲三路，實仍以轉運司爲分路之主也。

(二) 宋史職官志又載南渡後淮南路曾一度分七路置安撫司，此七路之名不見於地理志，又不常見於其他史籍，此誠可怪者！苟以安撫使爲分路之主，地理志當大書分淮南爲七路也。

(三) 通考戶口考引宋會要載嘉定十六年制，仍分十六

路，因知其仍以轉運司爲主也。

以上之理由，爲生不取安撫使分路之理由，故言南宋制度處一以轉運司爲標準。又以時間所限，未能逐年往繫年錄，三朝政要等書上細對。日後有暇，當補成之。

元祐元年諸路之合併，則甚確。蓋見之史冊者，皆合而不分也。長編載有每路置使一員之詔，並司馬溫公奏對一文，因引於文中。細查其合併之情形，與提點刑獄之合併同，故引合併提點刑獄之詔以明之矣。

### 張家駒致譚其驤第二書

生謂利州路分東西實原於疏忽，蓋以地理志中言之鑿鑿，因未細翻對紀傳也。至若謂輿地廣記宋朝事實所記非當時制度，雖似失諸過當，然亦未嘗無所根據也。試舉李燾長編所載，證明元祐元年以後永興軍，秦鳳，京東，京西，淮南東西等路之合併似爲事實：

「詔河北，陝西轉運提點刑獄司，共同按行相度……」（卷373，頁9下）

「淮南路轉運司言……」（卷374，頁21上）

「詔鄭滑州並隸京東路」（卷374，頁23上）

「陝西路轉運司言，本路近些……」（卷375，頁1上）

「河北轉運……司言」（卷375，頁12上）

「京東路轉運司言」（全）

元祐元年以後屢見之，此生之所以大惑不解者也。

官志之語百思不得解，恐仍係分六路也。敢陳鄙見，尚祈賜教爲荷。

### 譚其驤致張家駒第二書

驤謂元祐元年後京東京西淮南等路祇提點刑獄合併而轉運司未併者，不僅係根據元祐元年之史文作字面解釋，且有元祐元年後之記載可以證實之。試舉數則：如食貨志崇寧三年有京西北路，是京西分南北也。政和三年有河北西路，是河北分東西也。元符元年提點京東刑獄程堂言京東河北災，民流未復，今轉運司東西路歲額無慮二百萬，是明言京東於提點刑獄爲一路，於轉運則爲東西二路也。至來書所舉元祐後祇稱河北淮南而不分東西諸條，竊以爲此乃當時人沿襲北宋早年制度之言，非可取資考證。此例非一，如熙寧五年，已分京西爲南北，淮南爲東西，而本紀熙寧六年有云，『京西淮南兩浙江西荆湖六路』，仍以京西淮南作一路計亦是也。知本紀熙寧六年所言之不足爲據，則可知長編所載



諸條之非元祐後事實矣。

### 張家駒致譚其驤第三書

來示教悉。先生所言各點，生亦大以爲然，蓋生所言元祐元年分路各點，所舉證據均極不充分，至是已大白矣。前所舉列河北淮南不分路之例，亦當如先生言，乃當時人沿襲北宋早年制度已。竊以爲考據之難即在於此。蓋當時人記之無心，而後人反因此而鑿鑿有據也。

### 張家駒致譚其驤第四書

來示敬悉。關於刊印討論函件事，生意以爲甚是，刻已將第二次來示奉上。至第一函，因房舍搬遷時曾將所有函件包裹，存於四樓之儲物室，一時竟未覓得，至爲抱歉。惟大意生亦能約略憶之，大概尊函所言三事：

1. 宋代分路不以安撫經略司分路，誠如生說。
2. 生所謂政和輿地廣記，宣和宋朝事實所載非當時制則非（生謂爲元豐制，今亦覺其非），蓋宣和二十六路，不如生之所說，元祐元年合併淮南，河北……等路爲提點刑獄司，非轉運使司也。故宣和二十六路當爲陝西六路之廢，但所廢之年月不可考。宋朝事實無郵延路只能如生言遺漏。至宋史官志所謂以都漕二

員置長安，漕臣三員分領六路則頗費解。

3. 南宋以後亦不以安撫使分路，但生文中有利州路分東西，又自亂其例。

來示中大意大概若是，苟先生不嫌煩瑣，或可重寫一篇，刊之篇末也。

要研究西北問題，  
要研究國族問題，

不可不明白回民的情形，  
不可不知道回教的真諦；

所以必須要定一份

## 月 華 旬刊看！

### 定價

每期大洋六分……  
半年十八期大洋九角八分……  
全年卅六期大洋一元八角六分

郵費  
在內

社址：北平東四牌樓

（如蒙匯款請在票面上註明「由東四支局兌取」字樣）

# 清代地理沿革表 (續)

趙泉澄

## 五 南京，江南省，江蘇省，安徽省

南京，江南省一部分，江蘇省：

順治初年，仍屬南京；二年，改屬江南省；康熙六年，裁江南省，分設江蘇省。

應天府，江寧府——順治初年仍，應天府領縣八：上

元，江寧，句容，溧陽，溧水，江浦，六合，高淳；

二年，改爲江寧府：仍領縣八。

雍正八年，溧陽縣往屬鎮江府：領縣七。

蘇州府——順治初年仍，領州一：太倉；縣七：吳，長

洲，崑山，常熟，吳江，嘉定，崇明。

雍正二年，長洲縣分設元和縣，吳江縣分設震澤縣，

常熟縣分設昭文縣，崑山縣分設新陽縣，嘉定縣分設

寶山縣，太倉州分設鎮洋縣，隸府屬；尋，又升太倉

州爲直隸州，鎮洋，嘉定，寶山，崇明四縣往屬：領

縣九。八年，於吳江縣設太湖廳，隸府屬：領廳一縣

九。

光緒二十二年，於府附郭縣地，英國設英租界，日本

設日租界；三十年，蘇州府管糧通判移駐洞庭西山，改爲靖湖廳撫民通判：領廳二縣九。

宣統三年裁靖湖廳入太湖廳：領廳一縣九。

松江府——順治初年仍，領縣三：華亭，上海，青浦；

十三年，華亭縣分設婁縣：領縣四。

雍正二年，華亭縣復分設奉賢縣，婁縣分設金山縣，

上海縣分設南匯縣，青浦縣分設福泉縣，隸府屬：領

縣八。

乾隆八年，裁福泉縣入青浦縣：領縣七。

嘉慶十年，上海南匯二縣分設川沙廳，隸府屬：領廳

一縣七。

道光二十五年，英國於上海縣地設英租界；二十八

年，美國又於其地設美租界；二十九年，法國又於其

地設法租界：仍領廳一縣七。

同治二年，英美兩租界合併，成爲外人租界，又曰洋

涇浜北首外人租界：仍領廳一縣七。

光緒二十五年，英美外人租界復擴充爲各國之公共租

界：仍領廳一縣七。

常州府——順治初年仍，領縣五：武進，無錫，江陰，宜興，靖江。

雍正二年，武進縣分設陽湖縣，無錫縣分設金匱縣，宜興縣分設荆溪縣，隸府屬：領縣八。

鎮江府——順治初年仍，領縣三：丹徒，丹陽，金壇。

雍正八年，江甯府之溧陽縣來屬：領縣四。

咸豐十一年，英國於丹徒縣地設英租界：仍領縣四。

光緒三十年，蘇州府海防同知移駐太平洲，改為太平應撫民同知：領廳一縣四。

淮安府——順治初年仍，領州二：海，邳；縣九：山陽，鹽城，清河，安東，桃源，沭陽，贛榆，宿遷，睢寧。

雍正二年，海州升為直隸州，贛榆，沭陽二縣往屬；

邳州升為直隸州，宿遷，睢寧二縣往屬。九年，山陽

鹽城二縣分設阜寧縣，隸府屬：領縣六。

揚州府——順治初年仍，領州三：高郵，泰，通；縣

七：江都，儀真，泰興，興化，寶應，如皋，海門。

康熙十一年，海門縣圯於海，裁縣入通州：領州三縣

六。

雍正元年，儀真縣改為儀徵縣；二年，通州升為直隸州，如皋，泰興二縣往屬；九年，江都縣分設甘泉縣：領州二縣五。

乾隆三十三年，泰州東境分設東臺縣，隸府屬：領州二縣六。

宣統元年，儀徵縣改為揚子縣：仍領州二縣六。

徐州，徐州府——順治初年仍，領縣四：蕭，碭山，豐，沛。

雍正十一年，徐州直隸州升為府，於所屬四縣外，於州地增置銅山縣為府治；降邳州直隸州為州，暨所屬宿遷，睢寧二縣並隸府屬：領州一縣七。

太倉州——雍正二年，蘇州府之太倉州升為直隸州，蘇州府之鎮洋，嘉定，寶山，崇明四縣來屬：領縣四。

乾隆三十三年，崇明縣分設海門直隸廳：仍領縣四。

海州——雍正二年，淮安府之海州升為直隸州，淮安府之贛榆，沭陽二縣來屬：領縣二。

邳州——雍正二年，淮安府之邳州升為直隸州，淮安府之宿遷，睢寧二縣來屬：領縣二。十一年，邳州直隸



州降爲州，暨所屬宿遷，睢寧二縣往屬徐州府。

通州——雍正二年，揚州府之通州升爲直隸州，揚州府之如皋，泰興二縣來屬：領縣二。

乾隆三十三年，通州分設海門直隸廳：仍領縣二。

海門廳——乾隆三十三年，於太倉直隸州，通州直隸州地分設海門直隸廳：無屬領。

南京，江南省一部分，安徽省：

順治初年，仍屬南京；二年，改屬江南省；康熙六年，裁江南省，分設安徽省。

安慶府——順治初年仍，領縣六：懷寧，桐城，潛山，太湖，宿松，望江。

徽州府——順治初年仍，領縣六：歙，休寧，婺源，祁門，黟，績溪。

寧國府——順治初年仍，領縣六：宣城，寧國，涇，太平，旌德，南陵。

池州府——順治初年仍，領縣六：貴池，青陽，銅陵，石埭，建德，東流。

太平府——順治初年仍，領縣三：當塗，蕪湖，繁昌。

光緒三十年，英國於蕪湖縣地，設英租界：仍領縣

三。

廬州府——順治初年仍，領州二：無爲，六安；縣六：合肥，廬江，舒城，巢，英山，霍山。

雍正二年，六安州升爲直隸州，英山，霍山二縣往屬：領州一縣四。

鳳陽府——順治初年仍，領州五：壽，泗，宿，穎，亳；縣十三：鳳陽，臨淮，懷遠，定遠，五河，虹，霍丘，蒙城，盱眙，天長，靈璧，潁上，太和。

雍正二年，泗州升爲直隸州，盱眙，天長，五河三縣往屬；潁州升爲直隸州，潁上，霍邱二縣往屬；亳州升爲直隸州，太和，蒙城二縣往屬；十一年，壽州分設鳳臺縣，隸府屬：領州二縣七。

乾隆十九年，裁臨淮縣歸併鳳陽縣；四十二年，裁虹縣入泗州直隸州：領州二縣五。

咸豐十年，移鳳臺縣治於下蔡地：仍領州二縣五。

廣德州——順治初年仍，領縣一：建平。

和州——順治初年仍，領縣一：含山。

滁州——順治初年仍，領縣二：全椒，來安。

六安州——雍正二年，廬州府之六安州升爲直隸州，廬

州府之英山，霍山二縣來屬：領縣二。

泗州——雍正二年，鳳陽府之泗州升為直隸州，鳳陽府之盱眙，天長，五河三縣來屬：領縣三。

乾隆四十二年，鳳陽府之虹縣裁併入州：仍領縣三。

穎州，穎州府——雍正二年，鳳陽府之穎州升為直隸州，鳳陽府之穎上，霍邱二縣來屬：領縣二。十三年，穎州直隸州升為府，於所屬二縣外，於州地設阜

陽縣為府治；降亳州直隸州為州，暨所屬太和，蒙城二縣並隸府治：領州一縣五。

同治五年，於府東北地置渦陽縣，隸府屬：領州一縣六。

亳州——雍正二年，鳳陽府之亳州升為直隸州，鳳陽府之太和，蒙城二縣來屬：領縣二。十三年，亳州直隸州降為州，暨所屬太和，蒙城二縣往屬穎州府。

# 正風半月刊

第一卷第十六期

吳柳隅主編

## 目錄

職業之趣味	吳貫因
中國通貨膨脹問題	李應光
中國的政治	余天休
一九一四年以來各國不換紙幣之發行(完)	方銘竹
近年來列強與締結盟約的總檢討	荆玉珩
蘇俄在遠東作戰之準備	余天休
人口思想史(續)	高希庸
朱子論心	孫道昇
先秦楊朱學派(續)	孫道昇
莊子天下篇的作者問題	孫道昇
明前遠師資崇煥傳(續)	孫道昇
北平法源寺沿革考(續)	羅伯麟
凌霄閣筆記	徐彬
林琴南先生論畫(續)	張仲溪
樵隱廬隨筆	張仲溪
夷白樓隨筆	張仲溪
文錄：曾剛父詩集序	梁超
詩林：古今體共五首	延爽
中國婚姻問題與家庭的關係	卓成
冀豫會匪誌(完)	卓成
廣東省三年施政計劃說明書	卓成
本國時事要略	卓成
外國時事要略	卓成

定價全年四元郵

費四角八分半年

二元二角郵費二

角四分零售每冊

二角

總發行所天津法

租界三十三號路

正風社

電話三二八八五

# 宋雲行紀箋註

法國沙畹 H. Chavannes 撰 馮承鈞譯註

Voyage de Song Yun dans l'Udyana et le Gandhara. (518-522)

## 緒言

五世紀初年，宋雲等經歷烏菴乾陀羅等國行紀，Abel Rémusat 于其佛國記註疏中已有節譯之文（註一）。此書在其死後四年，一八三六年時始見出版，一八三三年時 G. F. Neumann 有全譯本（註二），一八六九年時 S. Beal 亦有全譯本（註三），惟諸譯皆未免疏誤。近年來 A. Foucher 所撰乾陀羅古地誌疏證（註四）已將宋雲行紀中之若干考古問題解決。JK Marguart 亦將 A. Beal 之若干錯誤糾正（註五）。似應參合此類新證，並將所餘尙未闡明諸點說明，是即余將嘗試爲之者也。

註一 Foe kue ki, p. 48-51. 惟據邊裔典將烏菴條譯出。

註二 Pilgerfahrten buddhistischer Priester von China nach Indien, Leipzig, 1833.

註三 Travels of Fah-hian and Song-yun, Buddhist pilgrims, from China to India (400 A. D. and 518 A. D.),

散見下述諸書之中：

註四 Notes sur la géographie ancienne du Gandhara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t. 1. 1901, p. 322-369)

Londres Trubner, 1869.

註五 Fransahr, Berlin, Weidmann. 尤應參照 211-212, 244-245 等頁。

關於宋雲行程之記載，除吾人所錄之行紀本文外，

五五四年魏收撰魏書卷九十四云：『熙平元年（五一六）詔遣沙門惠生使西域採諸經律。正光三年（五二二）冬還京師，所得經論一百七十部行於世』。

六四四年李延壽撰北史卷九十七云：『初，熙平中（五一六至五一七），明帝遣賸伏子統宋雲沙門法力等使西域，訪求佛經，時有沙門慧生者亦與俱行。正光中（五二〇至五二四）還。慧生所經諸國不



能知其本末及山川里數，蓋舉其略云』。

按慧生行傳，李延壽似已見之；蓋北史西域傳嚧嚧迄乾陀羅諸條顯爲錄諸行紀之文。惟騰伏子即魏書卷一百〇二之王伏子，與沙門法力皆不知爲何許人。

六五〇年道宣撰釋迦方志卷下云：『後魏神龜元年（五一八），敦煌人宋雲及沙門道生等從赤嶺山傍鐵橋至乾陀衛國 Gandhara 雀離浮圖所，及反尋於本路』。

又據一二六九及一二七一年間刊行之佛祖統紀卷三十八云：『正光二年（五二二），敕宋雲沙門法力等往西天求經。四年（五二三），宋雲等使西竺諸國還，得佛經一百七十部』。

根據上引諸文，宋雲往還年月頗不一致，然可據行紀本文決之。考行紀所載，惠生發足於神龜元年（五一八）十一月，以神龜二年（五一九）七月二十九日入朱駒波國（今葉城縣治），九月中旬入鉢和國 Wakhan，十月初旬入嚧嚧國 Ephthalites，十一月初入波斯國（鈞按爲今之Nebak），十一月中旬入除彌國，十二月初入烏菴國（鈞按原作 Udyana，

誤，似應從 Sylvain Lévi 之考訂改作 Uddiyana）。至正光元年（五二二）四月中旬入乾陀羅國 Gandhara，留烏菴國二年，至正光三年（五二三）二月始還。

故事相傳，宋雲還至葱嶺，曾遇達磨 Bodhidharma。據云：『魏宋雲奉使西域迴，遇師於葱嶺，見手携隻履，翩翩獨逝。雲問何去？曰「西天去」。又謂曰，「汝主已厭世」。雲聞之茫然，別師東邁。暨復命，明帝已登遐矣（五二八）。迨孝莊即位，雲具奏其事，帝令啟壙視之，惟空棺一革履存焉』。按上文並見佛祖統紀卷三十八，佛祖歷代通載卷十，河南通志卷三十三。統紀繫其事於五三五年之下，顧明帝歿於五二八年，宋雲等還於五二二年，顯係後人增飾之文。但此傳說頗見風行，而中國畫師繪達磨像者皆繪達磨手持一杖，上繫隻履。宋雲慧生皆已撰有行紀。隋書經籍志卷三十三著錄慧生行傳一卷，舊唐書經籍志卷四十六，新唐書藝文志卷五十八並著錄宋雲魏國以西十一國事一卷。茲二書皆佚，賴有洛陽伽藍記識其概略（註六）。

註六 按洛陽伽藍記現有下列諸本：（一）漢魏叢書本（初刊本無），（二）一六二八至一六四三年津逮秘書本，（三）明

刻古今逸史本，(四)一八〇五年刊學津討原本，(五)如  
 愚本，(六)真意堂活字本，(七)一八三四年吳若準刊  
 本，附有集證一卷，(八)趙清常校鈔本。茲據津逮秘書本  
 為主，並以漢魏叢書本對校。此外慧生宋雲行紀並散見古  
 今圖書集成邊裔典諸國條下，其文皆同漢魏叢書本。海國  
圖志卷二十九節錄之文較異。法苑珠林所引西域志，亦可  
 補訂關於雀雅寺記載之缺。北史卷九十七諸傳，亦足補正  
 行紀之疑文。

洛陽伽藍記，後魏楊街之撰，考其撰年約當五四七  
 年前後。後魏自四九四年始遷都洛陽，至五三四年復遷  
 都於鄴（今臨漳縣治西南），諸寺僧尼亦與時徙。原有寺一千  
 三百六十七所，至是僅餘四百二十一所。五四七年，街  
 之因行役重覽洛陽，城郭崩毀，宮室傾覆，寺觀灰燼，  
 廟塔圯墟，恐後世無傳，故撰斯記。先以城內爲始，次  
 及城之東南西北，都爲五卷；其第五卷紀錄城中二寺之  
 後，言及聞義里有燉煌人宋雲宅，因之兼及宋雲與惠生  
 向西域取經事。據街之云：『惠生行紀事多不盡錄，今  
 依道藥傳宋雲家記，故並載之，以備缺文』，則其所記  
 取材有三矣。按道藥亦作道榮，釋迦方志卷二云：『後

魏太武末年（四五二），沙門道藥從疏勒 Nachal 道入，經  
 懸度到僧伽施國 Sankasya（今 Sau Kisa），及反還尋故道，  
 著傳一卷』。

後魏帝后興建塔寺於洛陽者，當首數宣武靈皇后胡  
氏，宋雲惠生西行即在胡后當國之時。后姑爲尼，入講  
 禁中；后有妾行，世宗（五〇〇至五一五）聞之，召入掖  
 庭。後魏舊制，宮中生子則殺其母；及后生男，乃廢此  
 制。肅宗（五一六至五二八）踐祚，尊后爲皇太妃，後尊爲皇  
 太后，臨朝聽政。后性聰悟，多才藝，姑既爲尼，幼相  
 依託，略得佛經大義，親覽萬機，手筆斷決；然嬖亂肆  
 情，爲天下所惡，屢殺皇族大臣，文武解體，所在亂  
 逆，而母子之間嫌隙屢起。五二八年陰行鳩毒，肅宗暴  
 崩，立臨洮王子釗爲主，年始二三歲，天下愕然。及爾  
朱榮稱兵度河，太后盡召六宮，皆令入道，太后亦自落  
 髮。榮遣騎拘送太后及幼主於河陰，並沈於河。

宋雲惠生之西行，后曾敕付幡千口，錦香囊五百  
 枚，王公卿士幡二千口，並齎有詔書。記云嚧嚧王『見  
 大魏使人，跪受詔書』，烏菴國王『見大魏使宋雲來，  
 拜受詔書』，乾陀羅王『凶慢無禮，坐受詔書』，則其

不僅巡歷聖蹟，且負有外交使命矣。

宋雲惠生歸時，携回印度經文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此事亦無足異，緣當時之烏菴乾陀羅爲『大乘教』之中心（註七）。因辛頭河 Indus 北突厥種族之影響，以純粹佛說與烏菴國燦爛的魔術相參合，復益之以伊蘭之傳說，連同晚代希臘造像之若干解釋，由是構成一種與恆河沿岸原始佛教關係甚遠的神學。因其成分之複雜，似較舊說爲優，乃名之曰『大乘』，而與真正佛教之『小乘』對立矣。

註七 參考 Senart, Notes d'épigraphie indienne, Journ.

Asia t. 8. série t. xv, 1890, p. 161; & A. Pouchet, L'art bouddhique dans l'Inde, Revue de l'hist. des religions vol. xxx, p. 358-359.

『大乘』說成立雖晚，然其自負爲佛教之正統，亦不下於『小乘』；爲取信於信徒，特在辛頭河流域創建若干佛蹟：中印度有四大塔 stupa，北印度亦有四大塔（見佛國記），伽耶城 Bodh-Gaya 有佛影，那竭城 Nagarahara 亦有佛影，那竭國界薩羅城 Hidda 有佛頂骨 usnisa，弗樓沙國 Purusapura-Peshavar 有佛鉢 patra（並見佛國記，西

域記）。由是印度佛教聖地有二：一在辛頭河流域，一在恆河流域。中夏巡禮之僧俗多先歷辛頭，後赴恆河；蓋中印通道中，直達中印度之尼泊爾 Nepal 一道，在唐代以前似尙不知有之。常循之路，蓋爲葱嶺 Pamirs 南達克什米爾 Cachemire 與烏菴之路。有不少巡禮之人，如宋雲惠生之徒者，且不遠赴中印度，而以弗樓沙國或咀叉尸羅 Takasila 爲終點也。乾陀羅在佛教傳播中夏中任務重大之理，蓋不難知之矣。

其所影響者不僅佛典爲然，即在藝術之中亦可見之。至用何種方法流布？關於建築方面者，觀此行紀可以知之。行紀所引五世紀中葉之道藥傳已將雀離浮圖各部份之大小容積說明。惠生並減割行資，妙簡良匠，以儉摹寫雀離浮圖儀一軀及北印度之四塔。既有此種摹本與尺度，中國建築家自不難於國內仿建之。對於造像與繪畫，顯然亦用相類方法，故魏時爲佛教藝術極盛之時。後魏自四一四年以來，尤於四六〇及四六五年中建都山西北部之時，曾於大同西三十里之武周山中鑿岩造像，極其壯麗。嗣後世宗又在洛陽之龍門山中鑿岩造像，其工程始於五〇〇年，至五二三年方竣。胡后之



時，曾增修之。並於五一六年在洛陽城中建有永寧寺，中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爲之，舉高九十丈；有剎，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剎上有金寶瓶 Kalasa，容二十五石，寶瓶下有承露金盤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鐸，上下九級有鐸一百二十枚，金鈴五千四百枚（見洛陽伽藍記卷二）。此種工程模型，或經宋雲以前巡禮之人輸入也。

觀宋雲行紀，可知流行於乾陀羅與烏菴一帶之佛教，同流行於摩伽陀 Magadha 一帶之佛教，不可相提並論；又可知中印交際，北印度較中印度爲易爲多；並可使吾人了解以辛頭河爲中心之『大乘』說及乾陀羅之藝術，何以在遠東大事發展之理。印度佛教傳布中國之圖案，蓋有一不同之色彩，應將其重要闡明也。

## 行紀疏證

### 聞義里

按伽藍記卷五：『洛陽城東北有上高里，殷之頑民所居處也；高祖名聞義里』。

有燉煌人宋雲宅。

按燉煌爲赴西域通道要塞之一。徐松西域水道記卷三，位其地於黨河右岸；沙州在河之左岸，與燉煌相對。洪鈞中俄地圖誤以燉煌在西，沙州居東。

雲與惠生俱使西域也。神龜元年（五一八）十一月冬，太后遣崇立寺比丘惠生向西域取經，

按漢魏叢書本（以後皆稱漢魏本）作『與惠生向西域取經』。

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初發京師，

按即洛陽。

西行四十日至赤嶺，

按赤嶺在今西寧之西，七三四年曾於其處建有唐與吐蕃贊普分界碑。新唐書卷四十地理志，鄯州鄯城（今西寧）條下云『西六十里有臨蕃城，又西六十里有白水軍綏戎城，又西南六十里有定戎城，又南隔澗七里有天威軍，故石堡城』，『又西二十里至赤嶺』。逾此有大非川，此川應爲青海西岸之布喀音噶爾 Boukhain-ko，過此至吐谷渾界。新唐書所載路程，應爲宋雲等

行程之所經。

即國之西疆也。皇魏關防，

按漢魏本『關防』作『聞訪』

正在於此。赤嶺者，不生草木，因以爲名。其山有鳥鼠同穴，異種共類，

按漢魏本作『共數』。

鳥雄鼠雌，共爲陰陽，即所謂『鳥鼠同穴』。發赤嶺，西行二十三日，渡流沙，至吐谷渾國。

按吐谷渾，遼東鮮卑種，立國於今之青海，至六六三年爲吐蕃所滅。昔日闐那多 Jnanagrypa 從乾陀羅 Gandhara 赴長安，亦經吐谷渾與鄯州。據續高僧傳卷二所載行程，路由迦臂施 Kapisa (Kafiristan) 踰大雪山 Hindu kush 西足，至厭怛 Hephthalites 國 Badakshan，又經渴羅槃陀 Tach Bokurgane (今蒲犁縣治)，于闐 Khotan，吐谷渾等國，便至鄯州。

鈞按沙畹以闐那多至長安之年爲五三五，乃循續高僧傳大統元年之誤。其年應任五五九至五六〇年之

間，鄯撰歷代求法翻經錄第一一〇則別有考。

路中甚寒，多饒風雪，飛砂走礫，舉目皆滿；惟吐谷渾城

按當時之吐谷渾可汗爲伏連籌，其名至五二四年尙見中國史書（通鑑綱目）著錄，其子夸呂初見中國史書之時在五四〇年（資治通鑑）。夸呂立，始自號爲可汗，居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北史卷九十六）。假定伏連籌亦都伏俟，宋雲所記之吐谷渾城應在今布喀音噶爾沿岸尋之。

左右煖於餘處。其國有文字，況同魏

按此處應爲句斷，猶言文字與魏同也。

鈞按，此處疑有脫訛。

風俗政治，多爲夷法。從吐谷渾西行三百五十里，至鄯善城。

按漢之鄯善近于今之哈密，唐時則在今羅布泊 Lop-nor 南三百里。宋雲所言之鄯善城既爲從青海赴于闐行程之所必經，應爲後一鄯善。

鈞按沙畹鄯善近哈密之說，並非完全因襲清人考證之誤。元和郡縣志卷四十，納職條下云：『其城鄯善人

所立，胡謂鄯善爲納職，因名縣焉。又云：『東北去伊州（今哈密）一百二十里』。舊新唐書地理志亦謂其城鄯善戎居之。考其地望，納職應爲今之拉布楚克 Yapchuk。拉布 lap，羅布 lop 以及西藏語名鄯善之 o，皆似不無關係。時哈密爲鄯善或樓蘭北界，而其都城應從水經注卷二，澤 Lop-nor 在樓蘭國北之說。緣此說可取證于西域記，沙州圖經，新唐書地理志以及宋雲行紀也。至若羅布湖南樓蘭鄯善之古都，似祇有今塔羌縣治卡克里克 Charklik 可以常之。

其城自立王，爲吐谷渾所吞。

按漢魏本作『其城立王爲吐谷渾所居』。考北史卷九十六，亦云『地兼鄯善且末』。

今城「內主」是吐谷渾第二息寧西將軍，

按吐谷渾亦有將軍官號，北史卷九十六云：『官有王公僕射尙書及郎中將軍之號』。

總部落三千以禦西胡。從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

按宋雲從鄯善赴于闐之路程，顯爲新唐書卷四十三所載之路程，亦爲玄奘東返之路程。宋雲所誌鄯善以西

諸城名，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又一千二百七十五里至末城，又西行二十二里至捍磨城，又西行八百七十八里至于闐國。唐書路程則以沙州爲起點。茲取其鄯善以西諸地核之。據載石城鎮，漢樓蘭國也，亦名鄯善，在蒲昌海 Lop-nor 南三百里。又西二百里至新城，亦謂之弩支城。又西經特勒井，渡且末河，五百里至播仙鎮，故且末城也。又西經悉利支井，祿井，勿遮水，五百里至于闐東蘭城守捉。又西經移杜堡，彭懷堡，坎城守捉，三百里至于闐。茲再取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所載玄奘東歸行程核之，發于闐（今和闐西之 Yotkan）三百餘里，東至婁摩城；又行二百餘里至泥壤城（今尼雅 Niya）；又行四百餘里至覲貨羅故國；又行六百餘里至折摩馱那故國，即沮洳地；又東北行千餘里至納縛波故國，即樓蘭地。

鈞按唐書之新城，沙州都督府圖經一作弩之。沙晚誤以之爲納縛波 Nabada。此納縛波既爲故樓蘭鄯善，則其西二百里之新城似爲今之巴什什里 Vash shahr，折摩馱那應爲近年出土寫本著錄之 Calmadana，其地如非今之且末縣治車爾成 Charchan，亦必在其附近。



### 至左末城。

按此左末即玄奘之沮洳。唐書之且末，唐書地理志爲播仙鎮，郭元振傳（舊唐書卷九十七）爲播仙城。

城中居民可有百家，土地無雨，決水種麥，不知用牛，耒耜而田。城中圖佛與菩薩，乃無胡貌；訪古老云，是呂光伐胡所作。

按三八二年，前秦主苻堅遣其將呂光征西域，取焉耆 Karachar 龜茲 Koutcha。兵還，聞前秦亡，乃於涼州建後涼國。

從左末城西行一千二百七十五里至末城。

鈞按此城應在今于闐縣北 Uzun tati 附近。

城傍花果似洛陽，唯土屋平頭爲異也。從末城西行二十二里至捍摩城。

按漢魏本作『捍摩城』（後同）。據宋雲行紀此城距于闐八百七十八里，里數似不可靠。又據行紀，騰空飛來佛像在此城南十五里寺中，乃考西域記卷十二，此像即在媲摩城，則宋雲之捍摩應爲玄奘之媲摩。惟媲摩在

于闐東三百餘里，核以上引唐書地理志之路程，于闐東三百里爲坎城守捉也。據斯坦因 Stein 之調查，媲摩在今于闐縣 Keriya 和闐縣 Khoten 中間之 Uzun tati 地方。

鈞按宋雲行紀所載里數，必應有誤。宋雲之捍摩應即玄奘之媲摩，似亦爲史記之扞梁，前漢書之扞彌，後漢書之拘彌，新唐書之汗彌建德力城，或亦爲五代史之紺州也。

南十五里有一大寺，三百餘衆僧。有金像一軀，舉高丈六，儀容超絕，相好炳然；面恒東立，不肯西顧。父老傳云：此像本從南方騰空而來。

按西域記卷十二云：『聞之士俗曰，此像昔佛在世，

橋賞彌國 Kaucambi 鄔陀衍那 Udayana 王所作也。

佛去世後，自彼凌虛至此國北曷勞落迦城』。

鈞按曷勞落迦城業經 Huber 考訂其梵名爲 Rauruka。

### 于闐

按漢魏本作『于殿』。

國王親見禮拜，載像歸。

按漢魏本作『像載歸』。

中路夜宿，忽然不見。遣人尋之，還來本處，即起塔，封四百戶，供灑掃戶。人

按漢魏本作『人戶』。

有患，以金箔貼像所患處，即

按漢魏本無『即』字。

得除愈。後人於像邊

按漢魏本作『於此像邊』。

鈞按西域記卷十二亦云：『凡有疾病，隨其痛處，金薄貼像，即時痊復』。

造丈六像者，及諸像塔，乃至數千，懸綵幡蓋亦有萬計，魏國之幡過半矣。

按此可證宋雲西行之前，後魏與于闐交際之頻。

幡上隸書多云太和十九年（四九五），景明二年（五〇一），延昌二年（五一三）；唯有一幡，觀其年號是姚秦時幡。

按漢魏本『姚秦』作『姚興』。後秦三主，三八四至

三九三年爲姚萇，三九四至四一五年爲姚興，四一六至四一七年爲姚泓。法顯西邁即在姚興之時。宋雲所見姚興時幡，得爲法顯所建也。

從捍婆城西行八百七十八里，至

按漢魏本無『至』字。

于闐國。

按于闐古都在今和闐縣治額里齊 Litchi 西七英里 Bora-zan 區中之 Yotkan 村，則處今玉璫哈什 Youtoung kach·哈喇哈什 Kara kach 二河之間矣。最先考訂者爲 Grenard，後經斯坦因所證實（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 in Chinese Turkestan）。

鈞按斯坦因之撰述，尚有下列四書可供參考：1. Ancient Khotan, 1907; 2. Ruins of Desert Cathay, 1912; 3. Serindia, 1921; 4. Innermost Asia, 1928.

按北史卷九十七云：『于闐國在且末西北，葱嶺之北二百餘里；東去鄯善千五百里，南去女國三千里，去朱俱波（今葉城縣治 Karghalik）千里，北去龜茲（今庫車 Koutcha）千四百里，去代（今大同）九千八百里；其地方亘千里，連山相次，所都城方八九里；部內有大城

五，小城數十。于闐城東三十里有首拔河，中出玉石。土宜五穀并桑麻，山多美玉，有好馬駝驢。其刑法殺人者死，餘罪各隨輕重懲罰之。自外風俗物產與龜茲略同。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衆；王尤信尚，每設齋日，必親自灑掃饋食焉。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即昔羅漢比丘盧旃（Vairocana）爲其王造覆盆浮圖之所。石上有辟支佛（Pratyekabuddha）跏趺處，雙跡猶存。于闐西（鈎按應作東）五百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俗無禮義，多盜賊，淫縱。自高昌（今吐魯蕃Turfan）以西諸國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國貌不甚胡，頗類華夏。城東二十里有大水北流，號樹枝水（Younung kach），即黃河也，一名計式水。城西十五里亦有大水，名達利水（Karakach），與樹枝水會，俱北流。此後北史記述吐谷渾可汗慕利延於四四五年爲魏兵擊敗，西入于闐殺其王，及四七〇年蠕蠕寇于闐，于闐遣使素目伽 Sumukha（c.）求救於魏孝文帝等事。

王頭著金冠，偪雞幘，頭後垂二尺生絹，廣五寸，以爲飾。威儀有鼓角金鉦，弓箭一

具，戟二枝，槊五張。左右帶刀不過百人。其俗婦人袴衫束帶，乘馬馳走，與丈夫無異。死者以火焚燒，收骨葬之，上起浮圖。居喪者剪髮劈面以爲哀戚，髮長五寸。

按津逮本一作『四寸』，如隱室本亦作『四寸』。

即就平常，唯王死不燒，置之棺中，遠葬於野，立廟祭祀，以時思之。

按『以時思之』似應作『以時祀之』。

于闐王不信佛法，有商將一比丘名毘盧旃，

按漢魏本作『有商胡將一比丘石毘盧旃』。考大唐西域記卷十二瞿薩旦那國（即于闐）條云：『王城南十餘里有大伽藍。此國先王爲毘盧折那 Vairocana（唐言遍照）阿羅漢建也。昔者此國佛法未被，而阿羅漢自迦澤彌羅國 Cachenire 至此林中』云云，則傳佈佛教於于闐之人，原名 Vairocana，應以津逮本之毘盧旃爲是。此人與西藏之毘盧旃並非一人，如 Eitel（見 Hand-book 二版一九二頁）之所誤解。後一毘盧旃爲 Padmasari-



bhava 同時之人（八世紀）。

在城南杏樹下，向王伏罪云，『今輒將異國沙門來，在城南杏樹下』。王聞忽怒，即往看毘盧旃。旃語王曰，『如來（Tathagata）遣我來令王造覆盆浮圖一軀，使王祚永隆』。王言『令我見佛，

按漢魏本作『使我見佛』。

當即從命』。毘盧旃鳴鐘告。

按漢魏本作『鳴鐘聲告』。

佛即遣羅喉羅（Rahula）變形爲佛，從空而現眞容。

按漢魏本作『而見眞容』。

王五體投地（Pancanga），即於杏樹下置立寺舍，畫作，羅喉羅像忽然自滅；于闐王更作精舍

按北史卷九十七與周書卷五十皆名贊摩寺，在城南五十里。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五謂在王城南十餘里；後云：『故此伽藍 Samgharāma 即最初之立也』。

籠之，令覆盆之影

按漢魏本作『今之覆瓦之影』。

恒出屋外，見之者無不回向。其中有辟支佛靴，

按周書卷五十云：『石上有辟支佛趺（北史作跣）處，雙跡猶存』。

如今不爛。非皮【非繪】，

按漢魏本作『非皮綵』。

莫能審之。案于闐境東西不過三千餘里。神龜二年（五一九）七月二十九日入朱駒波國。

按北史卷九十七，此國兩見著錄，其一名悉居半國，

後又於嚧嚧傳後採取宋雲行紀別立朱居國傳（鈎按，前

引北史文中之朱俱波，亦此國之同名異譯）。悉居半國條云：『

悉居半國故西夜國也，一名子合。其王號子治呼健，

在于闐西，去代萬二千九百七十里。大延（四三五至

四三九）初，遣使來獻，自後貢使不絕』。考西夜子

合兩國，並見前漢書卷九十六著錄，舊考訂以古之

西夜即今之俗勒阿里克 Yul-arik，古之子合即今之庫

克雅爾 Khonkhe-yar (Kongiar) (參照西域同文志卷三，大清一統志卷四百一十九)。茲二地相距不遠，皆在今莎車縣治（今葉爾羌 Yarkand）南二百里。Svenhedin 地圖第一圖並見著錄（Petermann's mitth., Ergänzungsheft n. 131）。北史『子治呼健』應有脫誤。蓋漢書卷九十六原文爲『西夜國王號子合王治呼健谷』也。又朱居國條云：『朱居國在于闐西，其人山居，有麥，多林果，咸事佛，與于闐相類，役屬嚙噠』。又考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上疏勒條下云：『朱俱波亦名朱俱槃，漢子合國也，并有西夜，蒲犁，依耐，得若四種地；直于闐西千里，葱嶺北三百里，西距喝盤陀，北九百里屬疏勒，南三千里女國也。勝兵二千人，尙浮屠法，文字同婆羅門』。西夜子合二國今地業已考訂如前。蒲犁依耐二國，並見前漢書卷九十六，得若國見後漢書卷一百一十八，諸國相距不遠。西域同文志卷三以蒲犁得若二國即唐代之渴槃陀，亦即今之色勒庫爾 Sarikol，或塔什庫爾罕 Tach-kourgana。但據唐書所誌，喝盤陀實別爲一國也。總之，根據中國近代考據家之考訂，朱俱波之中心似在庫克雅爾；然就地理

形勢言，似又不合。據斯坦因 A. Stein 之說，今葉爾羌南之葉城縣治哈爾噶里克 Marghalik 即處和闐赴塔什庫爾罕（鈞按即今蒲犁縣治）之通道中，而庫克雅爾山地則在旅行家習遵的通道之外。又據別一方面言，西域記之斡旬迦國，國名雖與朱俱波不同，似爲一地之同名異稱，則應以其地在今之哈爾噶里克爲是。

### 人民山居，五穀

按漢魏本作『五果』。

甚豐，食則麴麥，

按漢魏本作『麥麴』，如隱堂本作『麴麥』。

不立屠殺。食肉者，以自死肉。風俗言音與于闐相侶，文字與婆羅門同。其國疆界可五日行遍。八月初入漢盤陀國

按此國亦用不同之名稱，兩見北史卷九十七，一名『權於摩國』，故烏秣國也。其王居烏秣城，在悉居半西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七十里。一名『渴槃陀國』，在葱嶺東，朱駒波 Karghalik 西，河經其國東北流，有高山，夏積霜雪，亦事佛道，附於嚙噠。茲二國初

審之，似爲一國。得根據玉耳 Yule與斯坦因之考訂，謂渴槃陀即今之塔什庫爾罕，而烏秣一名又與西域記之烏鍛國名極其相類。此烏鍛國曾經 Diven de Saint-Martin 考訂爲今之英吉沙爾 Inggachar者也。但觀北史權於摩國（古之烏秣）在悉居半 Karghalik西南之記載，又不應以距疏勒 Kachgar近而距塔什庫爾罕遠地在北方之英吉沙爾當之。故吾人寧取大清一統志（卷三百二十）之說，而以權於摩與渴槃陀二國同爲一地。至若渴槃陀之今地，據西域同文志卷三，謂即今之塞爾勒克與喀爾楚或喀楚特兩地。塞爾勒克之名未詳（按即色勒庫爾 Sakko之轉）；喀爾楚或喀楚特，據玉耳之考訂，似 Kantit 或 Hunza 一名之轉，而誤以之爲以塔什庫爾罕爲首府之色勒庫爾者也。此國之名，諸書所錄不同。北史作渴槃陀，宋雲行紀作漢盤陀，新唐書條下曰：『渴槃陀，或曰漢陀，曰渴館檀，亦謂渴羅陀』，西域記作渴槃陀，續高僧傳又作渴羅槃陀，由此可以證明其原名爲 Karband 或 Garband。根據玄奘之譯寫方法，其中必有 r 之音，緣竭字古讀有一 r 聲收聲，昔曾用以譯寫 gar 或 kar 之音者也。可參照後此

makara 作摩竭，Nagara 作那竭城之例。

界。西行六日，

按漢魏本誤作『六月』。

登葱嶺山。復西行三日，至鉢孟城。

按漢魏本作『鉢猛城』，可以證明津逮本『鉢孟』爲『鉢孟』之誤。

三日至不可依山，其處甚寒，冬夏積雪；山中有池，毒龍居之。

按此池非西域記之大龍池，蓋大龍池在波謎羅川流域，而在渴槃陀國西五百里也。核以宋雲所記，前一龍池應在漢盤陀國中，今塔什庫爾罕之東。考宋雲行程，五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入朱駒波國（哈爾噶里克），八月初入漢盤陀國東界，復西行六日登葱嶺，又三日至鉢孟城，又三日至龍池所在之不可依山，又四日至漢盤陀都城，質言之，今之塔什庫爾罕，其時應在八月半後不遠。乃此後行程毫無所記，惟言九月中旬入鉢和國（今之和罕 Wakhan）。宋雲從塔什庫爾罕赴和罕，似由塔克敦巴什 Taghdoumbash區域經Wakhjir關，而抵烏許河 Oxus流域。



昔有商人止宿池側，值龍忿怒，咒殺商人。盤陀王聞之，捨位與子，

按漢魏本『捨位與子』作『捨子』。

向烏塲國

按漢魏本作『烏蔓國』。

學婆羅門呪；

按烏塲，西域記卷三作烏仗那Udyana（鈞按應改作Uddiya-

三），謂其國人禁咒爲藝業。

四年之中，盡得其術。

按漢魏本作『善得其術』。

還復王位，復呪池龍。

按漢魏本『復呪池龍』作『就池呪龍』。

龍變爲人，悔過向王。〔王〕即徙之

按漢魏本作『王即位徙之』。

葱嶺山，去此池二千餘里。

按漢魏本作『二十餘里』。

今日國王十三世祖。自此以西，山路欹側，危（一作長）坂千里，懸崖萬仞，極天之

阻，實在於斯。太行孟門，匹茲匪險；崤關隴坂，方此則夷。

按漢魏本作『對此則夷』。

自發葱嶺，步步漸高；如此四日，乃得至嶺：依約中下，

按漢魏本作『中夏』。

實半天矣。漢槃陀國正在山頂。自葱嶺已西，水皆西流入海，

按漢魏本作『入西海』。

世人云是天地之中。人民決水而種，聞中國田

按漢魏本作『聞中國闕』。

待雨以種，笑曰：『天何由可共期也！』城東有孟津河，

按此河應爲葉爾羌河上流之名。『待雨以種』，漢魏

本作『待雨而種』。

鈞按應爲塔什庫爾罕河，一名塔克敦巴什河。

東北流向沙勒。

按疏勒國一名沙勒，今之喀什噶爾 Kachgar。

葱嶺高峻，不生草木。是時八月，天氣已冷，

按漢魏本作『天氣已寒』。

北風驅鴈，飛雪千里。九月中旬入鉢和國。

按新唐書卷四十三下，六六一年所置西域府州，鉢和

州屬護蜜多國。又卷二百二十一下識匿條下云：『護

蜜者，或曰達摩悉鐵帝，曰鑊侶，元魏所謂鉢和者』，

『王居塞迦審城，北臨烏潯河』。西域記卷十二謂其國

都督馱多城（鈞按原文云，『尸棄尼國，督馱多城，國之都也』。

此條在達摩悉鐵帝國條與尸棄尼國條之間，似不屬鉢和）。核以上

引記載，護蜜多或護蜜應爲今之和罕 Wakhan。塞迦

審督馱多二城，即今之 Ischkeschu 與 Kandout 二城，

皆在今 Pandj 河左岸（參照 Marquart 所撰之 Iransahr, p. 224）。

北史卷九十七云：『鉢和國在渴槃陁西，其土尤寒，

人畜同居，穴地而處。又有大雪山，望若銀峯。其人

唯食餅麩，飲麥酒，服氈裘。有二道，一道西行向嚧

噠，一道西南趣烏菴，亦爲嚧噠所統』。

高山深谷，嶮道如常。國王所住，因山爲

城。人民服飾，惟有氈衣。地土甚寒，窟

穴而居。風雪勁切，人畜相依。國之南

界，有大雪山，朝融夕結，望若玉峯。十

月之初

按漢魏本作『十月初旬』。

入嚧噠國。

按北史卷九十七云：『嚧噠國 Hephthalites，大月氏

之種類也，亦曰高車之別種，其原出於塞北，自金山

而南，在于闐之西，都烏許水 Oxus 南二百餘里，去

長安一萬一百里。其王都拔底延城（註一），蓋王舍城

也。其城方十里餘，多寺塔，皆飾以金。風俗與突厥

略同。其俗兄弟共一妻；無兄弟者妻戴一角帽；若

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帽焉。衣服類加以纓

絡，頭皆翦髮。其語與蠕蠕高車及諸胡不同。衆可有

十萬。無城邑（註二），依隨水草，以氈爲屋，夏遷涼

土，冬逐暖處。分其諸妻，各在別所，相去或二百三

百里；其王巡歷而行，每月一處；冬寒之時，三月不

徙。王位不必傳子；子弟堪者，死便受之。其國無車

有興(註三)，多駝馬，用刑嚴急，偷盜無多少皆要斬，盜一責十。死者，富家累石爲藏，貧者掘地而埋；隨身諸物皆置塚內。其人凶悍能鬥戰，西域康居 Socdia-ne，于闐 Khoten，沙勒 Kachgar，安息 Boukhara，及諸小國三十許，皆役屬之，號爲大國。與蠕蠕婚姻(註四)，自太安(三五五至三五九)以後每遣使朝貢。正光(五二〇至五二四)末，遣貢師子一(註五)，至高平(註六)，遇万俟醜奴反(註七)，因留之。醜奴平，送京師(註八)。永熙(五三二至五三四)以後，朝獻遂絕。此後誌宋雲等使西域事，前已錄之。後又云：『至大統十二年(五四六)遣使獻其方物。廢帝二年(五五三)，周明帝二年(五五六)並遣使來獻，後爲突厥所破(註九)。部落分散，職貢遂絕。至隋大業(六〇五至六一六)中，又遣使朝貢方物。其國去漕國(註十)千五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

註一 鈞按沙晚以嚙嚙都城拔底延即古梵衍那國，今 Pamgin 地方之 Badkhis 區；後又在大月氏考一文中改正，以爲即巴達克山 Badakshan 之對音，而位置其地于 Fakabad 城之東。竊以其說皆誤，上引北史之文，既云『無城邑』，又云『其王巡歷而行，每月一處』，則爲游牧之國矣。北史云，『拔底延城，蓋王舍

城也』。考當時印度境外以王舍城名者，祇有慈恩寺傳卷二之縛喝羅國。此國『北臨縛喝河 (Oxus)，人謂小王舍城，極多聖跡』。西域記卷一記述亦同，唯省稱爲縛喝國。此城即古大夏都城 Bahlia，梵本中之 Bahlka，今之 Balkh 是已。北史大月氏傳『西徙都縛羅城』，疑亦指其地，似爲當時嚙嚙王巡歷所止之一處。宋雲行程所經，并未至此也。

註二 宋雲行記謂嚙嚙居無城郭，不可絕對信以爲實。前引北史已謂其王都拔底延城，當五六八年突厥初次遣使至東羅馬時，Justin 帝曾詢其所破之嚙嚙，所居爲城爲鄉，使臣答云：『其民居有城郭』。(Ménandre, Pragm. hist. graec., vol. IV. p. 226) 註三 『其國無車有輿』，語不可解，疑有脫誤。參照十七史商榷卷七十三。

註四 宋雲所見之嚙嚙王，似即以沒於五二三年之蠕蠕首領婆羅門姊妹三人爲妻之王。參照北史卷九十八。

註五 宋雲後於五二〇年至乾陀羅國之時，見跋提國送師子兒兩頭與乾陀羅王，此跋提亦得爲嚙嚙王都拔底延之省稱。設余說不誤，嚙嚙先於五二〇年送師子二頭與乾陀羅王，後於五二四年又貢師子於魏矣。

註六 高平城今尙在甘肅平涼府附近。



註七 万俟，魏十姓之一。五二四年四月（通鑑輯覽作五二五年）高平鎮敕勒酋長胡琛據高平，其將万俟醜奴助之。

註八 五三〇年四月討万俟醜奴，獲之。同年六月嚙噠貢師子至京師，參照魏書卷十。

註九 嚙噠國在五三與五六七年間爲突厥所滅，可參照西突厥

史料 Documents sur les Tou-kine occidentaux, p.226。

註十 均按原註國在大雪山 Hindou-Kouch 之北。考西域記卷

十二，曹國原名漕矩吒 Jāgudha，大都城號鵠悉那 Chasana，即隋

書誤以之爲罽賓者也。

土田庶衍，山澤彌望，居無城郭，游軍而治。以氈爲屋，

按漢魏本作『以氈爲衣』。

隨逐水草，夏則隨涼，冬則就溫。鄉土不識文字，禮教俱闕。陰陽運轉，莫知其度：年無盈閏，月無大小，用十二月一歲。

按漢魏本『歲』誤作『藏』。

受諸國貢獻，南至牒羅，

按此國未詳。

北書勅勳，

按漢魏本作『北盡敕勒』，兩本皆誤，應改爲『北盡敕勒』。敕勒一名鐵勒，其名並見唐書，其地東起嚙昆 Orkhan 河，西抵東羅馬帝國，即 Tólos 或 Tenies 是已。

東被于闐(Khoten)，西及波斯(Perse)，四十餘國皆來朝賀。

按漢魏本作『來朝貢』。

王張大氈帳，

按漢魏本『張』作『居』。

方四十步，周廻以氈氍爲壁。

按漢魏本作『以氈數爲壁』。

王著錦衣，坐金牀，以四金鳳皇爲牀脚。見大魏使人，再拜跪受詔書。至於設會，一人唱則客前，後唱則罷會。唯有此法，不見音樂。嚙噠國王妃亦著錦衣，垂地三尺，使人擎之。頭戴一角長八尺，奇長三尺，以玫瑰五色裝飾其上。王妃出則輿之，

入坐金牀，以六牙白象四師子爲牀。自餘大臣，妻皆隨傘，頭亦侶有角，團圓下垂，狀似寶蓋。觀其貴賤，亦有服章。四夷之中，最爲強大，不信佛法，多事外神，殺生血食。器用七寶，諸國奉獻，甚饒珍異。按嚧噠國去京師二萬餘里。十一月初入波斯國，

按此國非西亞之波斯 La Perse 而爲 Zebak 與 Tchitra 間之一小國，Marguier (Eranahr p. 245) 已早言之。此國在北史中名曰波知。其卷九十七云：『波知國在鉢和 (Wakhan) 西南，士狹人貧，依託山谷，其王不能總攝。有三池，傳云：大池有龍王，次者有龍婦，小者有龍子。行人經之，設祭乃得過；不祭多遇風雪之困』。

境土甚狹，

按漢魏本作『境甚狹』。

七日行過。人民山居，資業窮煎。風俗凶慢，見王無禮。國王出入，從者數人。其

國有水，昔日甚淺；後山崩截流，

按漢魏本作『後山崩絕』。

變爲二池。

鈞按應作三池，始與北史之記載相符。

毒龍居之，多有災異。夏喜暴雨，冬則積雪；行人由之，多致艱難。雪有白光，照耀人眼，令人閉目，茫然無見。祭祀龍王 (Nāgarāja)，然後平復。 (未完)

### 川康劃界

寧雅兩屬劃歸西康，政院決定暫從緩議

(成都通信)川邊之寧(遠)雅(安)兩屬，西康建省委員會請求中央劃入西康範圍問題，現已解決，茲探得蔣委員長電劉主席原文，亟誌於後。原電云：『成都劉主席勳鑒：頃接行政院孔副院長庚(八日)電告，西康前請分割區地，意在請求將四川雅寧兩屬劃入建省範圍一案，經各部會同審查，以既據四川省府陳述不能分割理由，事實上窒碍太多，擬請暫從緩議；經提出院會議決，照審查意見通過等語。特轉知照。中正元(十三日)印』

(八月二十四日，大公報)

# 于闐國攷

日本堀謙德著 紀彬譯

## 目次

- 一，國號
- 二，國勢概觀——(1)于闐之地理，(2)于闐之產業，(3)于闐之文學
- 三，建國之傳說
- 四，于闐之民族
- 五，中國史上之于闐——(1)漢代之于闐，(2)後魏時代之于闐，(3)蕭梁時代之于闐，(4)隋唐時代之于闐，(5)五代之于闐，(6)宋代之于闐，(7)後代之于闐
- 六，佛教之傳來
- 七，佛教史上之于闐——(1)第三世紀之于闐佛教，(2)第五世紀之于闐佛教，(3)第七世紀及其以後之于闐佛教
- 八，牛角山精舍
- 九，勃伽夷城
- 十，鼠壤墳

- 十一，娑摩若寺
- 十二，麻射僧伽藍
- 十三，鼓池寺院與龍女
- 十四，東西兩軍之戰地
- 十五，媿摩城
- 十六，尼壤城
- 十七，南道之沙漠
- 十八，觀貨邏及折摩駄那之舊地
- 十九，納縛波

譯者按：于闐在西域諸國中，為與中國本部關係最密之國家。其地當東西交通之孔道，夙由印度伊蘭及中國吸收三種不同系統之文化，咀囁融合，而形成一種新文明；蔚為西域文化之中心，且為東西文化溝通之關卡。北印度之佛教，一度流入于闐，即形成為其向外發展之總樞紐；由此而普及於西域諸國，更傳入中國本部及東方各民族。現行般若，華嚴等大乘經典之梵本，多



爲得自于闐者。故東西學者關於研究于闐之著作特多。

在于闐研究上，向分兩派：一以英人斯泰因氏爲代表，側重于攷古學的古物發現；他一派則以日人堀謙德氏爲代表，其研究係以古籍及漢譯經典爲根據，而將攷古學的發見一併加入，作比較綜合之研究。斯泰因氏之名著爲古于闐史，堀謙德氏之名著爲解說西域記。

按堀氏于明治四十五年，曾將其關於于闐研究之結果，在日本史學會例會（三月廿三日）上作公開之講演；以于闐攷之標題發表于同年史學雜誌第二十三編第五號。後又加以補充，列入所著解說西域記中，爲其一節（次

唐西域記卷第十二第十五節瞿薩旦那國P.992—1054）。本篇即自該書譯出。爲醒目起見，改題爲于闐國考。

堀氏解說西域記一書之體裁爲分割解說法：即將唐玄奘之西域記原文，予以割裂，而逐段加以解釋並考證，故每段均含有a.本文b.解釋c.考證三組。按考證爲著者正面意見，即精華之所在；本文爲著者發表意見之張本；二者自難割棄。唯解釋一層，乃著者將西域記原文譯爲日文，以便日人閱讀者；對於中國讀者殊爲贅瘤。故除必要處作爲註釋譯入外，餘均刪去。——譯者

識

### 一，國號

「本文」從此（註）而東，踰嶺越谷，行八百餘里，至瞿薩旦那國（唐言「地乳」，即其俗之雅言也。俗謂之渙那；匈奴謂之子遁；諸胡謂之豁旦；印度謂之風丹；舊曰于闐，譌也。）」

【註一】此指斡拘迦國（Chakuka）。斡拘迦，在「葱嶺北三百里，西距羯盤陀北九百里，屬疏勒……」（唐書）。文獻通考卷三三七疏勒條云：「南去莎車五六百里，去朱俱波八九百里」，朱俱波即斡拘迦。堀謙德及Chavannes, Stein 諸氏，均以爲即今 Karghalik 之地。

【考証】瞿薩旦那，爲梵語 Kustana 之音譯。此字，乃合 Ku（地）與 stana（乳）二字而成。斯泰因氏（M.A.Stein）在尼雅（Niya）地方發現之第三世紀佉樓文字古籍中，已有梵語國號出現。或採用 Prākrit 語之形，而用 Kustanaka 一名；或稱爲 Khotaina（Stein: Ancient Khotan, p.104—106）。由 Khotaina 變爲 Khotana，或佉樓文字之 Kho- Pana，最後乃成爲 Khotana（和闐）。印度人所稱之屈丹，顯然即由 Khotana 而來；俗語之 Kanna（渙那），蓋即



麥，玉蜀黍等；果樹有：葡萄，桃，杏，林檎，西瓜等；綿及桑樹，則隨處皆是。和闐之玉，中國稱爲崑崙玉，歷代珍重之。白玉河河床，可採白色或淡色之玉；黑玉河河床，則有綠色或濃厚色之玉；河之得名，卽以此。本文所謂『產白玉繫玉』，蓋指此也。五代史（卷七十四）于闐傳云；

『東曰白玉河，西曰綠玉河，又西曰烏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異。』

此則白玉河、黑玉河之外，尙有綠玉河。然按之實際，蓋黑玉河上游，有一支流，產品質甚劣之綠玉，因之乃想像爲另一河流耳。桑樹不產于塔里木河流域諸國，而和闐獨產之，故有養蠶製絲業之發展。據樸士列美氏（Ptolemy）所說，絲本產於『Seres國』（Issedon Serica），經波斯而輸入於歐洲。李希霍芬氏（Richthofen）則謂此『Seres國』卽和闐（Richthofen: China, I. Pp. 487. Sc.）。據普洛考皮友氏（Procopius）說，當東羅馬帝國 Justinian 帝之世，卽西曆約五百五十年時，有基督教僧二人至東方 Serinda 國，得蠶，携歸東羅馬帝國。此所謂 Serinda 國，卽爲和闐（Yule: Cathay, I. P. xiv. I.）。

斯泰因氏曾在和闐掘出古代木棉織物，可證木棉織物業之起源已甚古。卽在今日，從事斯業者尙達一萬二千戶。毛織物業之起源，蓋亦甚久遠。斯泰因氏在尼雅地方曾發現第三世紀時代製作之古代毛織物。本文云：『出麤氈細氈』，是至第七世紀時毛織物之製作仍甚盛行。今日和闐之毛織物業者，尙有千戶。和闐毛織物之規制爲印度式與中國式之折衷者，亦可稱爲于闐式，有其獨自之特色。製紙業起源亦甚古。斯泰因氏在 Dandanling 地方掘出之古代文書，被鑑定爲第五世紀之製品。和闐之製紙係以桑皮爲原料，故在塔里木流域乃歸和闐所獨占也。

三，于闐之文學——印度文學之流入于闐，其來已久。中國有朱士行者，欲求般若經之梵本，旅行于西域諸國。至于闐，得放光般若經之梵本九十章約六十餘萬言。西晉武帝太康三年（西曆二八二）使弟子弗如檀携梵本歸洛陽，是卽現行漢譯放光般若經之原本（參照開元釋教錄卷二）。若朱士行自中國出發時爲魏甘露五年（西曆二六〇），則朱士行於于闐所得般若經之梵本，第三世紀中葉時已存在於于闐明甚。梵本自印度輸入時，必更在此以



前。西曆千八百九十二年，在和闐西南三十哩之地所發現之佉樓文字之梵語法句經（參照增訂釋迦牟尼傳第十六圖），若其字體爲西曆五百年頃印度西北部所通行之字體，則此經或第六世紀時傳入于闐，亦未可知。總之，中文所譯大乘經之原本，得之于闐者不少。而大乘經乃以梵語（Sanskrit）記述者，故 Sanskrit 語印度佛教文學久已通行于闐一事，已可想見矣。本文所謂：『文字憲章，聿遵印度，微改體勢，粗有沿革』，蓋即此故。斯泰因氏在和闐東 Dandan-Ullig 地方所發現之古文書，乃以第八世紀 Brāhmi 文字記述者，海倫烈氏（A. F. R. Hoernle）鑑定爲印度伊蘭系統之方語。若然，則必爲以印度之 Brāhmi 文字寫于闐之方語也。因此，玄奘所述益爲確鑿。

### 三，建國之傳說

〔本文〕『昔者，此國虛曠無人，毘沙門天於此棲止。無憂王太子在明叉始羅國，被挾目已，無憂王怒譴輔佐，遷其豪族，出雪山北，居荒谷間（註二）。遷人逐

物，至此西界；推舉會豪，尊立爲王。當是時也，東土帝子，蒙譴流徙，居此東界；羣下勸進，又自稱王。歲月已積，風教不通；各因田獵，遇會荒澤，更問宗緒，因而爭長，忿形辭語，便欲交兵。或有諫曰：『今何遽乎？因獵決戰，未盡兵鋒；宜歸治兵，期而後集！』於是，回駕而返，各歸其國。校習戎馬，督勵士卒。至期兵會，旗鼓相望。旦日合戰，西主不利；因而逐北，遂斬其首。東主乘勝撫集亡國，遷都中地。方建城郭，憂其無土，恐難成功，宣告遠近：『誰知地利？』時有塗灰外道（註三），負大匏盛滿水，自而進曰：『我知地理』。遂以其水，屈曲遺流，周而復始，因即急驅，忽而不見。依彼水跡，峙其基堵，遂得興功，即斯國治；今王所都於此城也。城非崇峻，攻擊難克；自古已來，未能有勝。

其王遷都作邑，建國安人；功績已成，齒耄云暮，未有胤嗣；恐絕宗緒，乃往毘沙門天所，祈禱請嗣。神像額上，剖出嬰孩，捧以回駕，國人稱慶。既不飲乳，恐其不壽，尋詣神祠，重請育養。神前之

地，忽然隆起，其狀如乳；神童飲吮，遂至成立。智勇光前，風教遐被。遂營神祠，宗先祖也。自茲已降，奕世相承，傳國君臨，不失其緒。故今神廟，多諸珍寶，拜祠享祭，無替於時。地乳所育，因爲國號。』

〔註二〕印度阿輸迦王太子拘那羅，爲咀叉始羅國

(梵文 Takasila) 太守時，王少妃欲害之，僞造勅

書，送于咀叉始羅，僞爲阿輸迦王勅令挖去太子雙目，拘那羅遂失明。阿輸迦王聞之，怒，廢少妃，並驅逐任保護拘那羅之豪族出境。豪族乃出雪山之北，居山谷間。年移月轉，次第而東，遂入塔里木河流域，至于闐西境。

〔註三〕塗灰外道，梵語爲 Pasupata，即崇拜濕婆神者。

〔解釋〕〔畧〕

〔考證〕西域記所載爲保護拘那羅之豪族來于闐。然在慈恩傳卷五，則爲拘那羅自身。祈于毘沙門天得一子，後即傳之王位。蓋印度佛教入于闐後，借拘那羅之名，不過掩飾印度民族殖民之事實耳。毘沙門天即四天王之

一，而任守護北方者，常戰勝佛之敵人，負嚴護法城之責，故借之以附會于闐建國之記事，亦甚巧妙也。所謂東西二主爭權，蓋爲由東來之中國殖民與由西來之印度殖民之衝突；東主之勝利統一，蓋即中國殖民勝利取得主權一事實耳。本文之分析研究，如此暫告結束。吾人更進而論述其民族歷史等方面。

#### 四，于闐之民族

〔考証〕于闐之人口，向無正確統計。撲久柱將軍(Pienzow) 以爲十六萬(一八九〇年調查)，斯文赫定氏(Sven Hedin) 以爲五十二萬(一八九六年調查)，相差甚多。斯泰因氏以爲約二萬七千五百戶，每戶人員頗多，平均約八人，故人口約有二十二萬。和闐有額里齊(Ilchi) Yuru ng-kash (白玉)，Kara-kash (黑玉) 三市。額里齊爲地方廳所在地，其位置可稱爲和闐本部，故和闐有時單呼爲額里齊。和闐之地勢，已如前述：連山與沙漠，夾其兩側。與外部交通：北沿和闐河，通過三百哩之叢林，乃達天山方面。東出羅布泊(Top-Nor) 方面，沙漠甚多，行路困難，僅有沙漠中散在之小島，聯絡通路。然自尼

雅以東，沙漠島之距離漸遠，惟結為大隊，始能通行，故外國攻擊于闐，實至困難。且地勢不利于遊牧，故蒙古西藏等遊牧民族均不喜于闐。因此，于闐受外國民族之影響甚少，不失其原來民族之特性。遊牧民族之大月氏，匈奴，嚙噠，西突厥等種族，曾輪次擴張其勢力至塔里木流域。維時，于闐臣服之，獻方物。漢唐時隸屬於中國。雖一時曾屈服于西藏威力之下，然至回紇人破吐蕃而驅逐之時，于闐復獨立。至突厥民族部將 *Statok Boghra Khan* 及其後繼者佔領塔里木流域諸地時，回教已傳入于闐，突厥語已被使用。然在人種上，則似乎未起若何之大變動（參照 *Stein: Ancient Khotan*, I. 136-50）。

關於和闐民族之人種問題，斯泰因氏曾搜有許多資料，提出于英國人類學會。喬伊士氏（*T. A. Joyce*）根據此種資料，大體認定：和闐人民之性質，體格，容貌，毛髮等，均與住于 *Wākhan, Sarikol, Pāmīr* 之 *Golcha* 種族相類似，亦為亞利安人種。喬伊士氏將和闐人民與四隣民族作一比較之後，曰：『帕米爾（*Pāmīr*）之噶爾卡族（*Golcha*），為伊蘭民族。其間雖混有幾分突厥民族之

血統，然其程度則極少。和闐人民，同樣以印度伊蘭民族之血統為基礎，而雜有幾分突厥民族的血統，惟其程度較 *Golcha* 族稍多而已。和闐東部則有極少之西藏人血統。至和闐之東隣 *Neilya*，則所含突厥及西藏人之血統較和闐人為多。*Neilya* 之東部稍有蒙古人之血統。要之，和闐之人民乃以印度伊蘭民族為根本，明甚。如前項所述，斯泰因氏在和闐東 *Dandan-Ullig* 地方所發現之古文書，乃以西曆第七八世紀時之梵書體（*Brahmi*）文字記述者，與噶爾卡族（*Golcha*）之方言相類似，亦屬印度伊蘭系統之言語。唐書（卷二二一上）疏勒傳述羯盤陀（即 *Sarikol*）曰：『人勁悍，貌言如于闐』。可知和闐之人民，古來即具有與 *Sarikol* 之 *Golcha* 族相類似之言語容貌。

關於和闐領內之突厥民族血統問題：在加爾盧克族突厥人佔領塔里木河流域之西北部時，于闐尚獨立，奉佛教，久抗外敵而不屈。至第十世紀時，漸皈回教，故于闐之混有突厥人血統蓋在第十世紀以後。斯泰因氏在 *Dandan Ullig* 發現之古文書中，曾有第九世紀吐蕃勢力盛行于塔里木流域時代之物。但其中竟毫無突厥系統言



語之混入，可証第九世紀以前尙未有突厥民族之血統也。然原來之突厥民族，雖甚勇武，仍爲遊牧民；對於適宜定住的產業民族而無遊牧地之于闐，不過設置文武官吏以治理之而已。此等少數突厥官吏，復次第同化於于闐民族，故未能形成突厥民族之大混合。乞兒吉思族（Kirghis）乃突厥民族一支派，來至塔里木流域北部即北道諸國，入於喀什噶爾（Kashgar）阿克蘇（Aksu）庫車（Kucha）等地，脫去遊牧之舊習而成爲定住之農民。即在此時，尙不能南進至于闐方面。故今日在喀什噶爾地方人民中，有突厥式之骨相者甚多；反之，在和闐地方，突厥式之容貌則甚少，此顯然可見者也。

次論西藏與于闐之關係。西藏之西部，雖與于闐相隣接，然有崑崙大山脉綿亘于其間，爲其障壁。且自西藏西端，東行二百哩，殆爲無人之境。自人口稠密之中部西藏至西部國境有七百哩以上之距離，故自西藏向于闐之大部移民，事實上至爲困難。據中國正史所載，西藏人之佔有塔里木河流域，僅自唐德宗貞元六年（西曆七九〇）至懿宗咸通元年（西曆八六〇）之七十年間。其後爲回紇所敗，遂退出塔里木河流域。故西藏人可與于闐地

方民族相混合之期間甚短。然魏書（卷一〇二）于闐傳云：

『自高昌以西，諸國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國，貌不甚胡，頗類華夏。』

此謂其容貌非印度伊蘭民族，亦非突厥民族也。洛克希爾氏（Rockhill）作爲純粹西藏人之標本而提出之德路帕種族（Dhrupa），短身低鼻，顴骨高聳，黑髮褐眼（*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Vol. 38, P. 319），與魏書所記之于闐人民頗相類似。且于闐建國之傳說，爲由印度及中國兩方面所來部族相會合而成國，已見于西域記本文及西藏古傳中（Rockhill: *Life of The Buddha*, P. 233）。據此，吾人不難想像：太古時，或有西藏人之移住于闐者。此即在克利亞（*Keriva*）方面，今日尙有西藏種族血統之所由來也。

若參照此等古代記載以推定現今和闐人民之種族，則可知爲由印度西北部即印度河上流地方移來者。斯泰因氏在尼雅地方所發現之古文書中之文學與言語，顯然爲第三世紀之印度古代式。據此，則至遲第三世紀時，印度伊蘭系統之民族，已佔有于闐人口之主要部分。今

西域記之于闐建國說，爲由印度及中國兩方面而來之移民。與魏書所載相較，後魏存在于西曆三百八十六年至五百三十二年，故假如于闐傳所記者爲傳于第三四世紀時之記事，則由中國方面而來之移民，亦應在第三四世紀以前；結果，于闐建國之時代亦應在第三世紀以前。

## 五，中國史上之于闐

(一)漢代之于闐——漢書(卷九六上)西域傳述西曆紀元前第二世紀後半期于闐之狀勢如下：

『于闐國王治西城，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戶三千三百，口萬九千三百，勝兵二千四百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九百四十七里；南與婼羌接，北與姑墨接。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河源出焉，多玉石。』

所謂西城，即和闐河西城市之義；其位置，即相當于今日之和闐。南鄰西藏，是矣。然謂北與姑墨即 Yaka-aryk 接，則誤矣。喀喇崑崙山脉(Karakoram)之東，水皆東流，入于羅布泊(Top-Nor)；其西，河水皆西流；均與

現代地理無異。產玉石，久已傳于中國。後漢書(卷一〇八)西域傳述西曆一二世紀時于闐之史實云：

『于闐國居西城，去長史所居五千三百里，去洛陽萬一千七百里。領戶三萬二千，口八萬三千，勝兵三萬餘人。』

以之與前漢時代相較，戶數殆增十倍，人口四五倍，兵數則十二三倍。可知在此期間，其國運必有顯著之增進。據後漢書所記中國與于闐之交涉，如下：光武帝建武年間(西曆二五—五五)，領有今 Yarkand, Kashgaria 地方之莎車王賢，攻于闐，併之。以其王俞林隸屬下，移之于莎車領內。明帝永平年中(西曆五八—七五)于闐武將休莫霸叛莎車，自立爲于闐王。休莫霸死，兄子廣德(梁書卷五四于闐傳作廣得)繼立。後復盛練兵，遂滅莎車，併其地，北接疏勒境。又服東隣諸國，至占有于闐東七百里之地。塔里木流域諸國中，服從于闐者達十三國。時南道之東部，有鄯善國強盛；于闐與之相對，稱雄于西部。班超于永平十六年(西曆七四)冬入西域，以漢之威力征服諸國，而爲之保護，駐西域者三十餘年。當是時，于闐常助中國。超先擊莎車，次攻疏勒，于闐均忠

實協助之，故爲西域藩屬中之最親善者。順帝永建六年（西曆一三二），于闐王放前遣使來朝，貢方物。桓帝元嘉元年（西曆一五二），長史趙許在于闐，病癰而死。許子迎喪，赴于闐，歸時道出拘彌。拘彌王名成國者，素與于闐王建有隙，乃告許子曰：「于闐王密令醫者，以毒藥置許創中，遂致死。」許子信成國言，還，告之敦煌太守馬達。明年，王敬代任長史，將入西域，馬達復以許子言告之。敬過拘彌，成國復中傷于闐王建，敬遂信之。進至于闐，乃捕王建殺之。于闐將輸棘憤甚，引兵殺王敬及其僚屬。國人仍立先王建之子安國爲王，由是怨中國。

（二）後魏時代之于闐——魏書（卷一〇二）西域傳述第五世紀于闐之狀勢曰：

『于闐國，在且末西北，葱嶺之北二百餘里；東去鄯善千五百里，南去女國二千里，去朱俱波千里，北去龜茲千四百里，去代九千八百里。其地方亘千里，連山相次，所都城方八九里。部內有大城五，小城數十。于闐城東三十里有苜拔河，中出玉石。土宜五穀并桑麻，山多美玉。有好馬

駝騾。其刑法：殺人者死，餘罪各隨輕重懲罰之。自外風俗產物，與龜茲略同。俗重佛法，寺院僧尼甚衆；王尤信尚，每設齋日，必親自灑掃饋食焉。……俗無禮義，多盜賊淫縱。……城東二十里，有大水北流號樹枝水，即黃河也，一名計式水。城西五十五里，亦有大水名達利水，與樹枝水會，俱北流。』

此謂于闐領土方千里，首府方八九里，領內有大城五，小城數十，蓋第五世紀時之于闐，乃塔里木河流域一大國也。如苜拔河（北史卷九七作苜拔河）爲白玉河，達利水爲黑玉河，則樹枝水一名計式水者，應爲和闐河。國王以下臣庶皆信佛，僧尼甚多。據魏書所言以觀于闐與中國之交涉，如下：後魏世祖太武帝太延四年（西曆四三九）征涼州，吐谷渾之慕利延恐，率部下遁于塔里木流域。世祖遣使諭之，令還居本國，而立其兄子緯代。慕利延殺緯代。明年爲太平眞君元年（西曆四四〇），世祖使高涼王那發兵伐慕利延。慕利延大懼，復率部入塔里木流域。魏軍追擊之，慕利延西進至于闐，殺其國王，屠其人民（參照魏書卷二〇一吐谷渾傳）。顯祖獻文帝皇興四年（西



曆四七〇），蠕蠕部族寇于闐，于闐遣使之魏求救。然蠕蠕僅掠奪耳，未能攻城也。中國雖遣援兵，而駐不踰一二年，於于闐亦無所補。後以無績効，遂罷兵。

（三）蕭梁時代之于闐——梁書（卷五十四）西域傳載第六世紀時于闐之狀況如下：

『于闐國，西域之屬也。……其地多水潦沙石，氣溫宜稻麥蒲桃；有水出玉，名曰玉河。國人善鑄銅器。其治曰西山城，有屋室市井。菓蔬菜蔬，與中國等。尤敬佛法。王所居室，加以朱書。王冠金幘，如今胡公帽。與妻並坐接室。國中婦人皆辮髮，衣裘袴。其人恭，相見則跪；其跪則一膝至地。書則以木爲筆札，以玉爲印。國人得書，戴於首而後開札。』

此西山城，等于漢書之西城。產米麥葡萄，造銅器，今日之和闐尙然。有沙漠及玉河，與玄奘所記相同。作書於樹皮或木板之上，中央穿孔以貫之，則與印度古代風習無異。梁書所見于闐與中國之交涉爲：梁武帝天監九年（西曆五一〇）、十三年、十八年、大同七年（西曆五四二）四次；其最後一次乃獻玉刻之佛像。

（四）隋唐時代之于闐——隋書（卷八十三）西域傳雖載有由第六世紀末葉至第七世紀初期時代之于闐狀況，然其內容幾與魏書所載無異，僅增一國王姓王名卑示閉練之名稱而已。舊唐書（卷一九八）西域傳述第七世紀至第九世紀終時于闐之情形如下：

『于闐國，西南帶葱嶺，與龜茲接，在京師西九千七百里。勝兵四千人。其國出美玉，俗多機巧，好事祿神，崇佛教。先臣于西突厥。』

唐書（卷二二一之上）西域傳則曰：

『于闐……距京師九千七百里，瓜州羸四千里。并有漢戎盧杆彌渠勒皮山五國故地，其居曰西山城。勝兵四千人。有玉河，國人夜視月光盛處，必得美玉。王居繪室。俗機巧，言迂大，喜事祿神，浮屠法然。貌恭謹，相見皆跪。以木爲筆，玉爲印。凡得問遺，書戴於首，乃發之。自漢武帝以來，中國詔書符節，其王傳以相授。其人喜歌舞，工紡績。西有沙磧，……于闐東三百里，有建德力河；七百里精絕國。河之東，有汗彌，居達德力城，亦曰拘彌城，即寧彌故城。皆

小國也……。」

合此二書觀之：唐代之于闐，於漢代于闐舊地之外，復併有戛盧杆彌渠勒皮山之地；置首府于西山城。常備軍四千人。領內有玉河，產玉。其人民風俗，一般均好美術。國王居室，四面均有壁畫。全國上下均崇拜祆教（Zoroastrianism）之瑪智達神（Ahura Mazda），或奉佛教。俗好歌舞。多營紡績業。民重禮義，謹嚴敬人。于闐東三百里，有建德力河。其東有拘彌國，即唐代之汗彌國，有達德力城。

復次，由二書以觀中國與于闐之交涉，則如下：于闐王室姓尉遲氏（西藏所傳之Vijaya），名屈密（唐書作屈密），唐太宗貞觀六年（西曆六三二），遣使來獻方物。十三年，阿史那社爾奉太宗勅諭，伐龜茲；于闐王伏闐信出駝馬三百頭，以慰唐兵。社爾部下歸中國時，伏闐信從之來長安。時太宗崩，高宗立。帝大喜，授伏闐信大將軍之號；其子玷，亦賜將軍。彼等留數月，乃返本國。時復請于朝廷，留子弟修學於長安。高宗上元初（西曆六七四），伏闐信死，伏闐雄立。雄率子弟酋領七十人來中國；又助中國擊吐蕃（西藏人），獲功良多。高宗乃置毘沙都督

府，使轄于闐及其附近十州之地，以伏闐雄為都督。武后天授三年（西曆六九二），伏闐雄死，其子璽立。玄宗開元十六年（西曆七二八），璽死，尉遲伏師戰（舊唐書省戰字）繼立。伏師戰死，伏闐達嗣。尉遲珪，尉遲勝相繼嗣位。肅宗至德元年（西曆七五六）安祿山之亂，于闐兵在長安者皆助唐力戰。故肅宗乾元三年（西曆七六〇），于闐王尉遲勝之弟曜率兵居中國時，朝廷授曜太僕員外郎，使專司西域藩屬交涉事宜。

（五）五代之于闐——五代時，中國內亂無已，不能致力于西域，然于闐仍與中國有數次之交涉。五代史（卷七四）西域傳載第十世紀于闐之狀況如下：晉高祖天福三年（西曆九三八），于闐國王李聖天，遣使者馬繼榮來貢方物。高祖遣張匡鄴及高居誨使于闐。冬十二月，匡鄴一行自靈州出發，二年至于闐。天福七年冬，還中國。述于闐狀況曰：

「聖天衣冠如中國。其殿皆東向，曰金冊殿。有樓，曰七鳳樓。以蒲桃為酒，又有紫酒，青酒，不知其所釀，而味尤美。其食粳，沃以蜜粟，沃以酪。其衣布帛。有園囿華木。俗喜鬼神而好

佛。聖天居處，嘗以紫衣僧五十人列侍……。其國東南曰銀州，廬州，涇州。其南千三百里，曰玉州。張騫所云窮河源出于闐而山多玉者，此山也。其河源所出，至于闐分爲三，東曰白玉河，西曰綠玉河，又西曰烏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異。每歲秋水涸，國王滌玉于河，然後國人得滌玉。……聖天又遣都督劉再昇獻玉千斤及玉印降魔杵等。漢乾祐元年，又遣使者王知鐸來。』

當時于闐造葡萄酒及其他酒類，以粳米，蜜粟，酪爲食，以絹布爲衣；均與前代正史相同。其教爲佛教及祆教。東南有銀州，廬州，涇州，南千三百里有玉州。此四州，似爲唐書高宗時使于闐王伏闐雄管轄十州之一部。白玉，綠玉，烏玉三河，已如前述。每當秋季，河水涸，國王先與侍臣來河採玉，而後人民方得採之。于闐王李聖天，遣部下劉再昇來中國，曾獻多量之玉。漢隱帝乾祐元年（西曆九四八），復遣王知鐸來。自國王李聖天以下，如劉再昇，王知鐸等姓名觀之，則于闐顯然已極度漢化，而採用中國式之姓名。且與中國往還甚密，事甚明白也。

（六）宋代之于闐——宋史（卷四九〇）西域傳記第十世

紀至十二世紀時中國與于闐交通之事實甚詳，今摘其要點如下：宋太祖乾德三年五月（西曆九六五），于闐王遣佛僧善名，善法二人，携國書來中國。同年冬，華僧道圓過于闐，國王乃遣貢使，從道圓來中國。四年，于闐王子德從奉王命，携國書來朝，貢方物。太祖開寶二年（西曆九六九），使者直末山至中國。同年，善名再來中國，國王男總嘗託之獻玉刀。四年（西曆九七二），僧吉祥齋國書至，文中有曰：『近破疏勒國，得舞象一頭，欲獻中國，未知朝廷賞納否？』乃命送之。眞宗大中祥符二年（西曆一〇〇九），于闐王黑韓（Khalakhan）以鶻羅斯溫等爲使者，至中國，貢方物。仁宗天聖三年（西曆一〇二五），遣正使羅面于多，副使金三，都監趙多等來朝，獻玉鞍轡，白玉帶，胡錦，獨峯駝等物。仁宗嘉祐八年（西曆一〇六三），遣使者羅撒溫來中國，貢方物；朝廷賞金五千貫，載于所獻獨峯駝以歸。由神宗熙寧年間（西曆一〇六八—七七）至徽宗宣和年中（西曆一一九—一二五），每年朝貢中國，甚至有一年二次者。朝則獻珠玉，珊瑚，香類，琥珀，西錦，七面鳥，臘胸臍等。中國則賞之錦繡，衣



服，器具等。

宋代于闐之交涉，可注意者有二點：一，當外交往來之任者，常爲佛教之僧侶；二，眞宗時代及其以後來中國之使者及于闐王之名字，皆爲回教民族之稱呼。今簡單說明其理由如下：第十世紀時，回教民族之勇將沙陀克卜格拉汗（Satok Boghra Khān）之孫亞布耳哈森耶斯勒（Abul-Hasan Nasr），伸其勢力至塔里木流域，攻疏勒，壓迫佛教徒，使改宗穆罕默德教。疏勒遂敗服。于闐王 Jagālī Khalkhālī 伐疏勒，不能下，乃歸。疏勒地方，自此遂歸回教徒支配之下。然西部土耳其斯坦，又生變亂，回教徒之將軍哈森卜格拉汗（Hasan Boghra Khān）前往討伐之。是時乘塔里木流域兵備空虛，疏勒先叛，與回教軍戰。而猶蘇夫加德勒汗（Yūsuf Qadr Khān）復引大軍陷疏勒，疏勒之佛教徒遂奔于闐。猶蘇夫加德勒汗復攻于闐。當時之戰爭，完全爲宗教戰爭，故吐蕃，即西藏人，因同爲佛教徒之關係，乃由南方助于闐。同時，回紇人（Uighur）自先代以來常與回教徒爲敵國，故由北方救于闐。于闐得此二國援兵，故奮戰頗久。敵軍雖衆至四萬，尙不能破之。防守二十四年，終

以弓折矢盡，遂屈服。國王 Jagālī Khalkhālī 死，猶蘇夫加德勒汗自立爲于闐王。時爲西曆一千年（或一〇〇一）。故西曆一千零九年及其以後，與中國交涉之于闐王及其使者有回教民族之名字也。又自西曆九百六十五年以後，僧侶所以充于闐使者而往來於中國者，蓋回教徒方以強銳之勢自西方襲來，對於此種壓迫，彼等佛教徒乃希望由同教之中國方面得一臂助，以共同抵抗回教徒。僧侶之往來，蓋即表示此政教兩方面之希望而已（參照 Stein: Ancient Khotan, I. 180—181）。于闐與宋通好，同時亦通于遼。遼史（卷十七）屬國表有：遼聖宗統和七年（西曆九八九）二月，于闐使者來獻方物。同年十一月，遣張文寶。翌年二月，復遣使貢方物。此等交涉，蓋可解爲商業上之來往，且爲對回教防禦之一端。

（七）宋以後之于闐——西曆約一千一百二十五年至一千二百零八年之間，即西遼 Kara-Khitai 領有塔里木流域之時代，于闐史料缺乏不明。一千二百十八年，塔里木流域歸成吉思汗領有時，于闐亦屬之。瑪哥孛羅（Marco Polo）于西曆一千二百七十一年至七十五年之間，旅行于中央亞細亞，過于闐，曾記曰：『人民信穆罕默德』

德教，政治上屬於大可汗（即忽必烈）。忽必烈死後，至第十四世紀，塔里木流域爲察哈台（Chagatai）家二族所分領，而相爭奪。明史（卷三三）外國傳，載有第十四世紀至第十七世紀于闐與中國之交涉。明世祖永樂四年（西曆一四〇六），國王打魯哇貢玉璞于中國。十八年，國王偕哈烈八貢名馬。二十年，二十二年，均貢方物。神宗萬曆年間（西曆一五七三—一六一九），仍納貢物云。

## 六，佛教之傳來

【本文】『王城南十餘里，有大伽藍，此國先王爲毗盧折那（唐言遍照）（註四）阿羅漢建也。昔者，此國佛法未被，而阿羅漢自迦濕彌羅國至此林中，晏坐習定。時有見者，駭其容服，具以其狀上白于王。王遂躬往觀其容止，曰：「爾何人乎？獨在幽林？」羅漢曰：「我如來弟子，閑居習定。王宜樹福，弘讚佛教，建伽藍，召僧衆。」王曰：「如來者，有何德？有何神？而汝鳥棲，勤苦奉教？」曰：「如來慈愍四生，誘導三界；或顯或隱，示生示滅；遵其法者，出離生死；迷其教者，羈纏愛網。」王曰：「

誠如所說，事高言議。既云大聖，爲我現形；既得瞻仰，當爲建立，罄心歸信，弘揚教法」。羅漢曰：「王建伽藍，功成感應」。王苟從其請，建僧伽藍。遠近咸集，法會稱慶，而未有鍵稚（註五），扣擊召集。王謂羅漢曰：「伽藍已成，佛在何所？」羅漢曰：「王當至誠，聖鑒不遠！」王遂禮請。忽見空中，佛像下降，授王鍵稚；因即誠信，弘揚佛教。」

【註四】梵語 Vairocana

【註五】梵語 Chaitra

【解釋】（略）

【考証】所謂佛陀顯現空中，雖爲傳說之記事，然此等傳說所表現者，無非當佛教尙未行至于闐之前，在迦濕彌羅僧人遍照始來傳佛教一事實而已。魏書（卷一〇二）于闐傳記遍照建之寺院事曰：

「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即昔羅漢比丘比盧旃爲其王造覆盆浮圖之所。石上有辟支佛跣處，雙跡猶存。」

比盧旃即毗盧折那（Vairocana）遍照之異譯；贊摩寺之

位置，與西域記之「城南十餘里」不一致，然其名稱則相當于西藏所傳之 *Tsarma Vihara* (*Rockhill: Life of the Buddha, P. 237*)。遍照傳來佛教，雖傳爲在于闐建國第一百六十五年即 *Vijayasainbhava* 王即位之第五年；然以于闐建國之年代不明，故遍照傳來之年代亦難確知。第三世紀後半，朱士行往于闐，得般若經之梵本。且小

乘派之僧侶對朱士行之送梵本大乘經于中國一事，曾加以阻害。故第三世紀時，大乘小乘均已流布于于闐，甚明。佛教能致如斯之盛大，必經相當之年月；是以遍照傳教于于闐之時代，當在第二世紀或其以前。第二世紀前半期爲迦膩色迦王出，印度佛教傳播于四方之時代；然則，遍照傳教于于闐或亦在此時。

(未完)

## 陝建廳擬定鑿井十年計劃

### 督促各縣農村自動鑿井

陝省地形，縱長橫短，山嶺重疊，森林稀少，雨量每感缺乏，是以全省各地最易致旱。如前數年關中各縣，發生亘古未有之大旱，其後陝南陝北各地亦時有報旱求賑之舉。水利局年來對於本省水利，雖盡量經營，將來有八大惠渠之實現，不過灌溉於濱河之地；距離稍遠，即難蒙其澤惠。建廳有鑒及此，欲輔助導河之不及，特擬具鑿井十年計劃，並令關中區各縣選派學員來廳受訓，期滿仍歸各縣倡導。現該廳已組織鑿井隊爲十大隊，每隊分設三班，計共成立三十班，即分派於長安迤東渭南迤南各縣，實施開鑿。每班每月以鑿成二眼計算，全年可鑿成七百二十眼；每眼灌溉田以三十畝計算，每年可灌田二萬一千六百畝。灌溉地較旱者，每畝收穫量約可增加三斗以上，共計年可增加六十四萬八千石。除該廳提倡爲人民開鑿模範井眼外，并勸導人民組織鑿井隊，即以各縣曾受練習隊工充任隊長，所有需用鑿井器具，完全由該廳代購，以期地下之水盡可利用，則旱災或可不復見於三秦矣。

(八月二十日上海晨報)



# 記魏書地形志校異

牟潤孫

魏書地形志校異三卷，附錄一卷，清溫曰鑑鐵華撰，道光十六年刊本。是書別有張氏適園叢書本，題曰魏書地形志校錄，亦三卷，無附錄；首有朱珔序，仍題校異，殆初名校異，其後乃易今名耶？陸心源跋是書名之曰魏書地形志集釋，似陸氏所見本又與是本有異矣。朱珔序，道光刊本亦有之，而署梁章鉅名。檢朱珔小萬卷齋文藁卷八果有是文，目下注『代』字，當是朱氏代梁撰者。梁朱同舉嘉慶七年進士，過從甚密；溫氏求序於梁，而梁淹朱爲之捉刀，事本可能。適園本不題梁而依實署朱名者，則張氏未見道光刊本也。張氏跋云：

鐵華此書據潯鎮汪志，本名校異；多附錄一卷，有道光辛卯梁章鉅序，張鑑序，丙申丁宸跋。刊本今已不可得見。朱蘭坡序亦云校異，陸存齋跋以爲集釋，今收得拾香草堂原藁本乃名校錄。蘭坡所舉各條，鐵華業已補入。

張氏蓋從小萬卷齋文藁中錄出朱序，不知此即所謂道光辛卯梁章鉅序也。適園本與道光本二序文字悉同，惟中

間數行小有更易。適園本

余公退餘閒，披覽甫竟，竊意其間魯魚亥豕，原不必盡咎原書：如武邑郡之灌津當作觀津，偏城郡之波野當作沃野之類，或音近，或形似，經典皆有。故君於汲郡治城頭，據元和志當作枋頭城；東魏郡聊城有管城，據漢志『管』當作『菅』；並以爲轉寫致誤，是也

一節，道光本作

批牘餘閒，瀏覽甫竟，竊謂如武邑郡之觀津訛作灌津；偏城郡之沃野訛作波野；常山郡之房山訛作所山；東魏郡之菅城訛作管城；或音近，或形似，不必盡咎原書。至如汲郡治城頭，據元和志當作枋頭城；高陽郡劉義隆置，據宋志當作劉駿；陳留郡灤水，據水經注當作汴水；汝南郡瀘陽，據水經注當作灤陽。

此或出諸梁氏之手歟？檢對正文，則道光本實不及適園本遠甚；適園本所據拾香草堂本爲溫氏較後之藁，自應

詳密，此亦治學常有之事。就量言，適園本幾爲道光本之三倍；就質言，則適園本密而道光本疎。如：卷上獲嘉條，適園本引太平寰宇記及元和郡縣志；東郡條引通鑑注；厭次條引寰宇記；卷中兗州條引錢大昕說；司馬德宗條引通鑑注；道光本皆不引；間且有襲人成說，不註出處之歎。然亦有道光本有而適園本無者，如任有廣平鄉城條，道光本注云：

按漢志廣平國有廣鄉縣，後漢蓋省入任縣。當云『有廣鄉城』，衍一『平』字。胡三省以爲平鄉城者誤也，平鄉城已見南趙郡平鄉縣注。

適園本無之。又如趙郡條，道光本有

按前漢志，景帝三年改爲邯鄲郡，五年復故，此誤數語。適園本悉去之，改用齊召南說。又蔚州永安中改懷荒禦夷二鎮置寄治并州鄆縣界條，道光本注云：

按酈道元傳：『肅宗以沃野，懷朔，薄骨律，武川，撫冥，柔元，懷荒，禦夷諸鎮並改爲州，其郡縣戊名今準古城邑』。則二鎮改州已在肅宗時，而志以爲永安中改置者，亦改其寄治，非即二鎮故地也。又按六鎮之名，禦夷其一，今趙氏引孝文紀太

和十八年詔六鎮及禦夷城人，謂禦夷不在六鎮，亦是一說。

適園本亦悉去之，改引通鑑注。又浮陽郡屬瀛州條，道光本脫『瀛』字，注云：

當屬冀州，今本脫『冀』字。

適園本注云：

汲古閣本脫『瀛』字。

可知溫氏原用汲古閣本，其後改用清殿本，故適園本多校汲古閣本謬誤語也。附錄一卷，載魏書地形志失收之地，爲溫氏從魏書及隋志，元和志，水經注各書中輯錄補成者，別爲一編。其爲用不下於校異，惜適園未見其稿，道光本又罕流傳，世人幾不知有是書矣。今年春游廠肆得睹道光刊本校異，併附錄計之，才四冊耳。急詢價，書友堅不肯售，云已有主；勉強假歸，以適園本校之，信宿取還。越半載又讀溫氏書，忽憶前緣，因記其梗概如斯。

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識於注史齋

### 附錄一：張鑑序

余友溫君鐵華病魏志地形之譌，取兩漢，晉，宋，隋各

志，參以水經注，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輿地廣記，方輿紀要，旁采近世顧氏，全氏，錢氏，洪氏諸說，仍本之各史，通鑑，證其疏舛，補其罅漏，於是拓拔之幅員近可讀矣。粵自典午陵夷，中原雲擾，魏起朔方，豆分瓜剖，武定以還，始列版章。然南司，陽，楚等二十三州，名號遞更，疆域紛改，或一郡縣割成三四，三四之中又復離析，流民僑寄，南北一轍；故魏澹繼撰諸志闕如，佛助操觚固由草創，官司文簿散棄綦多，實則專守王隱太康地道一記，穢史詒譏，卒亦不刊。夫隻手不能障千古之目，據鄺善長說，別有土地記之名，誠以讐校，如平陽郡治楊，章武郡治故，建興郡治陽阿，多不印證，欲以息後人之喙，難矣。鐵華恬於利祿，閉戶著書，一塵不染。以余之沈疴荒殖，尙更迭舉示。今見此稿已經三易，即起何承天，李賢，胡三省諸賢訂之，能有此勤且精否？行將促之剞劂，遂書以爲緣起。同里張鑑。

## 附錄二：丁宸跋

後魏拓拔氏起自北方，至道武奄有河北之地。太武時西至流沙，東接高麗，所未得者漢中及南陽彭城之南而

已。轄州百十有一，郡五百十九，縣千三百五十二。戶口至五百餘萬；土宇版章亦綦廣矣。顧其時輿圖劃分南北，其僑置諸州郡未免沿革不常，稱名互異。李延壽史既不作志，魏收但記地域廣袤，而沿革多所未詳，故讀魏書以考訂地名爲難。余友鐵華大兄博採羣說，廣爲引證，輯成地志校異一書，於魏書所未詳者注明之，舛謬者駁正之，共得三百九十餘條；而一百七十一年中州郡建置始末瞭如指掌。其有裨於史學良非渺小；行將與正文並垂不朽，而不僅區區考訂之功足於淹貫已也。丙申正月，同里丁宸謹跋。

## 水 利

### 第九卷第三期

二十四年九月出版

甘肅洮惠渠工程計畫

江南運河今昔觀

運渠需水量

要目

定 每期二角全年十二期國內二元四角國

外三元六角郵費在內補購舊刊加倍一

價 卷至八卷合訂金字精裝本洋二十四元

總發行所

南京國府路梅園新村三十三號  
中國水利工程學會出版委員會



## 粵漢路株韶段工程進展

### 分三段積極修築

#### 段際聯運將實現

#### 南北交通開一捷徑

【衡陽通信】粵漢路株韶段工程局，自二十二年遷移衡陽，積極開工以來，分南北中三段按時進行，逐段鋪軌。其由粵之樂昌至湘之株洲，計未成路線共有四百零六里，在北端最艱巨者，則有綠洲末三大河橋；在南端最艱巨者，則有湘南粵北之隧道十餘座及五大拱橋工程，尤以第二總段間自樂昌至羅家渡一段為更甚。該段路線係沿粵省北江而行，一面臨水，一面依山，內有隧道五座，與築至為不易。現該段自二十三年下半年開始鋪軌以來，業已到達羅家渡。通行工程列車，附帶營業，最近二星期內即可展至坪口。從此南北交通可開一新局面。而段際聯運，亦經該路湘鄂株韶南段三局，於本年三月間與湘粵各省當局，商討公鐵兩路聯運問題，並議決以廣州（包括黃沙）銀蓋坊，連江口，英德，韶州，樂昌，坪石，小塘，宜章，郴州，耒陽，衡州，南嶽，湘潭東，易家灣，長沙東，汨羅，岳州，通湘門，徐家棚，漢口等處為聯運站。如由廣州坐火車到坪石約需十一小時，三等票價約四元七角；由坪石到小塘坐粵省公路汽車約需六小時，票價約四角八分；由小塘至衡州坐湘省公路汽車約需七小時，票價約六元六角五分；由衡州至長沙亦坐湘省公路汽車，約需五小時半，票價約五元四角；由長沙至徐家棚（即漢口對江）坐湘鄂段火車約需十四小時，三等票價約五元七角；共計約需時三十八小時半，共聯運票價為二十二元九角四分。除公路外，鐵路尚可以九折計算。至其他中途膳宿旅費等項，以普通經濟而言，共約十元，亦可敷用。上述辦法正在由有關各方面商訂約，至遲本年九月初即可實現。此後南北以及華中華南間旅行者，在粵漢全線未接通以前已能得到一最經濟而且省時之捷徑；較之昔日之繞越海道，至少可減省時間一半以至三分之二矣。（二十五日）（二四，八，一，大公報）

## 同蒲路開行兩區間列車

【太原一日下午十一時發專電】同蒲路由臨汾至侯馬段，及由太原至原平段，均於一日開行區間列車，運輸客貨。（廿四，八，二，大公報）

## 滇西龍陵縣修築惠通橋已完工

【昆明】滇西龍陵縣修築惠通橋，現已完工。其橋高十丈，長三十六丈九尺，寬九尺。建築費達國幣八萬餘，工程亦非小，竟於兩年告成。省府以該縣長邱天培督修有功，特記大功二次，以示鼓勵。（三十一日中央社電）（二十四，八，二，申報）

## 粵漢鐵路整理計劃委員會成功

【南京】鐵道部粵漢鐵路整理計劃委員會已成立，通過分步工作大綱，內設工務，機務，運輸，財務，組織等五組，並將在武昌成立辦公處。各組即正式組織成立。此後即按照初步工作大綱進行調查設計等事宜，以便按步實施。（二日專電）（廿四，八，三，申報）

## 閩東公路進行測勘

【福州】閩省公路，除閩南，閩北兩路幹線已築成，閩西現正續築外，閩東公路幹線，已由經委會測量隊隊長陳萬率同全隊測量員出發勘測，計（一）由古田經屏南周墩福安至斜灘達壽寧一綫，長一八八公里，（二）由閩侯經馬尾通江羅源甯德白石達福安一綫，長一七零公里，（三）由白石經鹽田霞浦福鼎通漸平陽，長一二零公里。現該隊已測至古田，即向屏南進行。又由閩侯經大湖古田建甌一綫，長一五零公里，亦將由該隊測量。（三日中央社電）（廿四，八，四，申報）

## 粵建廳測勘廣三路展築段

【香港】粵省府決將廣三路展築，經四會懷集至賀縣八步至梧止，長二百三十公里，建築費預算千萬。建廳派員四日開始測勘路綫。（四日專電）（廿四，八，五，申報）

## 曾仲鳴接洽展修隴海路借款

【中央社上海六日電】鐵次曾仲鳴前次來滬，向中國交通上海金城大陸五銀行接洽借款五百萬元，完成隴海路西安展至蘭州工程，最短期內可望簽訂合同云。（二四，八，七，大公報）

# 陽原縣之沿革

李泰榮

吾國地理沿革，夏商兩代，甚至西周，多不可攷；所謂唐虞，更無論矣。匪特本縣爲然，各省乃至各縣莫不皆然。楊攷地理，斷自周代，誠鉅識也。楊篤西寧新志，地理（即本志沿革）攷古起於周代。然依尚書禹貢，本縣當屬冀州。若依爾雅釋地，本縣當屬幽州。更依周禮職方，本縣當屬并州。如是則禹貢既爲夏制，爾雅咸推殷制，職方明係周制，三代沿革寧非有說可資，何得謂夏商西周多不可攷耶？

附禹貢，爾雅，周禮，及呂氏春秋九州之區別如左：

禹貢：（一）冀州，（二）兗州，（三）青州，（四）徐州，（五）揚

州，（六）荊州，（七）豫州，（八）梁州，（九）雍州。

爾雅：（一）冀州，（八）幽州，（六）兗州，（九）營州，（七）徐

州，（五）揚州，（四）荊州，（二）豫州，（三）雍州。

周禮：（七）幽州，（八）冀州，（九）并州，（五）兗州，（四）青

州，（一）揚州，（二）荊州，（三）豫州，（六）雍州。

呂氏春秋：（二）冀州，（九）幽州，（三）兗州，（四）青州，（五）

徐州，（六）揚州，（七）荊州，（一）豫州，（八）雍州。

然禹貢乃周末作品說詳拙著今文書正偽禹貢正偽，文長不具引，

然晚近學者皆認此說不誤，爾雅爲西漢產物說詳顧頡剛讀爾雅釋地

以下四篇，刊在史學年報，而周官至早不過六國時書清人萬斯大

周官辨非，毛奇齡經問，崔述豐碑考信錄周公相成王下，皆謂周官非周

公所作；今人錢穆周官著作時代攷（刊在燕京學報）證明周官乃六國時

作，條理證據精確無比，誠定論矣，推其時代亦同呂覽淮南之

流；以周末地理思想亦或稍含事實而上溯三代古制，縱有

所本，礙難徵信。故愚著綏遠疆域沿革見拙著方志學第八章

亦未敢依據三書。所謂寧闕勿濫，久服斯言。本志疆域

沿革，當自東周攷起。屬以代國爲最先，邑以安陽爲最

古。今徵載籍以揆事理，準山川以定地望，證誤析疑，

實事求是，謬嘗容有，大略無差焉。

## 東周本縣地屬代國。

逸周書王會解，伊尹作獻令，正北十二國有代翟。管

子，『齊載金錢之代谷，求狐白皮；代王聞之，去其

農處山林求狐』。宋羅泌路史，有貸無代，蓋『貸，

代』通也。明尹耕兩鎮三關志，『代，湯所封，同

姓，子爵』。宣化府志曾駁尹說。按史記趙世家，子晰告趙簡子，『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正義曰，『謂代及知氏』，則尹之說亦似有據。至寰宇記謂代爲姜姓之國，未知何本。愚按逸周書其他各篇著作時代尙待攷定，若王會解之伊尹朝獻則實周末作品；管子之書，戰國人參入資料亦多，故所載代國史事未敢深信。然其國後爲趙襄子所并，足證立國不虛。特起於何時，封自何代，何爵，何姓，殊難徵實耳。

### 戰國屬趙，爲代，安陽。

史記趙世家，『主父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水經注，『濕水東逕東安陽縣故城北，趙惠文王三年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此即章封邑』。案章爲武靈王子，酈注因史記書於惠文年中，遂誤爲惠文王子也。東安陽在縣西河南諸村，以水道考之，應即曲長城也。

### 漢代郡桑乾，陽原，東安陽二縣地；代郡治桑乾。

漢書地理志：代郡，秦置；屬幽州；縣十八。桑乾莽曰安德。道人莽曰道仁。地理風俗記，去參合五十里。案當在今山

西陽高縣南。當城據水經注，當在今蔚縣東。高柳西部都尉治。一統志在陽高縣西北。馬城東部都尉治。十三州志，高柳東百四十里。案當在今懷安縣柴溝堡北。班氏莽曰班副。大同縣志，在縣東南。延陵據水經注，當在今山西天鎮縣新平堡。班氏莽曰班聚。十三州志，在高柳南百三十里。案當在今天鎮桑乾河南。且如中部都尉治。大同府志，在豐鎮縣東。平邑莽曰平胡。十三州志，在高柳南八十里。一統志，在天鎮。案當在今大同縣東。陽原。東安陽莽曰竟安。參合水經注在敦水南。案敦水今白登河，在陽高縣南二十五里。平舒莽曰平藻。在今山西廣靈縣。代莽曰厭狄亭。應劭曰，故代國。今蔚縣。靈丘。廣昌莽曰廣屏。鹵城莽曰魯盾。山西通志，在繁峙縣東。

案地理志於縣注都尉治，不注太守治，而縣名先書者必爲郡治；以續漢書郡國志對校，確然無疑。桑乾爲今陽原一部地，故代郡治也。因備書所領縣，注今名以資考證，所以辨言代郡治代者之誤也。楊篤代郡辨云，『言地理者皆知蔚州爲故代。明蔚人尹耕作代國，代郡二考，世多稱之。尹氏謂代國都代，以漢文以前，凡言代王代相皆在蔚，近是。謂代郡治代，自趙秦及兩漢，凡言代郡代守尉皆在蔚，則非也。蔚，



代縣也，故代國也，秦漢未嘗爲郡。漢志凡縣名先書者必郡所治。地理志代郡領縣十八，首桑乾，次道人，代縣最後，是西漢之郡，治桑乾不治代。郡國志，代郡領縣十一，首高柳，次桑乾，代縣爲殿，是東漢之郡，治高柳不治代。水經注曰：「高柳在代中，故代郡治，秦始皇虜趙王遷以爲郡，王莽所謂厭狄也」。是秦之郡，以治高柳不治代。惟謂莽改高柳爲厭狄，似西漢亦治高柳者，與班志不合。班志代郡注，「莽曰厭狄」，高柳但注「東部都尉治」。漢邊郡設都尉典兵，有分縣得比郡。高柳與同郡之馬城且如皆都尉治，非太守治，而王莽所改之厭狄乃一郡之統名，非一縣之專名，不得相混。吾更以范史證之。本紀，建武六年，「代郡太守劉興擊盧芳將賈覽於高柳，戰沒」，別高柳於代郡，其不爲太守治甚明。耿弇傳言「更始徵代郡太守趙永；弇父况爲上谷太守，勸永詣光武。及永北還，而代令張曄據城反叛。弇弟舒擊破之，永乃得復郡」。上谷治沮陽，在今懷來縣南，代郡治桑乾，在今西寧縣東，相距三百里，故能於事應援。代縣爲蔚州之代王城，在桑乾南，相距八

十里，故能中道爲梗。若其時代郡治代，則張曄之叛當云「據郡」，不當云「據城」。若其時代郡已治高柳，則其地爲今山西陽高縣，其去上谷四百餘里，其去代縣二百餘里，揆以事義均不甚合。故嘗斷自景武以來，至東漢光武，代郡皆治桑乾，其後則治高柳。以盧芳之亂，邊民內徙。建武二十六年始復八部；二十七年以代郡屬幽州。東觀漢記言「城郭邱墟，掃地更爲」，而郡治之非舊可推而知也。自中元以來，至曹魏黃初，代郡皆治高柳，其後始治代。以靈獻之際，烏桓鮮卑叛服不常；黃初七年，鮮卑遂入居高柳，終魏世不聞更復。而晉書地理志代郡僅四縣，先書代，其郡治之再徙又可推而知也。若元魏治平城，爲今大同，唐治雁門，爲今代州，皆非兩漢之舊。自漢高以雲中，雁門，定襄，代郡五十三縣統名爲代以封兄仲，其後中都清河皆號代國，而代之名愈混。應劭於代郡代縣皆注故代國，特爲分別；其實代郡治代僅石趙慕容爲可據。而遂不攷史家通例，水經諸書，遽謂上自趙秦，下及兩漢，凡言代郡代守尉皆在蔚，不亦疎乎？志地理以疆域爲斷；考疆域以年限爲斷。

吾怪夫今之志大同者，合雲中，雁門，定襄，代郡，新興五郡爲一；又怪夫尹氏志兩鎮三關語焉不詳，而於其鄉里尙茫然也。

水經注，『濕水自班氏來，東逕北平縣故城南，東逕猗氏縣故城北，又東逕道人縣故城南，又東逕陽原縣故城南北，俗謂之北那州城。濕水又東流，陽水注之，水出縣東北大澤中，北俗謂之大拔廻水，水自源東南流注於濕水。又東逕東安陽縣故城北，趙惠文王三年，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此即章封邑。地理風俗記曰，『五原有西安陽，故此加『東』也』。濕水東逕昌平縣，濕水注之，水出南墳下，三源俱導，合而南流，東北當作東南逕濕水。濕水又東逕昌平縣故城北，昔牽招爲魏鮮卑校尉屯此。濕水又東北逕桑乾縣故城西，又屈逕其城北。魏土地記曰，『代城北九十里有桑乾城，今縣東八十里靈流河西，城西渡桑乾水。去城十里有溫湯，療疾有驗，今縣東七十五里澡洗塘』。水又東流，祁夷水注之』。以上略本楊篤西寧新志卷一攷證，更參以楊守敬前漢地理圖。但楊圖未著東安陽縣；細之地望，楊篤之說甚是，故從之。

東漢代郡桑乾東安陽二縣地。

續漢書郡國志，『建武二十七年七月，代郡屬幽州』。陽原縣省，郡治高柳。

晉代郡代安陽二縣地。

後魏地形志，『安陽，二漢曰東安陽，屬代郡；晉屬』，是晉代郡有安陽也。而晉地理志，代郡僅代，廣昌，平舒，當城四縣。府志據之，以西寧爲代縣地。案晉書成於唐人，出魏書後，當兼從魏書。

後魏屬代都，爲畿內地；後置昌平郡萬年，昌平二縣。東魏復爲安陽縣，屬高柳郡。

楊篤西寧新志卷一攷云，『案元魏制凡數變。道武定都平城，爲代郡，置司州，安陽在畿內，食貨志所云『天興初定京邑，東至代郡』是也。孝文遷都洛陽，改司州爲恒州，別置燕州，時爲昌平縣，地形志所云『太和中分恒州東部置燕州，領昌平郡』魏志作平昌，今依水經注改，縣一，萬年，昌平』是也。萬年，魏志作『萬言，今依隋書地理志改。孝昌之亂，恒代以北並爲邱墟，時燕州徙治幽州軍都。今昌平州，魏志作宣都者，刻本誤也。

永熙中，復僑立安陽縣，屬高柳郡，地形志所云「寄治肆州秀容郡城」是也。秀容，今山西忻州。案舊置之邑雖不可據，然必先有是地而後乃立是名。意太和中分置昌平郡時，今縣西南諸村仍屬恒州，故亂後徙治各從所部也。

水經注，「濕水東逕昌平縣，溫水注之」。案溫水出縣西北二里海子堰，左會黃羊坡水，南流逕縣城。又一泉自城西南注之，舊志通謂之潞河。其水經冬不凍，三源俱導，與酈注悉合。則今縣城去北魏昌平故址不遠，在桑乾河北二十里。其渡河東南，魏時有故城，酈注證爲漢昌平故城；以上谷之舊縣入代郡之域中，因元魏郡縣之名而誤也。故曰下舊聞考，昌平山水記，皆言漢故縣在今昌平州，證以後漢書寇恂耿弇傳，及魏征南將軍劉靖碑，其非西寧無疑。乃方輿紀要誤據隋志，以今州爲魏郡。隋書地理志，「涿郡昌平，舊東燕州及昌平郡」，誤以僑郡爲本治也。府志復堅執酈注，以魏郡爲漢縣，而後漢昌平已屬廣陽郡，其說必不可通，遂謂今之西寧能越蔚州諸地而屬京師：縮地求合，愈失愈遠矣。按楊所考歷證各書之誤，精確無比矣。

### 隋靈丘縣地，屬雁門郡。

隋書地理志，「靈丘，後魏置靈丘郡，後周置蔚州，又立大昌縣。開皇初郡廢，縣併入焉。大業初，州廢」。案此則合今之蔚縣，陽原，靈丘，廣靈爲一縣地，而陽原應爲隋靈丘縣之北境。然舊唐書以安邊爲隋縣，而志不載，蓋不久即廢。隋書兼志五代，文有詳略也。

### 唐蔚州橫野軍安邊縣，屬河東道。

楊篤西寧新志卷一考云，「唐書地理志，「蔚州東北有橫野軍。乾元元年徙天成軍合之，而廢橫野軍」。又云：「蔚州，貞觀五年治靈丘，開元初徙治安邊」。舊書云：「安邊，隋縣」，新書云：「開元十二年置，治橫野軍」，是開元中州與軍縣同治一地，其文互詳。惟新書言至德二載州復故治，似還治靈丘者，舊書則云乾元元年置蔚州，爲不合。案，舊書是也。乾元元年置蔚州，與廢橫野軍同時，是蔚州於此年始治今州，安邊縣亦隨之而徙，故郡及縣皆更名與唐，而舊縣遂爲天成軍地。元和郡縣志：「雲州東至清塞軍一百二十里，又東至天成軍六十里」，則確爲今之



天鎮，與西寧相距七十里，故兩軍可合爲一也。若通典謂橫野軍在蔚州東北百四十里，元和志謂在州東北百三十里，乃今靈丘至今蔚州之路；州已再徙，兩書仍沿其舊，遂多牴牾。以致方輿紀要從遼史係之順聖西城，又據宋白說謂在蔚南續通典橫野軍初置在飛狐，後移蔚州。府志從唐書係之蔚州，又泥杜佑說謂在深井案深井雖在蔚州東北，而相距百七里，亦不合，去靈丘三百里矣。今案雲中志言「蔚州北八十里，天城南七十里，有大古城門，世代莫考」，其地在今縣東八里之方城堡，嘗斷爲橫野軍安邊縣地。以唐天文志所測極度證之，故當是也。今按楊守敬唐地理志圖未載橫野軍安邊縣，蓋亦以衆說紛紜，莫衷一是；若觀楊氏此考，必當恍然矣。

### 宋雲中府路蔚州地，但不久卽失。

宋史地理志，「雲中府，唐雲州，大同軍節度。石晉以賂契丹，契丹號爲西京。宣和三年，始得雲中府，武，應，朔，蔚，奉聖，歸化，儒，嬀等州，所謂「山後九州」也」。又云，「蔚州，唐置，石晉以賂契丹。宣和五年，守

將陳翊以州來降。六年，翊爲金人所殺，復取之」。按宋之政權及於本縣，雖爲時特暫，然楊氏西寧新志竟未考及，唐後即接遼代，似亦未妥。

### 遼西京道弘州博寧軍刺史，永寧，順聖二縣地。

遼史地理志：「東魏置北靈丘郡。唐初地陷突厥。開元中，置橫野軍安邊縣。天寶亂廢爲襄陰村。初軍曰永寧，統縣二：永寧，順聖。順聖本魏安塞軍。五代兵廢。高勳鎮幽州，分永寧縣置，初隸奉聖州」。

楊篤西寧新志卷一考云：「案弘州一作洪州在魏末自爲昌平及安陽地。遼史旣以蔚州之定安當安陽，舍數百年相承之故縣，從一時權宜之僑郡，誤。順聖故城在今縣東城東八里，去壺流河入桑乾處十二里：河西爲漢桑乾縣，故代郡治也，河東爲北魏萬年縣，故昌平郡治也；無所謂安塞，魏地制亦不立軍名僅西河有什屋軍，疑「縣」字之譌。又據志有白道泉，白登山。白道泉以之名者衆矣。白登山在陽高縣南，桑乾河之北，爲彼時宏州西境；而志以河南之火燒嶺當之，謂之火山，云有火井，殆未讀水經注全文也，皆誤矣」。楊

守敬遼地理志圖亦同此說。

## 金西京路弘州刺史，襄陰，順聖二縣。

金史地理志，『弘州，下，刺史，國初爲保寧軍，縣二：襄陰，倚。本名永寧，大定七年改。順聖，本安塞軍故地，遼歷中置』。按以順聖爲安塞軍故地，誤同遼史；不言魏，蓋疑之也。考唐書兵志，安塞爲范陽道十六軍之一。地理志，幽州西南有安塞軍，則不在山後八軍內，與順聖無涉。方鎮表，『永泰元年，渭北鄆坊別置都團練使，增領安塞軍』，則今陝西延安屬縣，尤與順聖無涉。遼史言魏安塞至五代兵廢，明誤以唐爲魏；不然，元魏邊縣至隋唐無不省改，何獨一軍戍歷四百餘年猶相承耶？通鑑乾寧四年，『李克用攻安塞軍』，注云，『在蔚州東，媯州西』。蔚州志據之，謂克用所攻即州之定安故縣。宣鎮志又據遼史，以爲即順聖之東城。案舊五代史唐本紀言『乾寧元年，安塞軍戍將劉仁恭携族歸克用』，劉仁恭傳則謂『仁恭爲蔚州戍將』，是其地固當在蔚。本紀克用以四年八月大舉伐仁恭；九月戊寅師次蔚州；辛巳攻安塞，大敗於木瓜澗：是其地去蔚又非一

日程。一統志，木瓜澗在廣昌東南四十里，可證也。

則以屬蔚州東七十里之定安已非。而乃以順聖東城當之，言地里者轉相依從，此考古之疎也。以上楊薦按語，見西寧新志卷一。楊守敬金地理志圖亦同此說。

## 元大同路弘州及順寧府順聖縣。

元史地理志，『遼置弘州，金仍之；舊領襄陰，順聖二縣。至元元年，割順聖隸順寧府，省蔚州爲仙靈縣屬焉。其年復改爲蔚州。後并省襄陰』。

## 明宣府左衛地，後置順聖川東西二城。

明史地理志，『宣府左衛有順聖川，北有東西二城：東城元爲順聖縣，西城元爲宏州。洪武中俱廢。天順四年修築二城』。又云，『保安右衛，永樂十五年置於順聖川楊守敬明地理志圖謂置於懷安衛（今懷安縣治）者蓋誤矣，十七年徙治西沙城』。舊志謂『天順四年從武強伯楊能之請，築東西城。成化二十年，置分守參將，以二城屬南路』。據此則本宣府左衛地，旋爲保安右衛，衛徙復爲宣府地，其後始別爲南路，而直隸於都指揮使司；明史特從其初，係於宣府左衛也。

## 清初仍明制，後改設西寧縣。

清史列傳卷十一郭世隆傳，世隆巡撫直隸時，於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疏言以順聖川西城改爲西寧縣，得旨俞允。畿輔通志，康熙三十二年置縣，以東城併入，屬宣化府。按兩書所載甚合，蓋三十一年十一月准設縣而翌年實行也。

民國元年，仍西寧縣名。二年，改陽原縣，屬直隸省口北道。

按民國二年，廢清代府制，直隸宣化府改口北道，初

附沿革簡表如左

戰國	西漢	東漢	晉	後魏	東魏	隋	唐
趙國 代郡 安陽	桑乾 陽原 東安陽	代郡 桑乾 東安陽	代郡 安陽	昌平郡 萬年 昌平	高柳郡 安陽縣	雁門郡 靈丘縣	河東道 蔚州 安邊縣
宋	遼	金	元	明	清	民國 初年	民二 以後
雲中府路 蔚州一 部	西京道 弘州 永寧 順聖	西京路 弘州 襄陰 順聖	大同路 弘州 順寧府 順聖縣	宣府 順聖川 東西二 城	西寧縣	西寧縣	陽原縣

置觀察使，後改道尹。改道時以甘肅有西寧府，內務部爲免重複，故改本縣爲陽原，從漢代故名也。

民國十八年，直隸省屬之口北道劃歸察哈爾省，本縣遂屬察哈爾省。

民國十七年，國民黨統一中國，五月北伐完成，旋改直隸爲河北省，廢舊日道別，以舊京兆二十縣統歸河北。十八年，又劃口北道十縣歸察哈爾，於是與察哈爾特別區之口外六縣，共十六縣，而別成一省。

陽原縣志十八卷，本邑李革擬先生（泰葵）纂，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出版。其書極有法度（其叙例目次當于下期續刊），而于社會

經濟之變遷，生活產業之形態，均甚注意，洵爲近年方志名著。茲先將沿革一篇刊載於此，藉當介紹。

編者。



# 開封小記

蕭愚

## 一，道路及交通

開封爲河南省會，北臨黃河；出開封北門到黃河之黑崗口僅十八里。南門外數里有隴海鐵路，東達徐州與津浦鐵路連接，更東則達海州連雲港；西至鄭州，與平漢鐵路連接，更西則至西安，與西蘭公路相啣。

開封城周圍約十餘里。北門西門各一。南門有二：偏西者爲舊日固有；偏東者爲馮玉祥督豫時新鑿，規模較各舊門爲小，有『小南門』之稱。東門亦有二：偏北者俗稱『曹門』，通山東曹縣之大道也；偏南者稱『宋門』，通宋故城商邱之大道也。故老相傳，則謂宋太祖微時，嘗因事爲官府追捕，逃到東城，城牆爲裂，因得逃去，後遂就其裂處另闢一門，乃有『宋門』之稱焉。

城內外街道，舊極狹小不平，略經雨雪，便泥濘難行。民國三四年間，始有石子馬路，自督署至城南公園爲當時最長之馬路。民八九年間，承大旱之後，華洋義振會以工代賑，興築自宋門至南門外西後街間之馬路，是爲開封第二條用石子築之長馬路。此後，商業繁盛居

戶稠密之區，石子馬路逐漸興修。但修補不時，溝渠不通，平日崎嶇如故，霪雨仍舊積水，視前改進不多。近年路政建設之呼聲一出，開封馬路之興修由河南建設廳全盤籌劃，興築六大幹路，拆讓路旁房屋，加寬路身，一律修成柏油路，路旁人行道亦用三合土修成。現各幹路峻工者已達十之六七。僅就馬路一點言之，開封視國內通都巨邑無多讓焉。

開封有無線電台一座，每日早十點至十二點，晚六點至十點播音，河南多數縣份均可聽收。城內及車站附近可通電話，聲音極爲清晰。開封與外縣，有長途電話可通者，亦達三四十處。交通部河南郵電管理局設於開封，各縣設有分局，開封外縣間之不通長途電話者均通電報與郵件。開封所用之車輛，城內及車站附近以人力車爲多，四鄉仍用『太平車』。汽車雖日漸增加，但究以要人用及軍用汽車爲多，餘則爲建設廳之長途汽車，及私人專爲營業用之兩三輛耳。建設廳之長途汽車，自開封通車之區約達三十餘縣，以後當能推及全省。但惜

定價太昂，乘者不易普及，不免爲發展之障礙。人推單輪車，已漸趨淘汰。馬車，在開封竟未曾通行，以後將永不通行矣。

### 一、官署，學校，及文化機關

開封官署學校頗多。河南省政府，省政府各廳，河南省黨部，河南綏靖公署，河南保安處，省會公安局，河務局，煙酒稅局，開封市政委員會，開封縣政府，教育局，營業稅局，郵電管理局，開封縣黨部，契稅經理局，黃河水利委員會，河南高等法院，開封地方法院，……或爲一省之機關，或爲一縣之機關，或爲中央政府特設直轄之機關，種種名色，不遑枚舉。

學校方面：屬於大學教育者，有河南大學，內分文，理，法，農，醫五院，學生約近千人，常年經費開有三十餘萬。專科學校，有省立職業學校及私立東嶽藝術學校，私立河南藝術師範學校，私立體育學校，私立中原藝術學校。中等學校及師範學校，有開封高中，開封師範，開封女子師範，開封初級中學，開封女子中學，俱係省立；黎明中學，兩河中學，濟汴中學，豫中中學，靜宜女中，北倉女中，明誠中學，嵩陽中學，中

州中學，明倫中學，明倫女中，梁苑女中，現代中學，大華中學，私立高中，豫光中學，建國中學，強豫中學，志成中學，俱係私立。小學校，省立者十一所，縣立者十四所，公安局立者三所，私立者三所。此外，民衆學校及實驗小學，共約七八處。各中小學生人數，至爲差池。大抵，省立學校學生常在三四百至六七百之間；縣立小學之學生，較少；私立中小學，學生最多者可在五百人左右，然亦間有一二學校僅有學生二三十人或竟至僅十數人者。省立學校經費，可照預算發九成，縣立小學僅能發六成。私立學校，每年學校收入，大概足敷開支，一二成績優良之學校且能年有贏餘，存爲基金。收支不足相抵，其勢將趨於關門者，僅有五六私立中學而已。

近年，因政局穩定，開封教育顯見進步。如各校圖書館之漸趨實用，標本儀器之逐漸擴充，優良教師之漸能久於其職，學生對於校規已能大部服從，學校行政已無紊亂現象，其最著者也。又如，開封教育界之派別的割裂局面雖依然如昔，但實質上已起變化。以前是：是本派的即要，不是本派的，如無特殊情形，決不要。現

在是：是本派中之好的方要，不好的亦不要。此亦一進步也。

此外，開封實驗教育區之工作，頗值吾人注意。該區係李廉方先生所主持。李先生主張環境教學，以一種活動爲一教學單元。此種主張，詳具於李氏所著國語教學課程方案中，曾在該區附設之小學校內加以實驗，頗著成效，甚得各方之贊美。該區出有鄉土教材，兒童玩具多種，及季刊一種。季刊之內容及形式，均前此開封所無。鄉土教材，雖有時稍嫌粗疏，然大體可供小學教師教學之用。玩具，則定價過昂，未免有貴族化之誚。該區之工作，頗予開封小學界一新鮮的刺激，江南人士已有開始加以注意與研究者。作者北來時，開教育廳對該區有取消之議，不知真相如何，至可念也。

開封圖書館，有省立圖書館一處，內藏舊籍甚富。閱覽人數，每日約在百人以上。新書有押金者，可以外借。但間有一二學人，因研究上方便，雖非新書，不交押金，亦可於商得館長同意後暫時借出。館長係井偉甦先生，舊學根底甚深，藹然長者也。

開封博物院，藏有甲骨鐘鼎等古器物。有地質調

查所，每年出有調查報告。有大小報館七家，而河南民報及河南民國日報，因政府及黨部之補助，規模略具；其餘各報則維持已感困難，談不到改進也。

### 三，農產

開封之土壤，四鄉不齊。西鄉北鄉及東鄉之一部份沙多質薄，二十年前幾等棄地。後以人工翻沙，始植花生。十數年來，爲開封農作物中之巨額產品。每年花生熟後，花生行及市民群相購置，露天曝曬，去殼囤集，待價而沽。十一月間，南商北來；隴海道上貨車絡繹不絕者，俱裝運花生米（花生之去殼者）經徐州而南下者也。近年，少數花生米商人感覺運費過重，乃有變生爲熟之法：買花生米後，就地榨油，賣其糟粕，而獨運油以去，所省運費不止一半。開封之花生類出品遂有花生米與花生油之分。居留開封之英商某，過去兩年，曾對花生囤集事業投資十萬。作者曾對其經紀人某君表示不滿，諷其有包辦嫌疑。據某君談，開封之花生事業，如無百萬以上之投資，便談不上包辦。某君之言雖未必完全可信，然開封花生米貿易額之盛要可知矣。

開封南鄉及東鄉之大部，土質均極肥沃。產大麥，



小麥，高粱，菽，綠豆，豇豆，青豆，玉米，穀，芝麻，棉，白薯，紅薯；而小麥，高粱量最多，棉，綠豆，白薯，紅薯次之。小麥及高粱產額，每年頗足開封境內之用。近年雖迭有別縣麥麪在開封相當地暢銷，然開封麪粉每日流出境外以爲軍需之用者，數量亦不在少。棉之產額，近年似逐漸減低；開封土布，銷路日蹙，或其主因也。就全體言之，開封肥地反不如沙地經濟利益之大，此爲一極有趣味之事。

開封蔬菜，有白菜，蘿菔，荊芥，韭菜，菠菜，油菜，芥菜，王瓜，扁豆，絲瓜，茄子，豆莢，生菜，香椿，筍，梅豆等。近年有天津蘿菔，洋白菜等。

開封果樹，有柿，梨，棗，栗，杏，桃，李等。梨子，柿子，棗子，每年運往境外者亦多。普通樹木，有柳，楊，松，栢，槐等，而楊柳最多，栢號稱『祥栢』（開封舊名祥符），最名貴，惟產額少。

開封水中產品，魚較多，小蝦及蟹偶爾有之。開封境內之黃河鯉最美，其迤西及迤東之黃河鯉均不如也。

開封農間之情形，近數年之收穫均大致不差，治安上亦較前稍好。大體上言之，尚可度日，其中一小部份

人且可略有積蓄。但就最近之趨勢言，亦有至可慮者。蓋鄉人繁殖甚速，而田中所出有限，城市經濟又日頻窮途，已不能如前之吸收鄉間剩餘份子。且鄉村人亦日漸感染城市奢侈之習，紅綠洋布已漸取藍白棉布而代之，煤油已將代替菜子油，普通烟葉將讓位於紙烟捲；而二年以來，梁麥之價較前反爲低落。此絕非小事而可以兒戲視之者！

#### 四，商業

開封商業，有『旅商』與『坐商』之分。前者多爲外來商人，寓於客棧或其所專業之『行』內，因時而來，以時而去，人數多寡及損益情形多屬流動性質，並無一定。此類商人，以營花生，皮革，藥材，糧食，鮮貨等業者爲多。有專門招待此類商人者，名『行商』（行音杭）。行商，各就專業設有專行，往往院落寬敞，房屋略具，可以住客，可以存貨。旅商買賣，均爲經手。交易一定，則按成抽取經手費，謂之行用。往日金融活動，旅商人多，手頭亦頗潤綽，行商需惠不小；近來除花生業外，其餘旅商與行商俱日趨於消沉矣。

坐商，乃指開有店鋪之商人而言。此類商人以布匹

綢緞業及百貨店業爲主要。近三年中，此三業敗壞殆盡。前年年底，布匹業之同時歇業者聞達七十餘家，同業之僅存者不過勉強維持，不至虧累而已。綢緞業，表面上似尚可支持，然據商會中人言，實無一家不賠，滿心想歇業，而官廳不准，無可奈何也。百貨店業較前二者稍勝，其間有不能支持者，亦有年有贏餘者；然即就後者言，亦不如以前遠甚矣。

銀錢業，五六年內的變遷最大，倒了三個銀號，銀行則由一個而七個。當民十七八年間，只有一個省銀行，後來添上個交通銀行，中國銀行，上海銀行，中央銀行，又添上個金城銀行儲蓄處，去年改爲正式金城銀行；再添上個豫鄂皖贛四省農民銀行，去年改爲中國農民銀行。這七個銀行，各有各的做法，在開封人底心目中俱尙有其相當的信用。至其營業方法，損益情形，則未知究竟如何也。

書業，在民二十一年以前，俱獲利無算。某書店以三千元之資本，至年終結賬時，股東所分紅利竟達原資本額一倍以上。雖營業者得其人，亦時機湊巧，非全由一人力也。一折小說書初發賣時，售價之廉震動全

城，每日往各書店購買者絡繹不絕；其發賣別縣者，日以二三十麻袋計。是時，各書店之業此者無不紅光滿面。然花無常好，一二年間風氣不變，書業頓呈蕭條。近年考試大盛，關於應考之書籍甚易脫手。現各書店雖尙不至如布匹綢緞業之賠累，而三年前營業之盛況究不可復見矣。

旅館業，飯館業，浴業，電影業，戲業近年亦不大好做；然資金充足，設備完善，招待週到，營業略具眼光與手腕者尙不至完全賠累也。

## 五，工業

開封工業以手工業爲主要。木工，石工，染工，竹工，裱糊工，成衣匠……等業，各開一小鋪面，由主持人收徒自助，勤勞堅苦，平常率能維持；一旦有大工，則分招匠人，按日計價，精於計算之頭腦人頗能獲得餘利。至泥水匠人，素日並鋪面亦無之，有事時臨時集合，每日淨得工資若干，他非所問也。理髮業，近年頗發達；其規模較大，設備較全者，月入甚旺，每屆舊歷年終，一理髮師所分紅利有達四五百元者，以視大百貨店之老板反有過之無不及也。

開封新式工業，有電燈公司一所，製革公司一所，翻砂廠二所，麵粉公司二所，印刷所規模較大者七所。電燈公司，過去營業惡劣，近因與上海某電氣公司合作，資金人才較前充實，官廳軍營中又已不如以前之納電費，燈光較前爲明，而利潤亦較前爲厚。製革公司，往年較好，去年亦無利可言。翻砂廠，據聞營業尙好，其詳情不明。麵粉公司，一爲官股，一爲商股，出品互有短長，故各有一部份之顧主，利益並不衝突；近年營業以前者爲較好。印刷所，二年以來倒閉者二，其未倒者除二官辦者外，恐只有一兩所工人自己組合者能真站得住也。十年前，開封尙有火柴公司一廠，頗能應河南全省之需要；惜迭受軍事影響，廠址被佔，無形擱置，今機器成鏽鐵矣。

## 六，宗教

開封之宗教，舊以佛道教爲最普遍。自民十三馮玉祥督豫，佛道廟宇盡改爲學校及文化機關，神像俱爲毀棄，僧尼道士或改業，或出境。十年以來，其信徒迄無聚會禮贊之所，亦未聞其有所抗爭或作復興之圖。蓋佛道教在今日之開封已極爲銷沈矣。

天主教，在開封有教堂一所，建築宏大，作尖塔式。設有醫院一所，女學一所，專門學校一所。北伐軍佔領漢口前，所有在豫外人完全退去，教會設立之醫院及學校全部停辦。近數年雖逐漸恢復，亦不復有以前之盛況矣。教徒似不多。

基督教在開封者，有聖公會，內地會，浸禮會，長老會，安息會等。長老安息在開封之工作不如在外縣者，不甚爲一般社會所知。聖公會浸禮會舊各附設小學一，及男女中學各一；內地會附設福音醫院一。內地會之醫院，在開封頗著聲譽。北伐軍事向北進展時，雖曾一度停頓，但不久即經恢復，近年規模且較前爲大。惟自河南大學附設醫院以後，新式設備頗稱完全。福音醫院，雖經擴大，其地位反不如昔。浸禮會之小學及女學雖已宣告停辦，男中則於北伐軍事結束後即行恢復；嗣後不久，爲華人收回自辦，成績頗佳。聖公會之小學及男女中，經一度停頓後均已恢復，惟原來男女兩校於改易新校名後變爲新校之兩部。其教職員之人選，組織，較停辦前不只進步一倍；但學生之人數，學校之聲譽，以及真實之成績，反不如十年前之能在開封中學界



名列前茅。此恰可與福音醫院之情形，作一有趣之比照也。基督教徒在開封者，常有二三千人。

回回教在開封之歷史遠較天主教基督教爲久，教徒人口約在七萬以上，共有清真寺十六所，其教育事業及經濟能力均較一般爲落後。全縣清真寺雖多至十六，而小學僅設三所。人口雖衆，而作小營生者最多，富有之家寥寥可數也。其最大之特點，爲能吃苦，能互助，能犧牲。二三十年來，禍亂頻仍，軍事迭興，有力者毀滅神像，軍隊佔據廟宇教堂，而回教寺院如獨處世外，完然無損，此由於其潛在之勢力爲一般人所畏忌，而足使吾人驚異者也。近開封回教公會已成立，聞其組織及份子均相當健全，主持者頗有爲回民謀福利之意。然經費支絀，前途能否發展尙不可知也。

## 七，附記

綜觀開封各方面之情形，近數年來確有相當之進步。如時局繼續安定，開封之一切建設均可徐徐推進，其成績常較現狀爲勝。此一點，頗足使我人樂觀。但就更另一方面言之，開封經濟情形之敗壞已絲毫不能掩飾。十年之間，富者貧，貧者困，其例比比，莫遑畢

舉。電影院，戲院，茶社數目，較十年前不止多出一倍，此非市面之趨於繁榮，實乃象徵一般人苦悶之大，及遊手好閒者之多。而一般人築室置物，只圖省費悅目，不遑審其堅柔，蓋只謀現狀之苟安，不再作長遠之打算矣。凡此皆開封前途之重大隱禍。此隱禍之暴力實挾世界的背景以俱來，固絕非開封一隅之表面上的新建設所可相抵相消，亦絕非開封一隅之官民所能全力挽回。此問題性質之嚴重及其內容之複雜，均大足耐吾人深思者也。

廿四年七月北平旅舍中

開封面積及人口，因係數字的統計，旅中無從稽考，故不及。又開封古蹟傳說及待考証者頗多，本文不能容，俟異日別記之。

——作者附識

## 歐亞公司新開

### 陝蓉綫昨晨試飛

八時四十分起飛，下午即抵西安  
今晨再由陝試飛漢中而至成都

交通部爲便利川陝交通計，特於前月令由本埠歐亞航空公司開闢陝蓉新航綫。該公司總經理李景樞奉令後，即從事積極籌備，並於上週親自由平飛陝視察。返滬後，即籌備試航事宜，現一切俱已就緒，故特於昨日上午八時四十分，令由該公司代理機組主任何恩爾，西安站主任楊醒鍾，及駕駛機師Pastel，卡司特伯爵等三人，駕容克斯三十四號巨型五號飛機，由龍華飛機場出發，試飛全綫。李景樞氏本擬隨機前往，沿途視察，旋因滬要公甚多，故臨時中止。

華東社記者於昨日下午六時往詢該公司負責人，據云，試航機係於八時四十分由龍華飛機場起飛，因今日（即昨日）氣候甚佳，故試飛殊爲順利。該機裝有無線電通訊設備，沿途均有電拍滬，報告行止。計十時零五分過首都，下午一時十分過鄭州，至四時卅一分即抵達西安機場。較向來飛行速度早到五十九分鐘，實開歷來未有之新紀錄。

又據該公司查秘書謂：由滬至西安，本公司向有航綫，故試航甚爲簡便，行程爲一千二百九十九公里。西安至成都，本公司則向無航綫，故試飛較爲麻煩；行程因未試飛過，故不知其詳，大約在六百公里光景。是綫多山嶺，如試飛順利，則三小時即可完成。今日（即昨日）出發之試航機，下午抵西安後，即在該處過宿，明晨（即今晨）八時再由西安試航。經漢中並不停留，即直飛成都。

華東社記者最後又詢查秘書，此次試飛後，倘成績良好，則何時可以正式通航。據謂：日來外間盛傳已定本月十日通航。但本公司雖希望是日可以實現，惟深恐萬一籌備不及，或發生其他阻礙，而不能如期通航，則斯時反失却公司信用，故公司方面絕對暫不發表正式通航日期云。

### 陝蓉航線

歐亞公司代交部經營

查鎮湖談商洽之經過

【上海通信】記者昨晤及歐亞航空公司秘書查鎮湖，談及陝蓉航線

事，據云：陝蓉航線乃本公司承受交通部委託而開闢，與現在本公司所經營之其他航線性質不同。本公司對於此綫，除在飛航上負責代辦外，所有漢中、成都兩地機場及電台等，概由交部自行設備。航線全部營業收入，亦歸交部。其支出如機師月俸，機器折舊，機油消耗等，則由公司向部取回相當酬勞，約爲每公里一元八角餘。本年六月，公司曾向交部呈請，由交部經營此綫，但經批駁。事後另行磋商，乃允由公司爲交部代辦。交部所以未許公司直接經營，蓋亦有故，緣交部於過去經驗中，感覺從前經營航線辦法未臻妥善也。

當民國十八年八月，中國航空公司由交部與美國飛運公司合組之初，交部本意，原在利用外資及國外技術人才。次年本公司成立時，亦本此用意，訂立合同。故兩公司合同中，皆明白規定，美德兩方擔任股本外，並供給技術人才，指定航線經營，均以十年爲期；在經營三年後，所有技術人才均須易以國人。但迄今已逾三年，關於技術人才須盡易國人之一點，並未完全做到。以是交部感覺過去經營辦法殊欠妥善，不應再使兩公司直接經營之航線增加；若事實上誠有增加必要，不如逕行自辦。

現在除兩航空公司已在經營之航線因有合同關係外，若有新線開闢，如由公司呈請核准，必遭批駁無疑。惟在此本國飛航設備未全之際，當可通融，由公司代部經營而已。去年中國航空公司所開之渝昆綫，亦係由交部委託該公司代辦者。至於本公司增加股本之原因，乃在於維持已定航線。因本公司創立之始，目的即在貫通歐亞交通，故無日不在使此理想成爲事實。惟滬新線自盛馬一役後，因新省當局不允通過，不得不將蘭州至塔城之極西段停航。迄今二年之中，已屢次與盛世才交涉，但皆不得要領。此綫既不能直通塔城，中德間之交通即無從聯貫；中德間既無從聯貫，即本公司每年皆須虧蝕，增加資本遂成必要。

至於平粵綫，因廣州與鄭州之間，極少商業往來，營業清淡。近且以漢口長沙兩地機場爲水所淹，又不得不將南段暫告停航。至於北平至鄭州之一段，則仍照常行駛。而較佳者，僅寧夏包頭一線而已。本公司現有飛機七架，時感不敷調遣，且皆爲容克斯式34及33號，機齡較老。現長沙航空公司新採用者係容克斯式100號，其速度昇空率皆較佳，故向該公司暫借三架。如合本公司所需，即另購該項新機；如不合用，即行退還。外傳向德定購三架，並非事實云。（三日）

（二四，八，六，大公報）

# 楊守敬地理著述考

朱士嘉

清代史家多兼精輿地之學，顧祖禹，胡渭，徐松，李兆洛等各有專著，或尋繹水道之源流，或窮討州郡之沿革，或就一書而繁徵博引，爲之箋注，用闡義蘊，其爲學也無不以全力赴之，故能發前人之所未發。迄乎清末，楊惺吾先生崛起楚北，竭數十年精力於此，遂集諸家之大成，蓋近百年來治歷史地理者無能出其右焉。

先生，湖北宜都人；生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卒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平生無他嗜好，惟金石與書法耳。年二十，獲見鄭蘭家藏六嚴所作歷代沿革圖，假歸摹繪，如出一手；鄭蘭顧文彬咸驚歎爲奇才，於是求進之志益堅。年三十餘，始撰歷代輿地圖，後又續撰隋書地理志考證，漢書地理志補校，晦明軒稿，水經注疏（未成），水經注圖，禹貢本義，三國郡縣志補正，水經注疏要刪，輯古地志等十種。相與商榷校讐者，歸善鄧承修，東湖饒敦秩，枝江熊會貞，黃岡馬範疇，陳鴻濟。文昌潘存最激賞之，於歷代輿地圖題詞（光緒五年）云：「楚北楊君惺吾博覽羣籍，好深湛之思，凡所論述，妙悟若百詩，篤

實若竹汀，博辨若大可。尤精輿地之學，嘗謂此事在漢以應仲遠爲陋，在唐以杜君卿爲疏；此必有洞見癥結而後敢爲斯言，所謂『眼高四海空無人』者也。所撰歷代輿地圖貫穿乙部，隋書地理志考證算及巧曆，而水經注疏神光所照，直與酈亭共語，足使謝山却步，趙戴變色，文起梅村未堪比數。蠶繻歲久，煥若神明；曠世絕學，獨有千古。大雅宏達，不我河漢。先生之才與識，卒前三十餘年已爲人所推重如此。

其精心之作，始於同治年間（時三十餘歲），成於光緒三十四年（時七十歲）。茲依年代先後分述之，首列書名，卷帙，版本，次及序跋，目錄，書後間或附以按語，以待博雅君子稽攷焉。

## （一）歷代輿地圖：

### 1. 歷代輿地沿革險要圖七十篇（光緒三十

二年重校刊本）

孫璧文序（按孫序今本缺，見光緒五年東湖饒氏刊本。以其於本書無所發明，故不錄。）



饒敦秩跋（光緒五年）敦秩弱冠，讀乙部書，苦於地理不知其鄉；又今古異名，尤費稽考。後得顧氏方輿紀要讀之，嘆爲絕作，其歷代州域形勢尤得要領；惜其無圖，思欲補之，而見聞寡陋，未遑丹鉛。去歲與楊君惺吾論及此，出舊稿一帙，云係十年前與歸善鄧君承修所同撰者。其中自正史而外，有歷代割據及十六國等圖，較江陰六氏沿革圖爲翔實，而梁陳周齊四代乃缺焉。余以爲此不可不補之也，乃延惺吾至余家，與之鈎稽排比而成之，又推廣於東晉，東西魏，五代，宋南渡及歷代四裔諸圖；合之前稿，共得六十七篇（按目錄凡七十篇），略著其說於圖隙，使讀者易於省察。其於關塞險要，尤兢兢致意。雖地無常險，古今情殊，鑒往事之得失，知將來之利弊，此區區與惺吾輯錄之意，不第以考古爲讀史助也。

自序（光緒三十二年）四十年前，余在京師，與歸善鄧鴻臚承修同撰歷代輿地沿革險要圖；光緒戊寅復與東湖饒君敦秩增編而刊之。歲久漫漶，鄂中滬上西蜀均有翻本而訛謬茲多；擬重鐫之，未暇也。邇來有日本河田熙者就余書刪併，竟以南北朝合爲一圖，而圖中又

只題劉宋北魏兩代，豈知南之宋齊梁陳，北之元魏齊周，其疆域州郡分合不常，乃以一圖括之；五代十國亦只一翻：反謂余圖爲疏略，其誣罔何可言。使初涉亥步者驚其刻印之觀美，不考其事實之有無，貽誤後學匪淺鮮也。乃囑門人熊君會貞重校之，亦間補其缺略。吾願讀此圖者勿徒觀其表焉可也。

目錄：

禹貢九州圖，爾雅殷制圖，職方周制圖，春秋列國圖，七國形勢圖，秦三十六郡圖，楚漢之際諸侯王圖，楚漢之際形勢圖（舊刻本缺），前漢地理志圖，前漢末割據圖，後漢部國志圖，後漢末割據圖，三國疆域圖，三國形勢圖，晉地理志圖，東晉疆域圖，前趙疆域圖，後趙疆域圖，前燕疆域圖，後燕疆域圖（西燕附），南燕疆域圖，北燕疆域圖，前秦疆域圖，後秦疆域圖，西秦疆域圖，前後蜀疆域圖，前涼疆域圖，後涼疆域圖，南涼疆域圖，北涼疆域圖，西涼疆域圖，西夏疆域圖，楊氏疆域圖，南宋州郡志圖，南齊州郡志圖，梁疆域圖，陳疆域圖，晉宋齊梁陳形勢圖（舊刻本缺），北魏地形志圖，東魏

疆域圖，西魏疆域圖，北齊疆域圖，北周疆域圖

(後梁附)，東西魏齊周形勢圖(舊刻本缺)，隋地理志

圖，隋末割據圖，唐地理志圖，唐藩鎮圖，李茂貞

割據圖，夏元昊割據圖，後梁並十國圖，後唐並七

國圖，後晉並七國圖，後漢並六國圖，後周並七國

圖，宋地理志圖，宋南渡疆域圖，遼地理志圖，金

地理志圖，元地理志圖，元末割據圖，明地理志

圖，明九邊圖，方輿紀要名山大川重險圖(舊刻本

缺)，兩漢四裔圖，南北朝四裔圖，隋四裔圖，唐

四裔圖，宋四裔圖(舊刻本缺)，元四裔圖，明四裔

圖，地球圖(見舊刻本，今缺)

按歷代輿地沿革險要圖初刊於光緒五年，凡六十

七篇。續刊於光緒三十二年，凡七十一篇。後者

多出楚漢之際形勢圖一篇，晉宋齊梁陳形勢圖一

篇，東西魏齊周形勢圖一篇，方輿紀要名山大川

重險圖一篇，宋四裔圖一篇。惟地球圖爲今本所

刪。圖中注釋亦互有異同，大抵後出者愈精詳愈

扼要，刊版亦較清晰可觀，益見楊氏二十餘年來

致力輿地之學，無日不在進益之中，而猶虛懷若

谷，孜孜不倦，其精神至可欽佩也。鄧承修，饒敦

秩，熊會貞諸君先後爲之商榷讐校，是書之成均

與有功焉。其續刊之由，自序詳之矣。

## 2. 春秋列國圖 (光緒三十二年刊本)

自序 隋書經籍志梁有春秋古今盟會地圖一卷，亡。新

舊唐志及宋人著錄，所載春秋圖無慮十餘家，而皆不

傳。相傳東坡指掌圖略具方隅，國朝顧棟高春秋大事

表圖稍爲詳備，而以今日郡縣爲主，亦散渙不易理。

六嚴之圖，限於篇幅，但書國名，不著屬地，殊未足

饜人意。余以爲治地學者，禹貢而下，以春秋列國爲

繁蹟，故自服杜京相璠以來，代有傳述，亦多異同，

而無圖以證明之，終少抉擇：乃與門人熊君會貞爲此

圖。其中犬牙參錯，彼此攘奪，既難以專屬，故不強

爲界畫，而別爲分國目錄，并子注其年代，使讀者易

於尋求，庶其無缺焉。

## 3. 戰國疆域圖 (宣統元年刊本)

自序 地理之學，有關於興衰存亡者，此古今一也，而

戰國爲尤甚。當時將師之明畫，策士之陰謀，於地利

尤兢兢焉。楚失漢中而巴蜀屏撤，秦得河西而韓魏土

崩，其明徵也。國朝爲斯學者，有張琦之國策釋地，頗傷簡略；至狄子奇與程恩澤同撰國策地名考，稱詳贍矣。然如岸門有二：韓策，「秦與韓戰于岸門」，此韓之岸門，徐廣謂「潁陰有岸亭」是也。史記魏世家「走犀首於岸門」，此魏之岸門，晉灼謂「河東皮氏有岸亭」是也。史記集解誤以潁陰當皮氏，水經注疑皮氏而未檢得晉灼之說。狄氏以犀首之岸門不見於策，遂於魏地不載。又如靈邱亦有二：漢書地理志代郡靈邱下，應劭曰，「趙武靈王葬此，因氏焉」，此趙之靈邱，在今代州東。史記趙世家趙敬侯九年，「敗齊于靈邱」，又魏世家武侯九年「使吳起伐齊至靈邱」，此齊之靈邱（亦見孟子），在今滕縣東。臣瓚誤認齊靈邱爲趙靈邱，水經注遂亦沿其誤。狄氏以二靈邱均不見於趙齊策中，乃皆不載。竊謂故書有引國策文而今本失之者，狄氏亦採入附錄。如史公所載，安知非國策佚文，似亦當附錄以完戰國地名之全。又國策地名，往往不見於本策而見於別國中。今據本策之地標目，而注別國于其下，以便翻檢，庶不致迷昧云。繪圖者，枝江熊會貞。

#### 4. 嬴秦郡縣圖（宣統元年刊本）

自序 秦三十六郡之目，見於漢志者，河東，太原，上黨，三川，東郡，潁川，南陽，南郡，九江，泗水，鉅鹿，齊郡，琅邪，會稽，漢中，蜀郡，巴郡，隴西，北地，上郡，九原，雲中，雁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邯鄲，碭郡，薛郡，長沙，南海，桂林，象郡也。錢大昕錢坫以爲據。考始皇本紀二十六年「初并天下，分爲三十六郡」，三十三年「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是置三十六郡，初并天下事，而置桂林等三郡在後，不應入三十六郡之數（詳十七史商榷）。故裴駰集解除桂林等三郡，而以內史鄣郡黔中充之（本續漢志）。晉志從其說，又增以東越傳之閩中郡，合南海，桂林，象郡爲四十郡。杜佑，歐陽忞，王應麟說同（通鑑胡注亦據裴說），顧祖禹因之，蓋成定論矣。而劉敞謂鄣非郡名，後人更多異議。陳芳績金榜不數內史，增以郾郡。全祖望不數內史，又謂鄣郡晚出，增以東海楚郡。梁玉繩取水經注之廣陽郡易郡。王鳴盛以黔中郡屬楚在始皇三十年後。聚訟紛紛，莫衷一是。夫人所疑者，內



史，郡郡，黔中耳。證以班志郡國一百三合三輔計，則秦郡當合內史計。司馬彪沈約並稱秦郡，安得謂非秦郡？楚世家（頃襄王二十二年），秦本紀（昭襄王三十年）均載黔中郡，則始皇前即有此郡，何待三十年後？况酈非秦郡，劉攽言之；秦不名楚郡，孫檢言之；酈注廣陽郡，顧炎武駁之；而同一班志，稱故鄣郡則去，稱故東海郡則取，尤爲憑臆進退。今仍主裴說，參以晉志，用息糾紛。各郡區域，則準通典，以君卿之說較古也。至秦縣雖多無考，而推求不難得其大數。秦本紀惠文王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漢志上郡領縣二十三，秦縣大抵多於魏，少於漢，然尙難懸定。始皇本紀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三十四縣，足徵沿河之縣不少，但未指屬何郡，無從與漢縣較量。據漢書高帝紀項羽立帝爲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此秦三郡所領縣數也。漢志巴蜀漢中領縣三十八，華陽國志漢分巴蜀，置廣漢爲二郡，漢志二郡領縣二十五，合計漢共領縣六十三；與秦四十一縣較，秦縣視漢不過少三分之一。又周勃傳定雁門郡十七縣，漢志郡領縣十四；定雲中

郡十二縣，漢志郡領縣十一；定上谷右北平遼西（依史記此二字）遼東漁陽等郡各縣，漢志郡領縣，或增，或減，或同。考勃事在高帝時，其縣當沿秦之舊；雖漢或有析置，而約計秦縣少於漢，應與巴蜀漢中等。以此推之，漢縣道國邑千五百八十七，除武帝後開者外，亦千三四百，則秦縣當八九百矣。班固得見秦地圖，故長廣班氏下兩引其說，惜稱「秦置」「秦更名」者不過數縣，而未即秦縣一一實指之。自酈道元李吉甫以來，所標秦縣漸多，大抵皆據史記秦本紀月表及高祖紀漢諸臣傳著之，而缺略仍不少。余以爲秦縣之名率本於前，其有地見春秋戰國而漢又有其縣者，諸家雖不言秦縣，安知其非秦置，故爲表以空格別之，並又爲圖以黑點記之，使讀者知秦之立縣皆有所因，而漢志之不詳說者可消息得之矣。

##### 5. 漢地理志圖（光緒三十年刊本）

自序 周禮大司徒掌建邦土地之圖，注若今之司空郡國輿地圖（亦見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十五年詔書），是漢室亦設有專官。班氏之爲地理志，必得見司空之圖，故能精核絕倫。惜乎易代之後，遂至失傳（晉裴秀言所見漢氏

圖，粗具形似，不爲精密，此必非漢司空之圖，二千年來亦不聞有追爲之圖者。蓋郡縣之所在有山川間之，若但按道理圖之，則山南或逾於山北，水西或度於水東，此一難也。漢魏郡縣，以地形志照之，多有遷徙（如易陽有易陽城，館陶有館陶城，清淵有清淵城是也），而地志諸書不免以新爲故，其難二也。故城古迹，大抵以括地志，後漢書注，元和志，通典，寰宇記所載爲詳，而諸書亦不免參差，其難三也。近時始有番禹陳氏漢志水道圖說，但據今圖求合漢志，分灌淮爲二水而東陵鄉易位，移鬱水於廣西而牂柯江無著，故書雅記不復兼綜。又有汪氏士鐸漢志釋地，凡漢志千五百八十餘縣，皆一一指以今地。夫前漢之縣省於東京者，唯應劭孟康略著其迹（如開喜，應劭曰今曲沃；安邱，孟康曰今渠邱是也），司馬彪以下遂盡成闕如。以魏王泰，章懷太子，李宏憲，杜君卿，樂永言所不聞者，汪氏從何處知之？憑臆位置，欺罔後學，莫此爲甚！又有陽湖惲氏所刊歷代輿圖稱出李氏兆洛，亦但據其地志韻篇填寫，除江河諸大水之外皆不復圖；避難就易，未足饜飫人心。幸也，有酈氏之水經注在，今城故城，左

右翼帶，次序井然。余乃與門人熊君會貞刺取爲漢志圖，其久失所在者闕焉。志所不載，見於紀傳者，地關險要，亦附出之。別爲釋例一卷，爲讀班志者發其凡。豈敢謂盡厥義蘊，庶免不知而作之誚乎？

#### 6. 後漢郡國圖（宣統元年刊本）

#### 7. 三國疆域圖（光緒三十三年刊本）

自序 武進謝鍾英三國疆域志補注每稱有圖，而訖未之見。然其書中往往據汪士鐸之漢志釋地，而不知其羌無故實，杜撰成書（余別有詳辨）；縱其圖已成，亦未足爲典要。余既爲漢志圖，又爲水經注圖，因以鈎稽三國時郡縣故址，十得八九；又即盱眙吳增僅三國郡縣表補其遺漏：雖未必能如司馬彪之續漢志，以較洪氏之書則精密多矣。惟天水漢沔，魏蜀互爭；荊楚桂零，吳蜀攘奪；江淮之間，時魏時吳；流移遷變，皆據最後之縮籍圖之。其水道則據水經，以水經作於三國時也。

#### 8. 晉地理志圖（宣統元年刊本）

自序 歷史地志，以晉志最爲踳駁，前賢議之者衆矣。自鎮洋畢氏及陽湖方氏兩校本出，似爲完書。然以余

流覽所及，覺兩家猶有未盡；今繪爲圖，凡兩家已是正者從之，其有未確者置之（不加駁語）。爲余所補正者，如河東郡垣縣改作東垣（書鄭注，周官鄭注，說文，左傳杜注，山海經郭注並作東垣，知前漢作垣，後漢晉並作東垣，詳余晦明軒稿），梁國補燕縣（據太康地記），清河郡補清陽縣（寰宇記清河郡下晉省甘陵，于厓縣西南七里置清河縣。又寰宇記清陽縣下云，古清陽之地，故城在今縣東南；後漢併入甘陵；西晉省甘陵，於此清河縣理置清陽縣，復漢名：是晉郡治清河縣，別有清陽縣在其北。觀水經注可證），代郡富城改當城（漢志作當城。關駟云，當恒郡城，故曰當城。水經灤水注應劭曰，當恒郡山作城，故曰當城。郡國志亦作當城），西河國補穀遠縣（晉書地道記，穀遠今名孤遠，即後代語譌耳。寰宇記，穀遠，晉末省），西平郡改揖次爲揖次（據二漢志），敦煌郡改深泉爲淵泉（避唐諱，改陽平郡。清淵作清泉，亦避諱改），隴西郡補河關縣（據太康地記），漢中郡刪黃金興道二縣（通典蜀分成固，立興勢。按地形志，延平三年置。元和志，後魏宣武帝置，通典誤。水經注但稱黃金成。元和志，後魏文帝置黃金縣，唐貞觀二十三年改興勢爲興道。此志黃金興勢二縣最謬），隸爲郡補開邦縣（水經涿水注，又東逕開邦縣，故平鄉也。晉初置，地在臨邛之西，

南安之西），濟南郡下補北海郡（以歷城平陵都平於陵，管、濰、陰著七縣，及祝阿并屬濟南，而以平壽、膠東、下密、即墨、都昌入北海郡，此晉志之最謬者；畢方二家亦覺之而未訂正。北海一郡，的爲脫漏；錢竹汀增之，致確。畢氏疑武帝以後改濟南爲北海，非也），樂安國分利益爲二縣（續漢志，樂安領縣九，利第七，益第八，晉志誤連爲一），城陽郡補夷安縣（據太康地記），東萊國下補東牟郡（周漢志東萊郡有東牟縣而晉志無之。按懷帝紀永嘉九年有東牟太守，魏書張幸傳爲慕容超東牟太守，北史同，地形志亦有東牟郡，是晉有東牟郡至確。地形志，東牟郡領牟平、黃縣、臨陽四縣。黃縣、臨陽，晉東萊郡有之。地形志於牟平云晉罷，後復；於臨陽云前漢屬膠東，後漢屬北海，後罷，魏和中復。竊謂牟平、臨陽在東牟左右，地甚遼廓，而晉時此地無甚兵燹，何以荒廢，當是東晉時苻氏慕容氏據青州時罷之也。西晉固當有東牟郡，東牟縣、牟平、臨陽三縣也），長廣郡補昌陽縣（地形志昌陽，二漢屬東萊，後罷；晉惠帝復，後屬長廣。寰宇記晉無昌陽，蓋即據晉志云然。又稱顧野王晉惠帝元康八年復立昌陽縣，屬長廣郡，是晉長廣郡有昌陽至確），天門郡補濮陽縣（水經澶水注，濮水東逕濮陽縣，晉太康中置），武昌郡改官陵爲高陵（宋志，太康元年改新、舊郡之安豐爲高陵及祁縣，皆屬武昌，然則此官陵爲高陵之誤；祁縣



邱墟於張格度，見水經江水注，故晉志不載，安成郡改新淦爲新淦（元和志，吳寶鼎二年分宜存立，以淦水爲名，是從水無疑。宋志作「喻」，亦誤），豫章郡改豫章縣爲豫甯（郡國志於豫章郡下注引豫章記，新吳上蔡永修縣並中立，豫章縣建安立，此豫章立縣之始，即指分海昏之地也。劉昭引以注郡下者，以新吳上蔡永修豫章諸縣皆立於安順後，非郡國志所宜有，故總注於郡下。宋志有新吳永修，說與豫章記合；晉武改上蔡爲望蔡，說亦合。唯豫甯侯則云漢獻帝建安立，吳曰西安，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絕不及有豫章舊縣，而齊書州郡志則又以豫甯爲豫章；至隋改南昌爲豫章縣，而分海昏之豫甯又直稱豫章，作晉志者遂亦同之。水經注本注本是修水過豫甯縣，後人見與各地志不合，於其旁注「章」字，今本遂爲「豫章甯」矣。後人又見隋之豫章即古南昌，並於水經注南昌下又填以建安中更名西安，晉又名爲豫章，蓋即襲宋志豫章縣下語，而又改豫甯爲豫章。不知豫甯自晉立後，宋齊梁陳皆同；謝安傳謝琰封豫章伯，宋王曇首及子會綽封豫章縣侯，齊王儉封豫章侯，梁王亮封豫章公，馮道根及子璠封豫章縣伯，裴之橫及子鳳寶封豫章縣侯。唯陳書陳擬傳陳祐封豫章縣侯，然南史陳宗室傳仍作豫章；通鑑宋齊梁陳史無封豫章者，則知陳書誤也。然則宋志所云吳曰西安，晉改豫章，鐵案不移矣。而所以致誤之由者，亦

因宋志有脫文，竟以建安所立即爲西安也者。果爾，則當云「建安中吳立，曰西安」，方可通。今以郡國志注照之，知「漢獻帝建安立」下脫「曰豫章」三字，下接「吳曰西安」則無不合。一爲點破，渙然水釋矣。至於晉志大抵以太康中爲斷，惠帝以後所增改則略之。今亦據各地志補入，以完西晉一代之制。南渡後改變愈繁，別爲東晉地理圖。稿創於十年前，熊君會貞覆審之，乃囑黃岡馬君範疇繪圖入木，又幾經校勘而成之。

### 9. 東晉疆域圖（宣統元年刊本）

自序 晉書地理志大以太康爲斷，惠帝以下即多脫略，江左更無論矣，此洪氏東晉疆域志所由作也。顧梁益交廣雖有跳梁，而譙廬尋即殄滅；青徐雖有割據，而南燕已歸版圖；一例甄錄，此其宜也。至若北雍西秦縱戡定於王沈，而旋失於赫連，較之陳慶之之得河洛，無殊泡影；乃復虛張土宇，列爲綰籍，此其失也。又如元和志云晉安帝于都縣地置樂鄉縣，寰宇記云晉隆安五年分宜城置樂鄉縣，其地在今荆門以北。又水經注江水又東逕南平郡房陵縣之樂鄉城北，吳陸遜所築，此城在今松滋縣東，是晉樂鄉縣在漢南，吳

樂鄉城在江南，馬牛不及；而洪氏混而一之，且云樂鄉一縣當得都屏陵宜城三縣地，何其疏也！

10. 前趙疆域圖 (宣統元年刊本)
11. 後趙疆域圖 (宣統三年刊本)
12. 前燕疆域圖 (同上)
13. 後燕疆域圖 (西燕附 (同上))
14. 南燕疆域圖 (同上)
15. 北燕疆域圖 (同上)
16. 前秦疆域圖 (同上)
17. 後秦疆域圖 (同上)
18. 西秦疆域圖 (同上)
19. 後蜀疆域圖 (同上)
20. 前涼疆域圖 (同上)
21. 後涼疆域圖 (同上)
22. 南涼疆域圖 (同上)
23. 北涼疆域圖 (同上)
24. 西涼疆域圖 (同上)

25. 後蜀疆域圖 (同上)

26. 夏疆域圖 (宣統二年刊本)

27. 劉宋州郡圖附校補宋書州郡志札記

(宣統元年刊本)

自序 宋書州郡志縮籍雖只江左，而敘述則上承漢魏。其自序以兩漢二志，太康定戶，王隱地道，晉起居注，永初郡國，何徐州郡及地理雜書，互相考覈，用力至勤，故其書翔實精密，校之晉隋二志有上下床之別。惟傳鈔既久，不免奪誤。國朝揚州成君儒爲校勘記，多所是正。余嘗覆審之，猶有遺漏，別爲札記附後。吁！東晉已來僑立州郡，休文所謂名號驟易，境土屢分，千回百轉，巧曆不算者，今以爲圖，尤難精悉；然準望方隅，徵驗史傳，或亦無甚出入焉。繪圖者黃岡馬君範疇，覆審者枝江熊君會貞，例得附書。

28. 南齊州郡圖 (宣統元年刊本)

自序 南齊州郡志最爲簡略，良由疆土既蹙于前朝，年祀亦不及一世；然而度屬宏多，置立不少，豈縮籍之無徵，抑編纂之過率。據其總目，嘗分宋之荆益爲巴

州，而自宋以來，荆益之間脫一葉，以下鑄板皆從缺。如今以沈志及隋志照之，荆州補永寧郡長甯縣，武甯郡樂鄉縣，巴州補巴東郡魚復縣，胸忍縣，新浦縣，南浦縣，漢豐縣，巴渠縣，建平郡巫縣，秭歸縣，歸鄉縣，北井縣，秦昌縣，沙渠縣補巴郡江州縣，臨江縣，墊江縣補涪陵郡枳縣。其宋書巴東郡之朐陽縣，建平郡之新鄉縣，隋志不載，又失本土，不復補焉。繪圖者黃岡馬範疇，覆審者枝江熊會貞例得附書。

### 29. 蕭梁疆域圖 (宣統三年刊本)

自序 (宣統元年) 梁書無地志，據隋志天監十年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五十，縣千二十二。大同年中州一百七，郡縣亦稱於此。今考之亦有出入。據徐文范輿地表則天監初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二十六，縣一千三百。天監末有州四十五，郡三百八十二。中大通時，有州八十六，郡四百九十二。中大同時，有州一百四，郡五百八十六。梁末有州五十四，郡百五十八，縣六百六。其縣屬何郡，郡屬何州，多不能確指。今就極盛時爲圖，而以梁末范氏所表標目，蓋有旋得旋失，已入魏圖目中故也。至於洪綺孫之補梁疆域志，汪士鐸

之南北史補志，皆不可依據云。

### 30. 陳疆域圖 (宣統三年刊本)

自序 (宣統元年) 陳書無地志。北史隋高祖平陳，合州四十，郡一百，縣四百，是就成數言之。隋志陳有州四十二，郡一百九，縣四百三十八。徐文范輿地表太建初有州八十餘，郡二百二十餘，蓋合所得江北之地爲說。今爲圖亦據之。太建末有州六十四，郡百六十六，縣幾六百，乃又除所失江北地而總計其實數。惟疑交廣間有變更，故與越州臨漳諸地渾舉等縣，不敢臆斷也。

### 31. 北魏地形圖附校補札記 (宣統三年刊本)

自序 北魏地形志貌似高簡，然有略所不當略而詳所不當詳者。元魏士字，以太和爲極盛，孝昌始多陷沒，而志但錄天平武定之復置，其未經收復者概從闕如。至與紀傳不符如東秦州，龍州，東荆州，南荆州明見紀傳及隋志諸書者而亦漏之；其他郡縣之俄空，尤難指數；此略所不當略也。郡縣遷徙，拓跋爲甚，亦或地仍故土，度屬尤多，而前後重載，使讀者疑爲兩地。如荆州之襄城郡所領方城郟城伏城舞陰清水翼陽



鄭北平赭陽九縣，孝昌中析荊州置襄州，其襄城郡所領惟少清水鄭北平三縣（清水鄭當廢，北平別爲北南陽郡治），餘六縣皆同，當仍是荊州襄城郡故縣，而荊州之襄城郡無注，襄州之襄城郡乃注蕭道成置，魏因之；故爲錯綜，使人知此襄城郡卽荊州之襄城郡，然而迂矣。更有事不師古，失於限斷。如京兆平原兩載陰槃縣而所注沿革並同，乃知平原之陰槃卽京兆之陰槃，志只當於平原下注二漢屬安定，後移置屬京兆，眞君七年省，太和十一年復屬；乃京兆平原兩載，殊爲複衍。又如漢北地之富平，魏文帝郡縣皆移於馮翊，而注云有北地城，是以隴右之故城虛稱於關中，尤爲蒙混。其他本一郡一縣而前後別屬者，皆分載之，不可勝紀：此詳所不當詳也（張穆有延昌地形志未刊，今聞其稿殘本尙在，惜未得見）。又况自宋以來，版本闕誤，識者病焉。既囑熊君會貞爲圖，並校補札記於左。

### 32. 北齊疆域圖（宣統二年刊本）

自序 北齊書無地志，文宣紀天保七年併省三州一百五十三郡五百八十九縣。周書武帝紀建德六年關東平，合州五十五，郡一百六十二，縣三百八十五，蓋並齊

全國計之。隋志天保之末總加併省，泊乎國滅，州九（字誤，當作五）十有七，郡一百六十，縣三百六十五。徐文范輿地表天保末有州九十二，郡二百六十一，縣五百七十九。齊末有州六十一，郡一百六十一。今爲圖據范氏天保盛時，目亦據之。

### 33. 北周疆域圖（宣統元年刊本）

自序 北周書無地志，隋志大象二年通計州二百一十一，郡五百八，縣一千一百二十四，蓋合併齊以後州郡縣之數言。徐文范輿地表周初有州一百二十八，郡二百八十九，縣四百九十二。建德初有州一百三十，郡二百六十。周末有州二百七，郡四百八十六，縣九百有餘。今據范氏以併齊之後爲圖，而以未併齊之先爲目，以著周初本國疆域只此。

### 34. 隋地理志圖（宣統元年刊本）

自序 光緒乙未，予與枝江熊君會貞撰隋書地理志考證成，海內學者謂其書當有圖。顧當時所據爲四至者括地志，後漢書注，通典，元和志，寰宇記等書，而於郡縣之側臨山川左右者固未敢輕于下筆也。及爲水經注圖成，乃知隋以前郡縣多有流移，觀鄴氏故城新

城，臚列燦然。魏書地形志言某縣有某城，皆其遷徙之證，而唐宋人之書多仍以漢魏故城釋之，豈因江都板蕩，綰籍無徵與？況南北紛爭，州郡之建置如奕棋，不有以識別之，未有不茫然者，因有爲歷史與圖之志。頻年來粗有全稿，自春秋，戰國，兩漢，魏，晉已次第刊行，而隋志與圖亦付梓人；間有與予前考證方位里數不合者，則以水經注爲依據故也。隋志本包括梁，陳，北齊，北周稱五代志，若合爲一圖，正恐度屬交錯，難以分晰；今別出梁陳周齊以清界限。唯漏落之縣，則一一補入，以完其一代之制。去刻考證之歲已十有五年，蓋幾經審擇出之。任校勘者黃岡陳鴻濟。

35. 唐地理志圖（宣統三年刊本）
36. 後梁並十國圖（宣統元年刊本）
37. 後唐並七國圖（宣統二年刊本）
38. 後晉並七國圖（宣統三年刊本）
39. 後漢並六國圖（宣統二年刊本）
40. 後周並七國圖（同上）
41. 宋地理志圖 南渡附（宣統三年刊本）

42. 遼地理志圖（同上）

43. 金地理志圖（宣統元年刊本）

44. 元地理志圖（宣統三年刊本）

自註 元西北疆域甚大，略見前總圖，此第就元地理志繪出。

45. 明地理志圖（宣統二年刊本）

（二）隋書地理志攷證九卷

（光緒二十七年第三次校改本）

自序（光緒二十四年） 余衰病侵尋，不復有所造作。乙未春，檢理舊稿，先以隋書地理志攷證付寫生。會遭先母大故，宅兆扶輿，奔馳兩年，不遑躬自校讐，而工人遽以入木，并印成數十部；有知之者索之以去。服闕後覆審之，乃大疵繆；良由原稿塗乙既多，而書手又不詳慎，并有脫漏本志正文者（第三卷脫鄆縣一事），慙愧無地。因復發圖籍比勘之，增刪幾萬言，其可剷除者更換之，不能擠入者別爲補遺於後。吁！余書本未精密，加以草率鐫版，貽此斑疣，曾不如不出之爲藏拙。今散布者不可復收，遂不能不更事修飾。恐他日仍蹈再誤之悔，愛我者其及我之生教我乎！

按是書稿凡三易，歷八載而後成。卷末各附補遺。據題簽尚附漢書地理志補校二卷，余未之見。楊氏初以宋本與諸本互勘，較其異同，然後採集衆說（隋以前史志紀傳，宋以前地志，間及明清一統志，方輿紀要等），參以己見，以證當代州郡廢置分併改移之實。

### （三）漢書地理志補校二卷（光緒間刊本）

自序（光緒二十五年）校漢書地理志者，錢唐汪氏稍後出，亦最精；惜其甄錄諸家，猶多未備（書中不引全氏稽疑，當由未見。弘農縣下引錢氏姑說，亦非其辭注本語，疑汪亦未見錢書）。而出於汪氏後者，又有番禺陳氏澧，江寧汪氏士鐸。守敬流覽所及，亦開事校讐，札記於書眉，積久得若干條。衰病浸淫，自量不復有所得，乃別出爲一冊，意在補汪書。凡汪所已引，則不復錄。山川與禹貢水經不合者析之。侯國至新室始除者補之。他如東郡之堂邑，桂陽之陰山，淮陽之固始，山陽之西防，泰山之桑邱，特欲頓還舊觀，豈矜獨標新說。宗旨與汪書不悉合，故其文亦稍繁重云。

### （四）晦明軒稿（光緒二十七年刊本）

自序（光緒二十七年）輿地之學，古有所受，自尙書今古

文家言已不能強同；然每樹一義，各有依據。厥後家法日替，鴻臚間起，應仲遠唱之於前，杜君卿承之於後。自斯以下，新說競出，古義淪亡。國初諸儒始博稽故籍，而信之不篤。乾嘉之際，截斷泉流，力崇漢學；而專門之業既尠，一偏之見亦多，得失參差，未盡隱奧。余尋繹有年，頗有異同，其所辨駁，大抵當世魁碩；擬俟之身後，有愛我者，或爲傳錄。而新化鄒君沅帆，丹徒陳君善餘，愆惠不已，乃理舊稿，付之梓人。不讓之謂，知所不免。私意冀爲班鄧干城，故亦有所不恤焉。

目錄：上冊二十四篇：

渭水考，山海經漢志水經注廬江異同答問，漢志絳水考，漢志郡下系水說，垣東垣考，漢志定陵系汝水考，郭璞無水經注說，城父父城考，漢志東西漢水考，王險城考，淇水考，郡國志遼東屬國昌黎無慮考，郡國志東治侯官考，漢志從河爲沔河之誤說，衡山考，洙水考，汭水考，碣石考，禹貢涇屬渭汭說，沮漳水考，汪士鐸漢志釋地駁議，漢志陽山陰山考，答陳仁先三則，書讀史兵略後



按下册序跋五十三篇，僅與地名勝志專屬地理，其餘多爲金石文字，茲不備載。據自序本書似與金石無涉，不知何故竟與上册合訂也。

### (五)水經注疏八十卷(未成)

鄰蘇老人年譜 水經注疏稿成。酈氏水經注沈羈千載，至明代朱謀瑋乃爲之箋，然獨闢蠶叢，始導先路。國朝全謝山(祖望)爲七校，遺書未刊。同時趙誠夫(二清)有注釋，亦未即鐫板。至乾隆間戴東原(震)入四庫館，始云以永樂大典本校刊，辨明經注混淆，刪正四五千字。海內學者翕然從之。至嘉慶間趙氏刻本出，而所校乃與戴氏十同八九：趙氏未見大典，安得與戴氏悉同；而其所據訂正者一一皆出原書，其非蹈襲他人可知。全氏之書又最後出，多與趙同，兩人生前互相推挹，其從同不足怪；而亦間有與戴氏特出之見合者，未必非校刻者之所爲；或遽嗤爲僞作，亦過也。余研尋有年，乃知戴之襲趙，證據確鑿，百喙不能爲之解。至酈氏之闕奧，諸家多有未窺。間有酈氏不誤，諸家改訂反誤者。國初劉繼莊(獻廷)擬爲水經注疏而未成。道光間沈文起(欽韓)亦有此作，未付

刊。余乃與園芝(按即熊會貞字)發憤爲之疏，釐爲八十卷。凡酈氏所引之典，皆標所出，批於書眉行間，凡八部皆滿。(甲辰六十六歲)

按此書未成而楊氏已歸道山，由其門人熊會貞先生續撰，至今二十年而成書，同人正爲謀付刊也。

### (六)水經注圖(光緒三十一年刊本)

自序 酈亭自序云「尋圖訪蹟」，又云「狂渚交奇，洄湍決瀆」，知其所據必有至精至詳之圖，如濟渠滎蕩屯氏張甲若蛛網蟲篆，非腦實心空寢饋弗諉者不能得其端緒；惜當日不并其圖而傳之。沿歷千餘載，簡策奪亂，縱有篤信好學之士，亦不過粗綴津要，未遑究析纏絡。至國朝，常熟董子鴻(儀)始創爲補圖，而未聞傳世。咸豐間江寧汪梅村(士鐸)復爲之圖，治此學者差有津逮；惜其參稽未周，沿溯不審，往往與酈書違異。余既同熊君會貞撰水經注疏，復爲圖以經緯之，昕夕商榷，年歷三週乃成。昔酈氏據圖以爲書，今乃據書以爲圖。川土流移，未必悉還舊觀；然如鬱水之至交趾，浪水之至龍川，更始水之入酉水，僕水之出沈黎，葉榆水之絕溫水，穀水之逕烏傷，皆與地勢水

道不合，此類悉以墨綫識之。鄺云「脈水尋梁」，初非關究輿徒之說，自獻逕見。竊取此義以質通人。

鄰蘇老人年譜 刻水經注圖成。爲水經注圖者，國初

有黃子鴻（儀），其書不傳。咸豐間汪梅村（士鐸）始爲之

圖，胡文忠爲刊行，顧其學未博，且未見戴氏本（以

梅翁筆記淡水條知之），多有憑臆移置，左右易位者，未足

爲鄺氏之功臣。而全趙戴又但憑今圖以律鄺書，特

其所學，略觀大意，遂下雌黃。故余爲此圖，皆循鄺

氏步趨，必一一證合，以書考圖，以圖覆書，無不脗

合，而流移變動，如指諸掌，乃知鄺書細針密縷，若

蛛網絲毫不亂。上虞羅叔蘊（振玉）得吾書歎賞之，謂

吾地理之學，與王懷祖（念孫）段若膺（玉裁）之小學，李

壬叔（善蘭）之算學爲本朝三絕學，推挹過當，但不知

後世以爲何如也。（乙巳六十七歲）

### （七）禹貢本義（光緒丙午刊本）

自序 呂刑曰「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爾雅云「從釋地

以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若然，則九州已肇自黃帝，

岱宗三危羽山亦先見舜典，五嶽之有霍山，十藪之有

焦穫，豈亦禹所定名？是知呂刑爾雅不過言其大凡耳。

即以禹貢本書言之：雍州之荆山何以與荊州之荆山同名？兗州之蒙山何以與梁州之蒙山同名？雍州有漆沮，何以兗州又有漆沮？梁州有沱潛，何以荊州又有沱潛？是皆異地同名，不能合一之證。又如沱水東流爲濟，又云溢爲滎；漾水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又云逾于沔；是又異名爲一水之證。語其遷流，必自來相傳如此，不可移易，故即以名之；而謂先無此稱，自禹創之可乎！因思禹貢荊州之九江與導水之九江，雍梁之黑水與導水之黑水，揚州之三江與導江之中江，導漾之北江，雍州之三危與黑水之三危，導山之衡山與荊州之衡陽，冀州之梁岐與雍州之荆岐，後人皆以一水一山說之，雖多方溝通，終嫌扞格。余博觀往籍，綜覽形勢，始悟古人簡質，地連瀕池便有黑目，流經廣鬱皆得鬱稱，秦漢猶然，何論三代（異地同名見於春秋左氏傳及漢地理志者不可勝記）。而以之說禹貢，尤爲離之兩美。依附經傳，無取乎鑿空；折衷羣言，不嫌于獨斷。

### （八）三國郡縣表補正八卷（光緒三十三年刊本）

自序 三國志無志表，國朝洪亮吉補疆域志，大抵上承

續漢志，下接晉志，揣度出之，而於本書紀傳且多不照。滄洲葉圭綬謂洪氏之書，想當然耳，非過論也。近日武進謝鍾英爲之補注，多所糾正，然沿譌者亦不少；惟肝貽吳增僅三國郡縣表沿革燦然。原三國雖時代不出數十年，而郡縣之變置綦多，非立表不足悉其度屬分合；惟間有遺漏，或舍古志而據方書。守敬暇時，嘗補正於書眉端，復爲之圖；今合刻之。觀吳氏之考及守敬之補，可知洪氏輿地之學不能望顧景范項背。乃譏顧氏妄談形勢，是謂不自量矣。

(九)水經注疏要刪十卷附補遺(光緒三十一年刊本)

自序 自全趙戴校訂水經注之後，羣情翕然，謂無遺蘊，雖有相襲之爭，卻無雌黃之議。余尋繹有年，頗覺三家皆有得失，非唯脈水之功未至，即考古之力亦疏，往往以修潔之質而漫施手泚者，亦有明明班班而失之眉睫者，乃與門人熊君會貞發憤爲水經注疏，稿成八十卷。凡酈氏所引之書皆著其出典，所敘之水皆詳其遷流。簡牒既繁，鐫板匪易，而日月已邁，恐一旦填溝壑。熊君寒士，力亦未能傳此書，易世之後，稿爲何人所得，又增一趙戴之爭，則余與熊君之

志湮矣。因先刻其圖，又即疏中之最有關係者刺出，爲要刪。其卷葉悉依長沙王氏刊本，以便校勘。大抵考古者爲多，以實證無可假借也；其脈水者爲略，以文繁非全書不明也。趙之襲戴在身後，一二小節，臧獲隱匿，何得歸獄主人；戴之襲趙在當躬，千百宿賊，實證昭然，不得爲攘奪者曲護。謝山七校，用力至勤，精華已見趙書。中間有趙氏所不取者，終非淺涉可及。朱箋多挂荆棘，所以來誠甫之白眼；但獨闢蠶叢，何必不爲五丁之先導。孫校踏駁，此事本非當家，而名震一代，不嫌爲耳食者鍼膏肓。其他未有事書而於此注表異同者，亦間爲論斷。張湯據案，未免過酷，然當衆家攘臂之間，亦似不得談笑以解紛也。

(十)輯古地志三十二卷(未寫定)

鄰蘇老人年譜 古地志皆有所受，非若後世方志大半附會，不可依據；惜其書多不傳。乾隆間金溪王謨有輯本，多遺漏，且引文選注御覽等書不標篇名卷數，尤費檢閱。故復爲此，使修方志者有所準則焉。(庚戌七十二歲)



按王謨漢魏地理書鈔所收古地志數十種，非惟體例不精，抑且有目無書，存者十不得其一二。及後曾劍輯交州記，始興記，繆荃孫輯吳興記，曹元忠輯荊州記，陳運溶輯荆湖圖經等始稍饜人望，而孫詒讓所輯永嘉郡記取材尤爲弘博，編製尤爲精審，足爲輯地理志者之楷式。其書刻本近不易覲，余所藏鈔本係陳繩甫（準）先生惠贈者，至可寶也。

者多紕繆百出，不足以當參考。楊守敬先生發憤爲之考定方位里數，正誤補缺，形之於圖，使千百年前疆域沿革形勝險要瞭如指掌，不可謂非歷史地理學界之絕大貢獻。先生著述在地理外者尚有隸篇，楷法溯源，望堂金石初篇二篇，筠青館金石，小蓬萊金石，寰宇貞石圖，鄰蘇園集古帖，古泉拓本，日本訪書志，留眞譜，叢書舉要，漢唐經籍存佚考等書，治金石目錄者咸所不廢焉。

# 皖省水災統計

安慶通信：皖省在上月初旬以前，雨澤愆期，各縣已呈旱象；詎未及旬日，陰雨連綿，江水陡漲，澎湃下注，兼之山洪暴發，沿江各縣圩堤均岌岌可危，計因人力無法抵禦潰決各圩已有七八十處。據省災區籌賑會統計，淹田四十餘畝，每畝農作物損失價值，以十五元計，約在六百萬元左右；其漂流房屋牲畜雜物等類，損失數目，尚不在內。分析言之，則懷寧縣潰十一圩，淹沒八萬六千餘畝，災民五萬五千餘口；桐城縣潰七圩，淹沒一萬九千餘畝，災民三萬四千餘口；望江縣潰二十一圩，淹沒一萬一千餘畝，災民八萬八千餘口；宿松縣潰六圩，淹沒四萬九千餘畝，災民三萬四千餘口；繁昌縣潰六圩，淹沒三萬三千餘畝，災民二萬九千餘口；貴池縣潰二圩，淹沒一萬三千餘畝，災民一萬三千餘口；蕪湖縣潰九圩，淹沒三萬三千餘畝，災民一萬三千餘口；常塗縣潰二圩，淹沒二萬三千餘畝，災民一萬三千餘口；潛山與九鄉濱兩岸，山洪成災，淹沒五千餘畝，災民一萬三千餘口；太湖縣潰一圩，淹沒一萬三千餘畝，災民一萬三千餘口；德縣潰一圩，淹沒一萬三千餘畝，災民一萬三千餘口；沿河田畝，三十餘萬口。劫後子遺，極貧無告，日惟呻吟憔悴於烈日炎風之下，苦狀自不堪言。現時欲籌辦急賑，共計十三縣，限以三元計算，非八九十萬元不辦。此外修復圩堤，舉辦公賑，約需一百萬元以上。現時籌辦急賑，共計十三縣，同省府詳定工賑計劃，一面並摺呈中央賑務委員會，請將皖省災情，與上游湘鄂贛三省災區籌賑會統籌核示施行。總務防汛兩組，由省府前奉蔣委員長電令，以節糜費。刻已由民財建三廳會商結果，籌組皖省水災救濟總會，並撥款八萬元，俾活災黎。而省府分擔任，以節糜費。刻已由民財建三廳會商結果，籌組皖省水災救濟總會，並撥款八萬元，俾活災黎。

(廿四，八，申報)

# 西康縣名正誤

(成都通信)西康自民國廢府州改稱縣後，全區即擬劃為三十三縣。民國三年，因康定南區明正土司所屬之三鴉地方，傑傑與番民常起而作亂，康定當局統制艱難，派兵征服，始劃定木居城于山以下區域，改設九龍縣治。至康定所屬之安良、實噶、實噶，雖經前北政府改縣，但川邊鎮守使署奉令後，仍未劃界設官。全康除安良、實噶兩地未正式設縣外，增加九龍一縣，實為三十二縣。民國七年以後，金沙江以西同普、昌都等十三縣，被藏番侵佔，現在僅餘江東十九縣。偶閱坊間出版書籍，每多錯訛。如商務印書館辭源續編內列西康行政區劃表，誤以九龍為碩督，復列安良、實噶為縣。東方輿地學社之中國形勢一覽圖內西康分圖，漏列九龍一縣，而以安良、實噶兩處，表示縣治符號。王勤增撰述之西藏問題，四十九頁西康建設縣治表內「今縣名」一欄，將實噶列入，又瞻化縣誤書懷柔名；五十四頁第三行，又列有安良，而漏列九龍。翁之藏編之西康之實況，三十九頁政治區域章，在寧靜山脈以東者，又列有安良、實噶二縣，漏列九龍一縣，並誤瞻化為懷柔。茲值西康建省之初，亟應將正確縣名及行政區劃，分別正誤。今將各縣新舊名稱，臚列如左：

今名	原名	古名	備考
康定縣	康定府	打箭鎮直隸廳	現分設化林坪縣佐隸屬之
瀘定縣	瀘定縣	瀘定橋巡檢	
丹巴縣	丹巴設治	章谷屯	
九龍縣	九龍設治	三鴉	
道孚縣	道孚縣	道場	
爐霍縣	爐霍縣	霍耳章谷屯	
甘孜縣	甘孜州	孔撒麻孜	
瞻化縣	懷柔縣	瞻對	
德格縣	德化縣	更慶	

鄧柯縣	登科縣	登科
石渠縣	石渠縣	雜渠卡
白玉縣	白玉州	白石村
雅江縣	河口縣	中渡汛
理化縣	理化府	裏台糧台
稻城縣	稻城縣	稻城
定鄉縣	定鄉縣	三堆
義敦縣	三堆廳	三堆
德榮縣	得榮縣	巴塘糧台
巴安縣	巴安府	已撤廢
安良縣	安良村	同前
實噶縣	實噶縣丞	現被藏方佔領
鹽井縣	鹽井縣	鹽井委員
昌都縣	昌都縣	察木多
武成縣	武成縣	三巖
寧靜縣	寧靜縣	江卡
察雅縣	察雅縣	乍了
貢縣	貢縣	貢覺
察隅縣	察隅縣	雜倫
科麥縣	科麥縣	桑昂
恩達縣	恩達縣	恩達
同普縣	同普縣	卡工
嘉黎縣	嘉黎縣	拉里
碩督縣	碩督縣	碩般多
太昭縣	太昭縣	江達

(二十四，八，五，大公報)

# 歷史地圖製法的討論

吳志順

——歷史地圖式樣的討論及進行繪製的計畫——

本刊二卷十二期歷史地圖製法的討論，王育伊鄭秉

三二君一致主張編輯歷史地圖宜用古代地圖與當代地圖分立法來製作一種『複頁地圖』，當代地圖印在透明或半透明的油蠟紙或蠟絹上，歷史地圖另印在一種厚紙上；用的時候，可以把當代地圖襯在古代地圖上看。二君把這種圖的好處便利處，條分列舉，說的很詳。大致的意思，不外是說：這樣辦，歷史地圖雖有數十種乃至百種以上，而當代蠟紙或蠟絹本地圖，祇消二三種至多十數種即可。既可避免時常更改紅底累及墨本的麻煩；並且兩相對照，應用時方便多多。王鄭二君想的很是周到，並且二君對於這種製法的討論意見竟會不謀而合。可見這個意見頗足代表一部分人的心理。不過這種式樣的歷史地圖，應用上固能具備以上之優點，至於繪製上則有幾點是不可能的，並且我以為還可不必。

地圖在無縮尺及經緯度的時候，其距離與位置完全依賴文字說明，一切地形之繪製固無準確性可言。現在

則不然，一切地形，根據經緯度，皆有其一定的位置。

某點至某點，我們在紙上用縮尺量算，即可知其實際的距離。但是因為要把球面的經緯度繪製在平面的紙上，並且還要合乎地圖所需要的諸種條件，無論那種投影，皆各有其所宜，亦各有其缺點。所以必定要依地圖的性質及其包括之區域，應用各種適宜的投影法，始克減少其誤差。近世繪製地圖應用的投影，以多圓錐投影法(Polyconic Projection)為最普通。此種投影法，為一八二〇年美國陸地測量開始時，海斯勒(H. R. Hassler)所創，因其算製簡易，故創行未久，即為各國採用；但亦有其種種缺點，而以相隣圖幅不相接合為其最大的弊病。其誤差的程度與範圍的廣狹成正比例，所以凡範圍寬廣之圖，此種投影絕不適宜。即如幅幅廣大之我國，繪製總圖時，就得要改用亞爾勃斯投影(即等面積投影)，或蘭勃脫投影(即正形圓錐投影)來繪製。投影法不同，所據區域廣狹再異，則雖同一比例，其經緯綫有時亦不能吻合。所以若干幅地圖，不單是比例同，地區同，而不顧及數



圖所包區域之廣狹，及投影法之異同，便可相合的。

其次，在地物的取舍上也有困難。我們研究時所用的輿地圖，對於村，鎮，山，河太小者，因恐繁雜不清，或比例的關係，當然不能一無遺漏。作歷史圖，就要按照該歷史圖所需要的以爲取舍的標準。這代和那代，因爲歷史上種種的關係，形勢險要絕不相同。西漢漢中郡郡治所在的西城，到現在不過是闕寂無聞的一個小村屯秦郊；設不是專爲西漢而繪的現代圖，這樣小的村屯那能繪上。沈水在歷史上也有過和江河相等的地位，到現在不過是一條小支流，差不多的輿圖也從省略了。所以我們打算拿了一張現代圖來套襯幾張歷史圖，決不能顧瞻的周到。可見這也不是一種妥善的辦法。

以上所說，假設我們設法通融，或有補救的辦法；但還有一個不容易解決的問題，就是紙的伸縮率上。要拿很薄的蠟紙跟不同質的厚紙相合，使上面的印物無差，這是決不可能的。第一層：先說印製的時候。同一張紙，要套印數色，假設我們不在套印以先將白紙在版上壓印幾次，使它的伸縮力減低，那就決不能套準。或在不同氣候的時期，套印各色亦必發生不準的弊病。可

見同樣的紙，感受壓力或氣候的變化全要發生伸縮，一發生伸縮就決不能相同了。何況紙質不同，厚薄不同，其所受壓力及氣候再不同，其印物更不用打算相同了。不用說印製的時候，就在平常保存上，因紙質的不同，其感受時間及氣候的變化而發生的伸縮率亦決不同；因而圖上之地形，亦不能永久脗合也。所以王君說圖的引得上用這種套襯的方法，或者可以，但亦不能認爲完美；若用在不能絲毫出入的圖上，那就決不可了。並且我以爲在現在印刷發達，印工不貴的時期，這種『複頁地圖』的方法頗可以不必使用，顧先生及鄭先生擬的地圖底本，我以爲就是很有計畫的一種辦法：有總圖，有分圖；分圖以經緯度分幅，分得開，合得攏。顧先生最近又變通爲甲，乙二種，使每種各幅比例尺劃一，各幅皆能實際接合。要詳的有二百萬分之一的圖，其次的有五百萬分之一的圖。且各幅皆有原圖存版，以後按原圖套繪古代圖，使古代圖也有原圖存版；無論那種圖發生問題，儘可以挖補改正，決不致累及其他。當代圖遇有地理上的變更時，既應隨時改製；而古代圖因有原圖存版，套印一次，所費亦屬無幾，又何必用這『複頁圖』

來代替呢。

再有一事我以為值得討論的。關於當代圖及古代圖應用的顏色及史地方面許多問題，我們頗可以成立一個『歷史地圖編製討論會』，由本會繪圖部作個研究樞紐。因為若要作出一部有價值的新的歷史地圖，非繪圖技術人員與歷史專家合作不可。所謂繪圖技術人員，不是在製圖局裏當過幾天工手技士，或者能寫幾個宋字，鋪紙照圖能繪兩張地圖的人員；而是要在測量學校製圖課專門研究過製圖學，知道一點學理，對於製作各種地圖，尤其是歷史圖，有相當的經驗的纔行。不然，作出來的圖還是那種換湯不換藥的歷史地圖。所謂歷史專家，也是說：各代各門的諸位歷史專家，分工合作纔行。繪製歷史圖，當然要根據地理志或方輿紀要一類的文字，及以前所出的各種歷史圖，相互參考來編製。而各該歷史圖地理志等之正誤不同諸點，又非實地繪製時，細心對照，不易發見。例如：楊守敬之前漢地理圖對於勞水周水，圖內註有『周水不言所入，當即勞水之上游』，『勞水不言所出，當即周水之下游』，這兩句話裏的『當即』二字，即是楊先生對於班固本書的臆斷之

辭。我們要是沒有地理學識，在繪製時就跟他好了。但如根據現代地圖，按規據理去添繪時，那就發現了周水與勞水按着地形及製圖學理上說，這兩道水無論在什麼時代是決不能成爲一河的。其他如界綫地形上有許多問題，非由繪圖者實地繪製，細心參校，也不易發見。而關於問題之解答，則仰賴於各歷史專家之研討。所以說：最好成立一個討論會，作有計畫的進行。第一層：先由各會員盡力搜集各種歷史地圖，由本會收採，以作參考之用，而討論其不同點。例如武進惲氏所印的李氏西漢輿地圖繪載左馮翊郡治高陵，右扶風郡治渭城，河內郡治懷；而楊守敬之西漢地理圖則繪註左馮翊右扶風的郡治俱在長安城中，河內郡治則在瑩王。經考証後固知楊圖爲是；但設若沒有這二圖對照，則此類問題或就忽視了。所以供給參考的歷史地圖，應愈多愈善；然後由本會繪圖部繪製時細心參對，將各圖的不同點逐次發表，徵求各會員的解答。各會員亦當隨時注意各歷史地圖內之問題，盡量公布，以便研討考訂。我們必須這樣辦，將來纔會有像樣的歷史地圖出現！

二四，八，八，于成府



## 同蒲路工程

已南達侯馬，北抵原平

廿五年年底全部可竣

【太原通信】山西省十年建設計劃案編訂之始，認定欲使省縣村建設普遍進展，當以發展交通為首要，尤其經濟建設，關於原料產品之運輸，全省物價之平衡，經濟之流通靈活，各縣之平均發展，莫不以交通為動脈。山西交通之最要者，厥為同蒲鐵路，以此縱貫全省之幹線一成，則各縣之汽車路，大車路，輕便路等，自易進行，而均為本線之培養線，全省一切建設事項亦俱易進展。於是於省政十年建設計劃案經濟建設部交通計劃內，規定興築運輸較為經濟之窄軌鐵路五千餘里。以此項建設，比較繁重，因規定由太原綏靖公署負責，以兵工修築，分年進行。所需經費，規定由生產保衛費及公營事業費項下各担任半數。同蒲幹線之重要既如是，故遂提前於二十一年十一月即電准鐵道部，開始進行。

二十一年冬，成立晉綏兵工築路總指揮部，以綏靖主任任總指揮。為節省經費計，由太原綏靖公署各長官分別負責襄辦其事，並由各處分任各項事務。關於設計，工務，包工，材料，測量等事，均分別設組，專司其事。由各部分首領，組織兵工築路會議，每星期開會二次，督飭進行。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開第一次築路會議，決定以堅固，經濟，就地取材，為本省築路之三大原則。就堅固言，應以極精細之科學計算，先就地方運輸之狀況，物產發達之情形，加以估計，確定運量與經濟之原則，決定本路之成本，再就路線情形，決定最大最長之坡度，路軌之承受壓力，機車之動轉重量，然後據之設計橋樑涵洞，並加百分之二十保險量，以期堅固而保安全。就經濟言，建設事業在在需款，地方財政極又困難，鐵路建築應在堅固安全之限度內，極求經濟，以免虛糜。以取材言，則倡用土產，就地取材，為任何事業必須注意之原則；此次築路，除鋼軌機車等不能不在國外購買者外，均應極力採用本地材料，並將從前之兵工廠改設機車廠，鑄造廠等，以專製築路用品，並立車輛製造之基礎。以上三項原則決定後，同蒲鐵路遂根據以開始進行矣。

按同蒲全線原分三期修築：第一期，由太原南至介休縣，北至崞縣之原平鎮；第二期，南由介休縣至臨汾縣，北由原平至朔縣；第三期，南由臨汾至風陵渡，北由朔縣至大同。又二十一年一年曾有兵工築路傳習所之立，造就管工，領工，測量員工等，六個月畢業後，即分發各段

實際工作；並繼續訓練工務，機務，車務，電務各項人員，以備將來之應用。此對於同蒲鐵路各項人員之設施也。

至於工程進行情形，則原平介休段二十二年一月至四月，先後成立太介三個工段。太介段因石嶺關改線關係，先成立一個工段，分別測量定線施工。同時調派兵工，開始路基土石方工程，九月間開始橋樑工程，十二月太介段開始鋪軌，二十三年五月鋪至介休，先通工程列車，七月一日開始營業。太介段石嶺關改線後，於二十二年十一月續成四個工段，次第開工，至二十三年九月，路基完成，開始鋪軌，十二月底鋪過忻口，因天凍工程暫停，翌年春，繼續完成橋樑工程，已于本年七月鋪至原平，原介段二百五十九公里工程始完全成功。至于介休至臨汾及平原至朔縣段，其中介臨段係二十二年九月開始定線測量，長一百三十四公里，共成立六個分段，十二月起陸續調派兵工，開始路基土石方工程，因靈石段工程艱鉅，費時較長，二十三年四月開始橋樑工程，十一月開始鋪軌，十二月鋪至霍縣，先行通車。霍縣至臨汾，因霍趙間工程較大，于本年三月始鋪至臨汾，業已正式通車營業。原朔段長約一百零五公里，因原平至寧武間崇山峻嶺，為同蒲全線最難之工程，於二十一年十一月開始定線測量，計前後測量五次，於二十三年六月先成立三個分段，七月起陸續調派兵工，開始路基土石方及隧道工程，因隧道開洞不能多容工人，非半年時間不能完成，所以除原平至大牛店二十里已完竣外，因改定進序，限二十五年年底完成。大牛店至朔縣之陽方口，其間橋樑之較大者聞已動工。至於臨汾至風陵渡及朔縣至大同段，則臨風段長二百三十公里，於二十三年一月開始定線測量，十月先後成立三個分段，陸續調派兵工，修築路基，二十四年春解凍後，開始橋樑涵洞等工程，六月一日開始鋪軌，預定及曆八月鋪至風陵渡，如無特別大雨，約可如期完工。惟永濟縣境內，因今年黃河東移，現正向東改線，無論如何，秋冬之際總可完成，現已預備屆時開車營業事項。朔縣至大同段，約長一百二十六公里，二十二年十一月起，于原朔段測量完竣後，即繼續測量完竣，一切材料及計劃已大部備妥，預定于北段通車至陽方口時即開始進行，約需半年即可完成。總計該路現已完竣者，南至曲沃之侯馬，北至原平，均定於八月一日開始營業通車，並即移歸同蒲鐵路管理處管轄辦理。計現有機車四十五台，車皮完竣者三百二十餘輛，未完竣者二百七十餘輛。此外因煉焦廠需用五台幫頓之煤炭，修築忻繁支線長約五十餘公里，因西山煤廠及洋灰廠之需要，修築西山支線長約二十餘公里，均已先後完成，除西山支線早已通車外，忻繁支線亦定于八月一日正式通車云。（二十九日）

（二四，八，三，大公報）



# 關於『張儀說齊，說趙，說燕辨僞』

鍾鳳年

顧剛先生史席：前承教言，爲快。禹貢三卷七期張公量先生所著張儀說齊，說趙，說燕辨僞一文，駁證精詳，本無可置喙；唯於論斷所引事實，間有與鄙見不同者，茲姑妄言之如次：

原文曰：『……索隱徐廣說，「昭王二年時，迎婦於楚」。而秦本紀秦昭王二年說，「庶長壯與大臣諸公子爲逆，皆誅，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集解徐廣說，「迎婦於楚者」。原來秦國的宮廷，爲了娶楚國的皇后，也出過一陣亂子。按穰侯此次所勘定之內亂，蓋純自秦武王之遺黨與昭王爭奪政權而起。穰侯傳稱『魏冉……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冉力，爲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爲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是秦昭王乃借魏冉之力方得君國，嗣後惠文后及諸公子蓋即因失勢遂謀爲變；似與秦迎楚婦無涉。穰侯傳索隱曰，『……謂惠文后時黨公子壯，欲立之；及壯誅而太后憂死』，所論誠是。

原文曰：『……「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請

甘羅傳此字作『秦』歸燕太子」。讀了這段故事，還不明白麼？燕召公世家燕王喜二十三年，太子丹質於秦歸燕。燕表同。趙悼襄王是死於燕王喜十九年的，所謂「趙王立」，已是亡國的幽愍王遷四年了。按秦廣河間，純發動於秦相文信侯。甘羅傳所謂『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曰，「……今者張唐欲稱病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秦策五第六章稱『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并可爲證。

趙策一，或謂皮相國曰，『……河間封不定而齊危；文信侯不得志三晉，倍之憂也』。同策三，苦成常謂建信君曰，『今收河間，……君惟釋虛僞疾，文信猶且知之也。從而有功乎，何患不得收河間？從而無功乎，收河間何益也？』亦可證趙割河間實與文信侯大有關係，故其時際亦應以文信侯之進退期間爲斷。考秦始皇本紀年表及呂不韋傳俱云不韋於始皇十年免相，於趙當

懷襄王八年。是則趙割河間必在此期以前，而爲懷襄時事；不可依燕太子丹歸國之年，謂在趙王遷之世。

燕丹之歸國，據刺客傳乃因怨秦而亡歸，並非秦緣得趙河間而遣去，故應別視爲一事。至甘羅云趙若與秦地，則請歸燕太子，及趙已割地而秦歸燕太子者，前者不過甘羅欲冀見信於趙而云然。後者不識爲史公因回應上文而致誤，抑係後人之所妄補。總之欲求秦廣河間之時期，不可拋却文信侯事迹而取燕丹亡歸之年以作證。

又傳所謂『趙王立自割五城』者，乃言趙王聞甘羅

之說，立即割城以獻；不宜於『立』字斷句，視作趙王即位之義。試想焉有於甘羅坐談之頃，而趙忽易世，自懷襄王而遲至王遷四年者？似無此理。

以上諸端俱係鳳妄逞私臆，未必即合於實際，且無關於原著之正文；發此謬論，殊覺冒昧。既承先生屢屢垂詢，故敢布狂瞽，即祈轉致公量先生，贈以教正而恕之是荷。勿此，敬頌箸安。

鍾鳳年拜上。七月二十八日。

## 上海通社校刊

### 上海掌故叢書第一集

輯錄孤本祕笈十四種

影印輿圖名繪數十幅

六百餘葉海月箋精印

華裝本分訂十冊一函

熬波圖

吳淞甲乙倭變志

閱世編十卷

滬城備考六卷

木棉譜

水蜜桃譜

淞南樂府

滬城歲時衛歌

夷患備嘗記

梟林小史

紅亂紀事草

覺夢錄

星周紀事

上海曹氏書存目錄

本社以客觀的立場，採用科學方法，整理上海歷史，研究上海現代文化。數年來搜訪遺佚，所獲鄉賢著作，及有關上海之文化頗夥。茲擇其尤重要者十四種，先行彙刊第一集，以廣流傳。其中屬於紀物產者三種，紀兵事者六種，紀文籍者一種，紀風土者二種，考訂敘事者亦二種，各書或則散佚已久，或則從無刻本。茲經精校彙印一函，凡各圖書館，藏書家，以及關心地方掌故，研究地方史者，允宜人手一編。

（售價）每部實售六元八角，郵費二角三分。（代售處）上海薩坡賽路二九一號上海市通志館，上海西藏路大慶里中國書店，漢口路來青閣書莊，福州路開明書店。

## 閩計劃設三大農場

合作農場數千畝已在進行

閩南灌口兩農場正在籌備

【中聯社福州通訊】駐閩綏靖主任蔣鼎文，最近積極計劃復興灌口農村。蔣氏復令該署黨政處計劃該署附設一合作農場，場址已覓定距漳城十五里之龍南路之西，浦南與烏石亭之間，週圍面積數千畝。目前擬先行墾殖者約三千畝，餘尚須俟將來發展時，再行開墾。該署以該處素來淪為匪窟，人烟稀少，故於墾殖上擬依下述三個步驟進行：一，召集流亡從事開墾，並將使墾殖與土地發生關係，俾有責任心。二，選擇肥料，對各種農作物，進行選種，並予改良；對肥料之選擇，及播種方法，亦將施行實驗，俾便推行於民間。三，在居民自立組織未健全前，派遣保安隊常川駐紮，維持治安，掩護工作。交通方面，該處距龍南路約二里，一俟墾殖實現，擬擬開闢自烏石亭起至浦南止之烏浦路，故交通可稱便利。其所擬種植之農作物將着重於蔗稻兩種，餘如龍眼，荔枝，柑，柚等亦必栽種。現黨政處正在組織籌委會，日內當可實現。農場開辦費，開定四五萬元。又據某專家談，關於開闢灌口農場之意見，謂灌口荒地雖多，但地點分散，可開墾者又多已為溪南墾植公司所開墾，餘則皆以交通不便，或地域不佳，對墾殖收穫上恐少有成績。惟在此復興農村之政令下，對於該處似不能放棄，故政府對於該處之墾殖工作，應使之與行政設施方面同時並進，以收成效。蓋該處因歷史關係，尚有地方惡勢力操縱於其間也。至外傳省府與該署將合組一閩南農場，據查省府雖擬會同該署合設農場之事，但非人財兩合之合作，而為同設在一處，以資研磨者。省府之此種意見，固在望能得一較安全之區域；但在治安上，緩署當負全責。至同設在一處對復興農村，其效力當較各一處為少，惟是時究將如何解決，尚須俟蔣主任最後之決定也云。

(八，十七，上海晨報)

全國經委會棉統會推廣植棉

棉產品質均有進步

本年各省棉產預卜豐收

預計五年後可不用外棉

【上海航訊】全國經濟委員會棉統會，自去年積極推廣改良全國植棉以來，棉產與品質均有顯著進步。本年棉產預卜豐收之區，以江浙兩省為最佳。茲誌詳情如下：

棉產狀況

我國棉花出產，遍於全國各地，年來因雨水不調，產量未見起色；品質亦遜。嗣於去年棉業統制委員會從事推廣植棉區域，並組織棉產改進所，散發改良種籽，指導農民改良種植技術，同時經委會開浚河流，便利灌溉，經人力之改進，成績頗佳。去年棉產每省遠增數百擔，今歲各地改進所報告棉產狀況，亦有豐收之望云。

收花時期

本年棉苗生長甚速，早棉現已成熟，農民已開始採摘；晚棉約十月底十一月初之間收取。據棉統會負責人稱，棉花之採取，非如稻麥成熟一起收割，係陸續開花採摘，故一時尚難統計產量之多寡。本年雨水尚稱調勻，產量定佳，即長江上游及黃河一帶之大水，亦無影響，因該處棉植均在內地。綜觀各地報告，以江浙兩省情形最佳，產量可較上年增加一倍。

不用外棉

記者並據棉統會消息，近年我國棉產已逐漸增加，品質經改良後，亦漸趨優良。再經數年之悉心研究，改進及積極推廣植棉區域，五年之後可完全不採用外棉云。(十七日)

(八月十八日，北平晨報)